

# 第六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會議手冊

# 博學

第六屆

方言語法博學論壇

Inter-Regional Forum on Dialectal Grammar

日期

2020年10月24-25日(星期六、星期日)

主辦單位

復旦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網址

<http://www.cuhk.edu.hk/ics/clrc/irf/>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中山大學  
SUN YAT-SEN UNIVERSITY



立即掃描我們網站的QR碼，  
得知論壇的最新消息。



# 目录

第六届方言语法“博学”论坛会议议程 .....	5
蔡芳：安远（鹤子）客家方言句末助词“噯” .....	7
蔡黎雯：岳池方言中与普通话“了”相对应的虚词 .....	12
陈前瑞、邱得君：汉语方言将来时表达的区域性探析 .....	13
范晓蕾：浅析单双“了”句的语义对立 .....	15
胡小娟：赣语莲花方言中“哩 <sub>2</sub> ”的分布限制——兼谈“哩 <sub>1</sub> ”与“哩 <sub>2</sub> ”的分工 .....	34
梁嘉欣：试论粤语“了 <sub>2</sub> ”的历时演变 .....	36
林静夏：温州话的“爻”：“了 <sub>1</sub> ”和“了 <sub>2</sub> ”及其他 .....	38
刘星：完成体标记何以表将来？ .....	40
阮氏紅貴：語氣詞「了」的語義及其句法層次——以香港粵語為例 .....	48
钱乃荣：“了 <sub>1</sub> ”表示完成体，“了 <sub>2</sub> ”表示现在时，“我吃了饭了”是现在完成时态句子 .....	50
沈冰：从“行、知、言”三域看海口方言的“了 <sub>2</sub> ” .....	54
生为、毛桃源：“了 <sub>2</sub> ”时制语法功能的句法-语音新探：博山方言动词变韵一瞥 .....	55
史秀菊：山西方言与“了 <sub>2</sub> ”相关的事态助词 .....	56
王雅茜：粤方言阳春话的助词“逋” .....	59
向思琦：万州话的句末助词“的” .....	66
徐晓羽：江阴方言对应句尾“了”形式的功能与演变 .....	68
徐毅发：普通话“了 <sub>2</sub> ”在广东肇庆粤语中的对应成分 .....	69
颜妮婷：永春方言中“了”的功能及其演变 .....	70
叶思伊：江苏省昆山市淀山湖镇吴方言陈述句中的“哉”、“仔”、“勒”、“啉” .....	71
张沐舒、陈芳荣：潮阳闽语中的句末助词“了 <sub>2</sub> ” .....	75
张倩：信丰铁石口客家话的“了” .....	78
周敏莉：新邵湘语中相当于普通话“了”的体貌助词 .....	80
庄会彬：“了 <sub>2</sub> ”的定性及句法地位问题再议 .....	81
第六届方言语法“博学”论坛通讯录 .....	82



# 第六届方言语法“博学”论坛会议议程

2020年10月24日

上午

时间	报告	主持人
8:30-8:40	开幕式	盛益民
8:40-9:10	史秀菊：山西方言与“了 <sub>2</sub> ”相关的事态助词	
9:10-9:40	生为、毛眺源：“了 <sub>2</sub> ”时制语法功能的句法-语音新探：博山方言动词变韵一瞥	
9:40-10:10	庄会彬：“了 <sub>2</sub> ”的定性及句法地位问题再议——基于CP分裂假说理论框架的探讨	
10:10-10:30	休息	
10:30-11:00	蔡黎雯：岳池方言中与普通话“了”相对应的虚词	史秀菊
11:00-11:30	向思琦：万州话的句末助词“的”	

2020年10月24日

下午

时间	报告	主持人
14:00-14:30	陈前瑞、邱德君：汉语方言将来时表达的区域性探析	庄会彬
14:30-15:00	钱乃荣：“了 <sub>1</sub> ”表示完成体，“了 <sub>2</sub> ”表示现在时，“我吃了饭了”是现在完成时态句子	
15:00-15:30	范晓蕾：浅析单双“了”句的语义对立——兼谈“了 <sub>2</sub> ”时体功能的划分	
15:30-15:50	休息	
15:50-16:20	徐毅发：普通话“了 <sub>2</sub> ”在广东肇庆粤语中的对应成分	范晓蕾
16:20-16:50	阮氏红贵：语气词“了”的语义及其句法层次——以香港粤语为例	
16:50-17:20	王雅茜：粤方言阳春话的助词“逋”	
17:20-17:50	梁嘉欣：试论粤语“了 <sub>2</sub> ”的历时演变——十九至二十世纪的粤语白话文献	

2020年10月25日

上午

时间	报告	主持人
8:30-9:00	林静夏：温州话的“爻”：“了 <sub>1</sub> ”和“了 <sub>2</sub> ”及其他	周敏莉
9:00-9:30	徐晓羽：江阴方言对应句尾“了”形式的功能与演变	
9:30-10:00	叶思伊：江苏省昆山市淀山湖镇吴方言陈述句中的“哉”、“仔”、“勒”、“啫”	
10:00-10:20	休息	
10:20-10:50	蔡 芳：安远（鹤子）客家方言句末助词“噍”	林静夏
10:50-11:20	张 倩：信丰铁石口客家话的“了”	

2020年10月25日

下午

时间	报告	主持人
14:00-14:30	周敏莉：新邵湘语中相当于普通话“了”的体貌助词	蔡 芳
14:30-15:00	刘 星：完成体标记何以表将来？——从宜春话的“去哩”到普通话的“了”	
15:00-15:30	胡小娟：赣语莲花方言中“哩 <sub>2</sub> ”的分布限制——兼谈“哩 <sub>1</sub> ”与“哩 <sub>2</sub> ”的分工	
15:30-15:50	休息	
15:50-16:20	颜妮婷：永春方言中“了”的功能及其演变	林华勇
16:20-16:50	张沐舒、陈芳荣：潮阳闽语中的句末助词“了 <sub>2</sub> ”	
16:50-17:20	沈 冰：从“行、知、言”三域看海口方言的“了 <sub>2</sub> ”	
17:20-17:50	自由发言	

# 蔡芳：安远（鹤子）客家方言句末助词“噍”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蔡芳

## 一、“噍”的分布及语义

### 1.V+噍

金立鑫(2008:5-6)根据起点[I]、续断[D]、终点[F]三个特征将动词分为八类[---][D-][I-][IDF][-F][ID-][-DF][I-F]。“噍”可以出现在[I-]、[IDF]、[-F]、[I-F]动词后，在[I-]动词后表示状态的转变，在[IDF]动词后表示动作行为即将发生，在[-F]、[I-F]动词后表示即将结束。

- (1) a. 晓得噍。知道了。  
b. 食噍。就开始吃了。  
c. 结束噍。快要结束了。  
d. 到噍。快要到了。

### 2.情状体+噍

“噍”与不同的情状体搭配时，其句法位置均出现在句末。“噍”在状态情状句中表示状态已经开始且延续，在活动情状句和单变情状句表示事件即将开始。“噍”只能出现在累积性达成情状句后，表示事件即将结束。“噍”不能出现在完成情状句末。

- (2) a. 晓得答案噍。知道答案了。  
b. 我跑步噍。我即将跑步。  
c. 车到车站噍。车快要到车站了。  
d. 踢噍。即将要踢。  
f. \*渠食两碗饭噍。

### 3.NP+噍

安远（鹤子）方言“噍”也可出现具有推移性、顺序义的 NP 后，如可出现在指人名词、时间名词、处所词、数量词后。

#### 1) 指人名词+噍

“噍”在衔位名词和非衔位名词后表示已经由前一顺序的指称推移到目前的指称。

- (3) a. 主任噍。已经是主任了。  
b. 大学生噍。已经是大学生了。

#### 2) 时间名词+噍

“噍”在时点名词、时段名词后既可以表示已经转变为该时点或时段，也可表示即将到达该时点或时段。

- (4) a. 十点钟噍。已经十点了/快十点了。  
b. 三年噍。已经三年了/快三年了。  
c. 春间头噍。已经春天了/快要春天了。

#### 3) 数量结构+噍

“噍”在数量结构后既可以表示已经达到该数量也可表示即将达到该数量。

- (5) a. 三斤噍。已经三斤了/即将三斤。  
b. 十八岁噍。已经十八岁了/快要十八岁了。

#### 4) 处所词+噍

处所词如果表示交通路线上的一个点（车站、港口、航线经过的国家或地区），也会临时获得顺序义（马庆株 1991/2002:124）。“噍”在具有顺序义的处所词后，即可表示已经到达该处所也可表示即将到达该处所。以广州地铁八号线为例：昌岗-晓港-中大-鹭江-客村……。

(6) A: 到啊哪何噍？ 到哪了呀？

B: 中大噍。到中大了/快到中大了。

例(6)中 B 的回答既可以已经到达也可表示即将到达，如果要明确表示已经到达则会说“到啊中大噍到了中大了”，若要表示即将要到则表达为“就到中大噍快要到中大了”。

### 4.A+噍

光杆的形容词只有具有[+自主变化]特征时，“噍”才能出现其后，表示性质即将变化，此时的

光杆形容词可充当谓语与活动动词类似。

(7) a. 饭熟噻。饭快熟了。

b. 花红噻。花快要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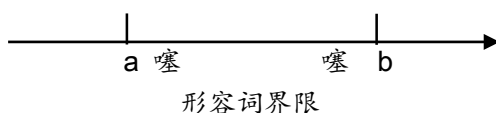
不具备[+自主变化]的形容词前出现程度副词时，“噻”可以出现在其后。

(8) a. 肚顶痛噻。肚子已经非常痛了。

b. 渠个字写个相当好噻。他的字写的相当好了。

c. 脐橙还甜叻噻。脐橙挺甜的了。

和动词的界限一样，形容词也有界限，“程度高的副词+形容词+噻”表示达到形容词程度的终结界限 b，如(8a-b)所示；而“程度低的副词+形容词+噻”表示开始达到性质形容词所表示的起始界限 a，如(8c)所示。



## 5. 否定短语+噻

(一) V+唔+补语+噻

“V+唔+补语+噻”的肯定形式是“V 嘞 C”，即原来可以 VC，但现在则不能 VC 了。

(9) 待唔实噻。站不住了。

而“V 嘞 C”后出现“噻”则表示状态开始变化，过去不能 VC，现在开始可以 VC 了。

(10) 待嘞实噻。能站稳了。

“V+唔+补语+噻”中动词可以重叠“VV+唔+补语+噻”，起到强调当前状态的作用，对译普通话为“实在 V 不 C”

(11) 待待唔实噻。实在站不住了。

(二) 唔+VP+噻

“唔+VP+噻”是一种状态的变化，即从过去的状态转变为当前状态。

(12) 渠唔食烟噻。不抽烟了。

否定词“冇”还可以重叠，强调当前的状态与过去的状态相反。此时，“冇 N 噻”只有一种解读，即已经处于与过去相反的状态。

(13) 手表冇冇用噻。手表没用了。

## 二、“噻”的 ERS 关系

类型	时	体	例证
R=S<Ed	现在	将进行	食噻。马上开始吃。
R=S<Ec	现在	将完成	到噻。快到了。
Ed<S=R	现在	已进行	*
Ec<S=R	现在	已完成	我晓得答案噻。我知道答案了。
R<Ed=S	过去	将进行	我蚕=日到车站个时间，班车差唔多走噻。 我昨天到车站的时候，汽车差不多要开了。
R<Ec=S	过去	将完成	蚕=日放学前，我个作业就做了噻。昨天放学前，我的作业就快做完了。
S=Ed<R	将来	已进行	*
S=Ec<R	将来	已完成	*
R<Ed<S	过去	将进行	*



R<Ec<S	过去	将完成	*
R<S<Ed	过去	将进行	*
R<S<Ec	过去	将完成	*
Ed<R<S	过去	已进行	*
Ec<R<S	过去	已完成	*
S<R<Ed	将来	将进行	你明朝到上海个时间,表演嘞开始噻。你明天上海时,表演都要开始了。
S<R<Ec	将来	将完成	你明朝到上海个时间,表演嘞结束噻。你明天上海时,表演都要结束了。
S<Ed<R	将来	已进行	*
S<Ec<R	将来	已完成	*
Ed<S<R	将来	已进行	*
Ec<S<R	将来	已完成	*

表 1:“噻”的 ERS 关系

如表 1 所示,“噻”不能用于表示“已进行”,表示“已完成”只能和现在时匹配,而不能出现在过去时和将来时中。“过去将进行或完成”要求说话时间与事件时间重合,若说话时间先于或晚于事件时间则句子不合格。

### 三、体标记嵌套

普通话句末助词“了”可以和词尾助词“了”同现构成双“了”句,安远(鹤子)方言句末助词“噻”不仅可以跟句法位置与普通话“了”相当的完整体“啊”和完成体“了”同现,还可以和持续体标记“等/稳”同现。

#### (一) V/A+啊+噻

##### 1.V+啊+噻

只有累积性[I-F]动词后可出现“V+啊+噻”结构中,其他动词均不可以,表示动作行为即将结束。

(14) a.车到啊噻。车快要到了。

b.车来啊噻。车快要来了。

##### 2.V+啊+O+噻

宾语为数量宾语或时量宾语时,[IDF]、积极义的[-DF]及累积性的[I-F]动词可出现在“V+啊+O+噻”结构中。“噻”在“V+啊+O”结构后表示事件已经达到情状的终结点。

(15) a.我食啊两碗饭噻。我吃了两碗饭了。

b.看啊三个小时噻。看了三个小时了。

##### 3.V+C+啊+噻

可出现“V+C+啊+噻”结构中的补语有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噻”不能直接出现在 VC 后,即没有“\*VC 噻”这类结构。“VC+啊+噻”即可表示动词的结果或目的即将达到,也可表示已经达到。

(16) a.单车整好啊噻。自行车快要修好了/自行车已经修好了。

b.蛋煮熟啊噻。蛋快要煮熟了/饭已经煮熟了。

##### 4.A+啊+噻

符合人们心理预期的形容词后可直接加“啊噻”,句子有两解:一是表示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一是表示即将达到说话人心理预期的变化界限。

(17) a.脐橙黄啊噻。快要黄了/已经黄了。

b.衫裤糟啊噻。衣服快要干了/衣服已经干了。

#### (二) V/A+了+噻

##### 1.V+了+噻

只有[IDF]动词能出现在“V+了+噻”结构中，表示动作行为即将完结。

(18) a. 食了噻。快吃完了。

b. 《红楼梦》看了噻。《红楼梦》快看完了。

### 2.V+了+O+噻

除[IDF]动词外，其他动词不能出现在“V+了+O+噻”动词后。“V+了+O”表示动作行为到达自然终结点，“噻”在“V+了+O”后的作用是强调事件的终结。

(19) a. 食了两碗噻。吃了两碗了。

b. 看书看了两个小时噻。看书看了两个小时了。

### 3.A+了+噻

只有消极义的形容词可出现在“A+了+噻”结构中，“A+了+噻”即可表示性质即将发生变化，如(9a)所示；也可表示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如(9b)所示。

(20) a. 苹果再唔食，烂了噻。苹果再不去吃，就要烂了。

b. 苹果烂了噻，食唔得噻。苹果已经烂了，不能吃了。

### (三) V+等/稳+(O)+噻

“等/稳”为进行体和持续体标记，“静态动词+等/稳”表示动作状态的持续，其后不能出现“噻”；“动态动词+等/稳”表示动作正在进行，其后可出现“噻”表示动作行为刚刚开始。

(21) a. 上等课噻。开始上课了。

b. 课上等噻。课开始上了。

## 四、“噻”的语源

“噻”的声调形式与其相连的前一字有关，在阴平、阳平前后为“噻[sə44]”，在上声、阴去、阳去后读为“噻[sə24]”。其声调形式不同并不影响语义，声调由前字决定是由于“噻”处于句末读为轻声。这一现象与“叻”缀的声调表现相同，词缀“叻”在阴平[34]、阳平[24]字后读为[44]，在上声[31]、阴去[51]和阳去[44]后变读[24]。

(22) a. 我去上班噻[sə44]。我就去上班。

b. 我抵=广州住啊二十年噻[sə44]。我在广州住了二十年了。

c. 落雨噻[sə24]。快下雨了。

d. 明年十八岁噻[sə24]。明年十八岁了。

e. 手表冇用噻[sə24]。手表没有用了。

刘泽民(2003:34)指出“在瑞金方言中，‘去[ciu1]’只用在分句和句子末尾，基本语法意义是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张桃(2004:130-131)指出宁化方言句子末尾相当于普通话“了<sub>2</sub>”的“去[khəʔ7]”既可以表示已然，即表示动作产生的状况已经成为现实；也可表示将然，即表示情状即将发生变化。丰顺客家方言“去”在时间词或动词性词语后读作[khə52]，表示达到某种情况或程度；出现在句末读作[khə21]，表示情况变化的实现，这种实现往往与与预期相背离(黄婷婷 2009:114-117)。据我们调查宁都(田头)方言的相当于普通话“了<sub>2</sub>”的句末助词也是“去”，即可表将然，也可表已然。

结合周边方言的考察，我们认为安远(鹤子)方言句末助词“噻”的本字和瑞金、宁化等方言一样都是“去”。安远(鹤子)方言趋向动词“去”读为[ci51]，当其置于句末充当助词时，韵母由[i]央化为[ə]，而后舌面音声母[c]受韵母[ə]的影响读为[s]。由于句末助词“去”语音发生弱化，丢失原调类，故其声调由前字决定。

## 五、小结

“噻”的语法意义与其出现的环境相关，出现在具有[+静态]特征的动词及情状后表示状态的转变即为转换标记；出现在[+动态]特征的动词及情状后则表示动作或情状即将实现为将现体标记；而出现在具有顺序义的NP后则即可表示状态已经发生变化也可以表示状态即将发生变化。为什么在顺序义的NP有两解，这是由于NP为体词与状态情状一样具有[+静态]性，但顺序义NP具有推移性并可充当谓语，故又容易被理解为具有[+动态]特征从而获得即将实现义。句末体标记“噻”可以和词尾体标记“啊”“了”“等”嵌套共现，当“噻”和词尾体标记相邻时，“噻”体意义是整

个句子的最基本的体意义，但当“噫”和词尾体标记中间出现宾语时，“噫”不能决定句子的体意义。根据跨语言、方言以及汉语史的证据，可确定“噫”的本字为“去”。

# 蔡黎雯：岳池方言中与普通话“了”相对应的虚词

中山大学中文系 蔡黎雯

岳池方言的“了<sub>1</sub>”有“咖[kɑ<sup>21</sup>]”“啫[lau<sup>55</sup>]”两种形式，紧附于谓词（包括动结式）之后。其中，“啫[lau<sup>55</sup>]”也可位于句末做“了<sub>2</sub>”，我们将语音相同位置不同的“啫”分别称作“啫<sub>1</sub>”和“啫<sub>2</sub>”。例如：

- (1) 我已经问咖/\*啫<sub>1</sub>老王\*（啫<sub>2</sub>）。（我已经问了老王。）
- (2) 他买咖/啫<sub>1</sub>三张票（啫<sub>2</sub>）。（他买了三张票（了）。）
- (3) a. 落雨啫<sub>2</sub>。（下雨了。）  
b. （要）吃饭啫<sub>2</sub>。（（要）吃饭了。）

例（1）只能用“咖”而不能“啫<sub>1</sub>”，句末的“啫<sub>2</sub>”必须出现，表示“问”这一动作行为已经完成。例（2）中当宾语为数量短语时，“咖”“啫<sub>1</sub>”可相互替换，且句末的“啫<sub>2</sub>”可自由隐现。例（3）的a句“啫<sub>2</sub>”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b句表示事态将要发生变化，动词前可以加助动词“要”。

“咖”“啫<sub>1</sub>”有不同的句法语义表现，例（1）（2）中不同的宾语类型及“啫<sub>2</sub>”是否强制出现，影响二者在句法上的分布。此外，谓词类型、句子的独立性、事态的现实性也对“咖”“啫<sub>1</sub>”的分布形成制约。语义上，“咖”具有现时相关性，表示已经发生并结束的动作行为，表达的是完成体意义；“啫<sub>1</sub>”着眼于行为事件已经发生，既可用于尚未结束的行为事件，也可用于发生并结束的动作行为，意义上更接近于完整体。例如：

- (4) 普通话：a. 我跑了半个小时了。  
岳池：b1. 我跑咖半个小时啫<sub>2</sub>。 b2. 我跑啫<sub>1</sub>半个小时啫<sub>2</sub>。

例（4）的a句有两种意义：从“跑”这一动作结束到说话时刻，经历了半个小时；动作“跑”从发生到说话时刻持续了半个小时，仍在继续。岳池方言中，分别使用“V咖”（例（b1））和“V啫<sub>1</sub>”（例（b2））来表达。

“啫<sub>2</sub>”位于句末，其前的谓语成分可以是含宾语的VP，也可以是光杆动词、形容词、含顺序义的名词、数量词，其中V包括动结式、动趋式，表示事态有了变化或将要发生变化。若表动作或变化完成且出现新情况，“咖”“啫<sub>2</sub>”共现：（一）只有当宾语含数量性成分时，也可与“啫<sub>1</sub>”共现（如例（2））；（二）当谓词的情状类型为达成（accomplishment）或实现（achievement）时，如“看倒<sub>看见</sub>、开、关、死、烂、丢、满”等，“咖”强制出现，这与普通话的“了<sub>2</sub>”有别。例如：

- (5) a. 两个女儿都考起\*（咖）大学啫<sub>2</sub>。（两个女儿都考上（了<sub>1</sub>）大学了<sub>2</sub>。）  
b. 他养的狗儿死\*（咖）啫<sub>2</sub>。（他养的狗死了<sub>2</sub>。）

岳池方言的“了<sub>1</sub>”两分，有完成体和完整体的区别，“啫”可做“了<sub>2</sub>”，但不同于普通话的“了<sub>2</sub>”。本文重点在于描写岳池方言“咖”“啫<sub>1</sub>”“啫<sub>2</sub>”的句法语义表现，详述制约“咖”“啫<sub>1</sub>”分布的语法因素；其次，与普通话或北京话做比较，从句法语义差异中找出描写“了”的语法参项；最后，联系其他方言（邢台、聊城、安阳、林州等），从方言角度深化对虚词“了”的认识。

# 陈前瑞、邱得君：汉语方言将来时表达的区域性探析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陈前瑞 邱得君

一般认为，汉语没有用动词词缀手段表达的时的语法范畴，国内外部分文献据此将汉语视为一种无时的语言类型（Lin, 2003, 2011），熊仲儒（2019）还将英语和汉语诸多句法差异都归结于时制有无形态表达上。这是形式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功能主义的视角略有不同。如果不拘泥于汉语普通话，也不拘泥于动词词缀这一特定形式，将会看到汉语将来时表达具有更为丰富的区域多样性。本文聚焦于汉语方言的句末助词，兼及动词词缀，暂不涉及助动词，从区域类型学的角度分析汉语将来时间指称的语法表达形式。汉语部分方言中将来时间指称的语义与句末助词的形式结合足以形成将来时这一广义语法范畴，只是范畴的语法化程度略低，其语法化程度与汉语整体的分析性是一致的。

理解汉语方言将来时表达的区域性首先要将汉语置于大陆东南亚语言区域和北亚语言区域之间的过渡地带（De Sousa, 2015），看汉语与两大宏观语言区域语言的异同。北亚的阿尔泰语系语言具有丰富屈折形态，具有较为复杂的时的系统；而大陆东南亚语言缺少屈折形态，仅具有较为丰富的体的表达形式。从区域语言学的角度认识汉语将来时表达的多样性，学界也有一些认识。如邢向东（2005：297）提出疑问：晋语的“也”由表示申明的语气演变为表示后事时的用法是不是也跟蒙古语对北方汉语的影响有关呢？Fan（2011：58—59、158）发现西北方言部分未完整体标记不同程度地具有将来时的用法，并归结于西北方言与北方非汉语的接触。唐正大（2018）认为，关中方言乃至其他汉语方言的将来时间指称往往可以寄生在完成体上，但进行体却排斥将来时间。现有的方言调查报告的广度和深度可以支持本文从区域类型学的角度进行一定程度的比较研究。

其次要从微观语言区域的角度，看汉语方言内部不同区域在将来时表达方面的异同。Chappell（2015, 2017, 2019）从若干语法构式共时与历时特点的角度，探索对汉语方言进行区域划分，将汉语方言区域的划分从四个逐步增加到六个。微观语言区域划分和方言谱系分类的结合可以更好地提供描述和解释的维度。虽然Dahl（2000）在欧洲语言类型项目中研究了不同形态类型、不同词汇来源的将来时语法语素在欧洲的分布，Dahl & Velupillai（2013）简要描绘了有无屈折将来时的两类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基本持平的分布，目前区域类型学的思路还没有系统地应用于汉语将来时的研究领域。汉语将来时语法形式主要来自有限的体意义，对汉语方言的区域划分应该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第三，要从Haspelmath（2010）提出的比较概念和描述范畴的角度理解将来时与将然体等相关概念的关系。在汉语方言描述中使用了将然体、将行体、即行体、将实现体（将现体）、预备进行体、将然态、将始体、后事时等术语，这些均属特定方言的描述范畴，其概念内涵与类型学的将来时并无实质性差异。将来时本身就包含两个层次，即事件发生在说话时间之后的时间义和意向或预测的情态义；张希、陈前瑞（2019）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实际语篇中情态义较时间义更易突显。汉语方言研究者之所以不愿意接受将来时，一方面是多数方言中时的语法形式不够系统，不足或不便于单独作为一个范畴来系统描述，权且纳入到体的范畴来描述；另一方面是这些形式的将来时意义是在体的意义上产生的，体意义仍然非常突出。这些考量在描述具体方言时有诸多合理之处。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过去、现在、将来三分或过去—非过去等多种不同的两分都属于等值对立，较为常见；范畴的对立也可以是有无标记的缺值对立，如将来时与非将来时的对立；其中非将来时不一定要有显性的标记，甚至可以涵盖将来时。从本文秉持的类型学角度来看，只能从比较概念角度比较不同形式之间的意义联系，并概括比较概念之间的普遍联系。比较概念和描述范畴作用不尽相同，可以并行不悖，也可以互相促进。经初步的概念和方法论的辨析之后，下节的描述除部分引用或照应原文，径直采用将来时和最近将来时的术语。

第四，要从语法化的角度理解汉语方言将来时的多功能性及其在意义和形式上的限制。语法语素本质上具有多功能性，新功能的发展和完善需要有一个过程并受相关条件的限制。如果因为某些意义和形式上限制否认将来时的地位，则不利于描述汉语方言和世界语言将来时演变的规律。本文根据语法化程度区分已经分化和尚未分化的将来时语法形式，分别简称为单用和兼用的将来时。单用将来时形式可以单独表示将来时，适用于较多词语和语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有的只有将来时用法或将来时用法更为突出。兼用将来时形式常常还需要与其他形式一起共同表达将来时的意义，适用的词语和语境较少，有的还保留明显的体意义。

第五，近年来汉语方言将来时的专题论文和包含将来时的专著不断增加。从跨语言比较的角

度来看,一些将来时的描述还不能满足进一步研究的需要。比如,根据曹志耘主编(2008: 069),广东阳江地区的阳东没有将然体形式,而阳西、阳春的将然体与已然体同形。仅从这些信息,看不出三地方言将来时表达的特点,急需具有区域类型学视野的微观调查。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汇聚现有方言文献关于将来时的描述,比较汉语方言各区域单用将来时形式的异同。然后根据曹志耘主编(2008: 069)侧重比较各区域方言兼用将来时的表达与分布,并对阳江地区的兼用将来时形式进行较为细致的比较。最后尝试概括汉语方言将来时表达的区域特征,为汉语时体表达的区域研究探索一条可行的路径。

汉语方言多采用句末助词来表达将来时,具有不同的语法化水平。少数方言具备单用将来时,大多数方言具备兼用将来时。部分句末助词可用于过去的将来,这不应当成为否定其将来时乃至于时的地位的理据。否则,会模糊绝对时制、相对时制以及时体概念的区分。

从空间分布来看,在汉语各区域中,单用将来时并没有呈现出连续分布的格局。虽然北部和西北整体上地域相连,但中部过渡区域非常突兀地具有多样化的单用将来时,而西南区域和远南区域只有零星的分布,东南区域则没有报道。从语法手段来看,汉语西北区域中部分带有混合特征的方言具有用动词后缀表达的将来时,其他区域多数不同程度地具有用附缀表达的将来时。从语法意义来看,西北区域以及北部区域的北部方言将来时具有较高的抽象程度,部分达到一般将来时的水平;北部区域南部方言有的还停留在最近将来时的阶段;中部、西南和远南区域的单用将来时均表示最近将来时。单用将来时的形式与意义语法化的程度由西至东、由北至南逐步降低。这种趋势与北方非汉语具有形态化的时制对立不无关系,但还需要系统的微观论证。

汉语句末的单用将来时的表达总体而言都是从体意义发展而来。由于汉语时的形态化水平错落有致,较好地展示了这种变化的早期过程。就完成体而言,可以肯定是经最近将来时发展而来。由于证据缺乏,Bybee et al. (1994: 273)对这一具体路径还存有疑问。汉语方言各区域比较研究发掘的事实是对一路径的有力支持,一些方言的语法形式在与特定词类共现时或保留最近将来时的意义,或保留完成体的用法,成为有力的证据。

从体貌演化出将来时在世界语言的将来时中较为少见,但在汉语中是一种普遍的趋势。比较而言,从完成体演化为将来时这一路径见于汉语各大区域。从进行体演化为将来时在西北和北部区域有主次不同程度的表现,该路径在远南区域的客家话中只有零星的案例。该地区的部分粤语中进行体还可以与完成体连用构成凝固的最近将来时,成为一种特殊的类型。远南区域与大陆东南亚语言区域在这一点上的联系还有待研究。

汉语方言单用与兼用将来时的分布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据曹志耘主编(2008: 069),在中部和远南区域更倾向于采取不同的形式表达完成体和将来时。其中最为突出的现象是远南地区有9个点没有将来时助词。根据对广东阳江粤语三个点的调查,发现本地的完成体形式演化为最近将来时的进程落后于普通话,这是该地区有多点没有将来时助词的原因之一。

区域类型学的视角可以丰富我们对汉语各区域将来时表达的多样性与一致性的认识。汉语由体貌演化而来的将来时与世界语言的类型一致,只是路径分布存在微观的区域性差异。将来时演化的不同路径和语法化水平对汉语方言的不同区域具有较好的区分效果,与现有的区分基本重合。从区域类型学的宏观视角可以进而引发两个维度的研究:一是对汉语和周边语言时体表达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二是对汉语方言时体表达的多样性和系统性进行细致的发掘。

# 范晓蕾：浅析单双“了”句的语义对立\*

——兼谈“了<sub>2</sub>”时体功能的划分

范晓蕾

摘要 朱德熙(1982)对普通话“他笑了”歧义的解释代表了“单双‘了’体貌对立说”，本文综合多方面语料发现，该假说在音形来源上未能被证实，在功能语义上也是适用范围有限的。通过考察“动态持续性VO+了<sub>2</sub>”的语法特点及跨方言形式，本文对“他笑了”的歧义给出新解释：它很可能源于“了<sub>2</sub>”的多功能性或“笑”情状上的特殊性。这项探讨促使我们详解了“了<sub>2</sub>”的近过去、单独过去两个功能，并重新剖析它的近将来功能。本文显示，有必要将“了<sub>2</sub>”句的事件诠释和它的语篇表现相结合来做对应性的分析。

关键词 了<sub>2</sub>，广府粤语，普通话，时体功能，语篇限制

## 一 “单双‘了’体貌对立说”引发的思考

朱德熙(1982: § 16.2.3)提出，普通话里叙述现实事件的“他笑了”有两种诠释。一是“他笑了<sub>2</sub>”，表示他原来没笑，现在开始笑了，该动作正在持续，这可称为“已开始”义；二是“他笑了<sub>1</sub>了<sub>2</sub>”，只是两个同音的“了”在连用中发生了语音融合，此时表示他刚才笑了，该动作至今已停止，这可称为“已停止”义。开始、停止属于广义的体貌(aspect)，朱先生的这个说法可称为“单双‘了’体貌对立说”，它得到很多研究的采纳，毕竟“他笑了”确实有上述歧义。

不过，“他笑了”的歧义动因还存在另一个可能：句末总是一个“了<sub>2</sub>”，“了<sub>2</sub>”有两种功能分别表达已开始和已停止。因此，该句的歧义是否源自单双“了”的对立（即“了<sub>1</sub>”的有无）是需要证明的。可惜普通话“了<sub>1</sub>”和“了<sub>2</sub>”不仅形式相同，词源也被认为都是动词“了<sub>完</sub>”（王力1980），这种语料难以有效地分辨句末“V了”所用的是“了<sub>2</sub>”还是“了<sub>1</sub>+了<sub>2</sub>”。好在上述情况在很多方言会有不同。南方方言尤为突出，比如，广府粤语“咗”和“喇”是功能分别对应于“了<sub>1</sub>”和“了<sub>2</sub>”的助词，它们的形式截然不同，词源也应该相异，这可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单双“了”体貌对立说。即使在北方方言，不少晋语、冀鲁官话的“了<sub>1</sub>”和“了<sub>2</sub>”虽然皆源自“了<sub>完</sub>”，却是不同音的形式，它们的使用状况更能检验朱先生的假说。于是，本文来初步梳理香港粤语和几个北方方言用“了”类词的句子，这将展示汉语句末“V了”及“VO了<sub>2</sub>”类格式的语法复杂性，从而促使我们对“了<sub>2</sub>”的时体功能做出新的划分。

全文组织如下。§ 2用广府粤语、北方方言和普通话的语料共同展示单双“了”句没有系统周遍的体貌对立，单双“了”体貌对立说不仅适用范围有限，在音形来源上也难以被证实。§ 3简析普通话“VO了<sub>2</sub>”表已开始、已停止义的不同条件，由此

---

\*本文刊载于复旦大学主办之《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六辑（239—262页，202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

对“他笑了”的歧义现象给出新的动因解释：它要么源于当中的“了<sub>2</sub>”可承担近过去、单独过去两个功能，要么源于“笑”类词均质性极强以致于兼有静态动词和动态动词的表现。§4展示单双“了”句有更普遍的时制对立“要开始 vs. 已实现”，并剖析“了<sub>2</sub>”的近将来功能。§5讨论“了<sub>2</sub>”时体功能的分合方案。

本文只关注“了<sub>2</sub>”的时体功能（不谈语气功能），重在现象的描写分类，不是做精准的语义刻画，但需简介笔者对“了<sub>2</sub>”及“了<sub>1</sub>”的语义认识。在众多主张中，我们认同如下的看法：

- (一) “了<sub>2</sub>”主要表示事件的变化（吕叔湘 1980/1999：351）。笔者将“VP了<sub>2</sub>”的变化义进一步诠释为语篇上的“未VP→已VP”，它预设前文有“之前未VP”的信息，无怪乎徐晶凝（2012）发现“了<sub>2</sub>”句往往跟前后文构成“事件进展链条”。另外，“了<sub>2</sub>”一般叙述过去事件，很排斥将来事件句（金立鑫 1998：112）。
- (二) “了<sub>1</sub>”也可分析出变化义（石毓智 1992：184、186；戴耀晶 1997：36—41），笔者认为它的变化义不牵涉语篇关系，通常会实现为 Smith（1997：264）说的停止义（termination）。“了<sub>1</sub>”还编码了现实性（戴耀晶 1997：47）或曰“相对过去时”（雅洪托夫 1958：113—114）。

总之，“了<sub>2</sub>”“了<sub>1</sub>”是时体混合标记（雅洪托夫 1958；林若望 2017，等等）。它们聚焦于事件的停止点或起始点（非持续段），这属于有界性体貌义；它们自由用于过去事件句，在将来事件句里受限，这相当程度上是相对过去时的效用。不过，这两词并非语义等同，因为它们有很多句法差异，方家熟知的如，“了<sub>2</sub>”总能促成完句，“了<sub>1</sub>”不足以完句；“了<sub>2</sub>”不能搭配副词“才”，“了<sub>1</sub>”可以，见“他十岁才上了小学(\*了)”。本文要验证普通话的句末“V了”是否存在“V了<sub>2</sub>”和“V了<sub>1</sub>了<sub>2</sub>”之别，这需保证句子含有“了<sub>2</sub>”，所以，拒绝用“了<sub>2</sub>”的句式会被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常用术语如下。

- [1] 方言里对应于普通话“了<sub>1</sub>”“了<sub>2</sub>”的功能词称为“‘了<sub>1</sub>’类词”“‘了<sub>2</sub>’类词”，这是基于功能对应的命名，不是说它们的词源是动词“了<sub>完尽</sub>”。
- [2] 活动（activities）情状（如“打球”）和成就（accomplishments）情状（如“看那场球赛”）的VP可合称为“动态持续性VP”。此类VP不包括“位移VP”（如“回家、打球去、到超市买菜”），后者要另当别论。

## 二 单双“了”句的体貌对立不系统

### 2.1 粤语“V喇”和“V咗喇”的格式对应不成系统

我们先从“了<sub>2</sub>”“了<sub>1</sub>”类词异形异源的粤语来审视句末“V了”类格式的表义状况。

范晓蕾、陈健荣（待刊）指出，粤语叙述现实事件的“喇”句通常会用“咗+喇”组合式，很少只用“喇”。先看以宾语O结束的句子，(1a-b)去掉“咗”是不合法的，即很多“VO喇”句不合法；(1c)去掉“咗”虽然也合法，但转为表将来事件“他马上要拿走钱包了”，即合法的“VO喇”句偏向表近将来事件，这属于非现实事件。简言之，粤语里现实性的“喇”句若是以宾语结束的，一般要用“V咗O喇”式，不能用“VO喇”式，后者要么不合法，要么表近将来事件。这体现出粤语没有普通话那样



的“了<sub>1</sub>”类词可自由隐现的强烈趋势。

(1) 粤语现实句里“咗”一般不能隐去：

- a. 佢哋落\*(咗)堂喇<sub>下(了)课了。</sub>
- b. 黄先生发\*(咗)达喇<sub>发(了)财了。</sub>
- c. 佢攞走^(咗)个银包喇<sub>拿走那个钱包了<sup>①</sup>。</sub>

同样地，现实性的“喇”句若是以V结束的，也是用“V咗喇”为常，如(2)若换用“V喇”式就不合法。因此，“V喇”和“V咗喇”没有成系统的格式对应，前者常常是不合法的句子，后者一般合法。此事实或令单双“了”体貌对立说失去必要性，因为若要讨论两形式的语义对立，前提是这两个形式都是合法的表达。

(2) 粤语现实句的“V咗喇”：

- a. 而家佢肥\*(咗)喇<sub>如今他胖了。</sub>
- b. 刘老师已经嚟\*(咗)喇<sub>刘老师早就来了。</sub>
- c. 头先班车迟咗开<sub>刚才车晚点</sub>，而家终于到\*(咗)喇<sub>这会儿终于到(停靠站)了。</sub>

虽然彭小川(2010: 43—44)指出广州话的现实句有用“V喇”的，但我们发现，这主要限于带动结式的“VC喇”(例(3))。其实，(3)也可以加上“咗”、换为“VC咗喇”式，而且用上“咗”是更常见的情况，再联系“粤语的现实性‘喇’句偏向用‘咗+喇’”的整体格局，我们推断，现实句的“VC喇”很可能只是表层形式，它实际上是“VC咗喇”隐去“咗”的结果。可见，粤语虽未大范围出现“咗”隐去的趋势，但少数格式已有“咗”隐去的苗头，很不成气候。

(3) 粤语现实句的“VC喇”：

- a. 佢俾人打死(咗)喇<sub>他被人打死了。</sub>
- b. 家姐已经瞓着(咗)喇<sub>姐姐已经睡着了。</sub>
- c. 琴日啲衫洗干净(咗)喇<sub>昨日衣裳洗干净了。</sub>

综合来看，作现实句解的“VP喇”式一般都包含“咗”，这就难以支持单双“了”体貌对立说。不过，上文所述还不能证伪朱先生的假说，因为(2)(3)都是带静态谓词或达成(achievements)动词，这两种动词在“了<sub>2</sub>”类句子里不管有无“了<sub>1</sub>”类词都只有一种体貌诠释(§3.1)。有“已开始 & 已停止”歧义的“V了”必是带动态持续性动词，如“笑、吃(饭)”，下文测试“了<sub>2</sub>”类句子的语义情况会选用这种动词。

粤语里以V结束的现实性“喇”句也有少量案例是“动态持续性V+喇”，但它们

---

<sup>①</sup> (1c) 的“^(咗)”表示句子隐去“咗”后仍然合法，但会改变意义；相比，(1a)(1b)的“\*(咗)”表示句子隐去“咗”后就不合法了。

未必跟相应的“动态持续性 V + 咗喇”形成“已开始 vs. 已停止”的体貌对立。例如，(4a) 的“笑喇”是已开始义，但 (4b) 的“笑咗喇”<sup>①</sup> 只表示实现笑的动作（类似“有笑”），指停止笑或正在笑的情景皆可，无固定的已停止义。再看 (4c-d)，“喊喇”“喊咗喇”都表示已开始，不能指已停止的情景。因此，“喇”句的体貌差异“已开始 vs. 已停止”并未系统表现为形式差异“V 喇 vs. V 咗喇”，粤语常常违背单双“了”体貌对立说。

(4) 粤语“V 喇”和“V 咗喇”未系统体现“已开始 vs. 已停止”的对立：

- a. [已开始] 你睇<sub>你看</sub>，BB 笑喇<sub>孩子笑了</sub>。（说话人看到孩子笑起来。）
- b. [已开始/已停止] 佢笑\*(咗)喇<sub>他笑过了</sub>，到下一个啦。（在一个轮流笑的游戏里。）
- c. [已开始] BB 喊喇<sub>孩子哭了</sub>，你快啲去睇吓佢啦<sub>你快点去看一下他啊</sub>。（说话人听到孩子开始哭了。）
- d. [已开始/\*已停止] 系咪衰吖，你搞到个仔喊(咗)喇<sub>你把孩子弄得给哭了</sub>。（孩子被骂哭了，目前正在哭。）

## 2.2 北方方言的句末只有“V 了<sub>2</sub>”形式

或有方家提出，粤语跟普通话在语法格局上不完全对应，“V 喇”和“V 咗喇”的情况不足以推翻针对普通话的单双“了”体貌对立说。诚然如是，不过，与普通话系出同源的北方方言也不支持这一假说。

晋语及冀鲁官话的很多方言点里，“了<sub>1</sub>”和“了<sub>2</sub>”皆源自动词“了<sub>完</sub>”，共时上又不同音，例如，山西朔州话里两者分别读作“啉<sub>1</sub>”和“嘯<sub>2</sub>”（例 (5a)）。同时，这些方言的句末“V 了”只有“V 了<sub>2</sub>”的形式，不存在“\*V 了<sub>1</sub>了<sub>2</sub>”格式，朔州话句末就只用“V 嘯<sub>2</sub>”（例 (5b)），“他笑了”句的两种诠释皆如此（例 (5c)）。经调查，平遥话、古交话、邢台话、济宁话莫不如是，可完句的句末“V 了”至少在形式上只能是“V 了<sub>2</sub>”类的。

(5) 朔州话里现实句末尾只有“V 了<sub>2</sub>”形式：

- a. 媳妇儿都肉<sub>胖</sub>啉<sub>了1</sub>五斤嘯<sub>了2</sub>。
- b. 满月以后，媳妇儿就肉<sub>胖</sub>(\*啉<sub>了1</sub>)嘯<sub>了2</sub>。
- c. [已开始] 他将将儿<sub>刚才</sub>不高兴，这阵儿<sub>现在</sub>一下笑嘯<sub>了2</sub>。  
[已停止] 将将<sub>刚才</sub>你说话嘯<sub>的时候</sub>，他笑嘯<sub>了2</sub>，不知道笑啥嘯<sub>呢</sub>。

某些中原官话、冀鲁官话看似允许“V 了<sub>2</sub>”和“V 了<sub>1</sub>了<sub>2</sub>”两类形式，它的“V 了<sub>1</sub>了<sub>2</sub>”类格式却是假象。Chen (2015) 报导了河南商水话的“了”，该方言里，用于现实句的“了<sub>1</sub>”有“*liao*<sup>55</sup>”“*le*<sup>0</sup>”两个形式，用于现实句的“了<sub>2</sub>”只能是“*le*<sup>0</sup>”（例 (6a)）。现实性的“V 了”类句有“V+*le*<sup>0</sup>”“V+*liao*<sup>55</sup>*le*<sup>0</sup>”两种形式（例 (6b)），

<sup>①</sup> 特别的是，粤语“笑”甚少能搭配“咗”，(4b) 是发音人费力假想出的语境用“笑咗喇”的情况。

二者并无“已开始 vs. 已停止”的意义区别，它们都表示已停止义，这也难以支持单双“了”体貌对立说。而且，Chen (2015: 62) 认为“*liao*<sup>55</sup>”不是真正的时体词“了<sub>1</sub>”，而是表示“动作完结”的动相标记 (phase marker)。那么，商水话的句末“V+*liao*<sup>55</sup>*le*<sup>0</sup>”类似于“V掉了<sub>2</sub>”，不是真正的“V了<sub>1</sub>了<sub>2</sub>”类格式。商水话里对应于普通话句末“V了”的形式应该也是只有“V了<sub>2</sub>”类的。

(6) 商水话看似有“V了<sub>2</sub>”和“V了<sub>1</sub>了<sub>2</sub>”两种形式：

- a. 咱妈刷 *liao*<sup>55</sup>/*le*<sup>0</sup> 俩碗 *le*<sup>0</sup>。(Chen 2015: 59)
- b. 她回家没有哎? ——回去 *liao*<sup>55</sup>*le*<sup>0</sup>。/回去 *le*<sup>0</sup>。(Chen 2015: 60)

概言之，对于现实性的“V了”类句，粤语倾向用“V咗喇”（相当于“V了<sub>1</sub>了<sub>2</sub>”），北方方言一般用“V了<sub>2</sub>”，这两种组合在“形式”上不对应，但在“语义”上是大致对应的，都传达了“有界性（变化）”和“现实性（相对过去时）”两种意义。也就是说，北方方言的单一功能词“了<sub>2</sub>”有时可承担粤语的两词连用式“咗喇”的意义，尚未找到确凿的证据支持前者有来自“了<sub>1</sub>了<sub>2</sub>”语音融合的。或有方家提出，既然粤语“VC咗喇”在当代有隐去“咗”、简化为“VC喇”的苗头 (§ 2.1)，那么，北方方言的“V了<sub>2</sub>”也可能是早期“V了<sub>1</sub>了<sub>2</sub>”隐去“了<sub>1</sub>”的结果。Chao (1968: 247) 也谈道，普通话的“了<sub>1</sub>”和“了<sub>2</sub>”若同时附于主要动词上，便会因同音删略为一个“了”。不过，“了<sub>1</sub>”和“了<sub>2</sub>”的语法化进度差异颇大，历史上两者应该是长期不同音的，若Chao的说法有理，古文献该有一批“V了<sub>1</sub>了<sub>2</sub>”式的用例。遗憾的是，无论是古汉语文献还是现代北方方言，都未见材料有“V了<sub>1</sub>了<sub>2</sub>”的形式。就目前的证据来看，普通话“他笑了”的音系底层只是“他笑(\*了<sub>1</sub>)了<sub>2</sub>”。换言之，从句末“了”的音形来源上讲，单双“了”体貌对立说未能得到语料的证实。

南北汉语里句末“V了”类格式的词位不对应现象或许源于两类方言的“了<sub>1</sub>”“了<sub>2</sub>”类词是不同的历时来源模式，从而造成共时上词源不同的“了<sub>2</sub>”类词有一定的功能差异。包括粤语在内的一批东南方言里“了<sub>1</sub>”类词和“了<sub>2</sub>”类词来自两个词源，两词的演变路径应该没有交汇点，它们语义近似的部分也就相对较小，“了<sub>2</sub>”类词难以完全兼有“了<sub>1</sub>”类词的意义。于是，这些方言总要用“了<sub>1</sub>了<sub>2</sub>”类的连用式来满足意义需求，也就有大量的“V了<sub>1</sub>了<sub>2</sub>”类格式。相反，北方方言的“了<sub>1</sub>”“了<sub>2</sub>”是有演变衔接点的。学界普遍认同它们均源自动词“了<sub>完尽</sub>”，而且，太田辰夫 (1958)、王力 (1980) 等主张事态助词“了<sub>2</sub>”是从动态助词“了<sub>1</sub>”虚化来的。两者即使没有直接的衍生关系，至少也是同一句法位置的“了”（如“VO+了<sub>谓词</sub>”）沿不同路径发展以致分化的结果，即多重语法化。那么，这很可能导致北方话里“了<sub>2</sub>”有条件地兼有“了<sub>1</sub>”的语义，由此，现实性“V了”类句只用“了<sub>2</sub>”便能达到“了<sub>1</sub>了<sub>2</sub>”的语义效果。北方方言普遍用句末“V了<sub>2</sub>”来对应于粤语的“V咗喇”，这体现出北方方言的“了<sub>2</sub>”表过去事件的功能比粤语“喇”更发达。

对于普通话句末“V了”的“了”，它的音形来源大概只有一个“了”，但它的功能语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当于“了<sub>1</sub>了<sub>2</sub>”，这种共时分析是可行的。不过，分辨它的语义相当于“了<sub>2</sub>”还是“了<sub>1</sub>了<sub>2</sub>”不宜单凭句子表开始或停止等意义因素。吕叔

湘(1999: 353-354)对句末“V了”是“V了<sub>2</sub>”“V了<sub>1</sub>”还是“V了<sub>1+2</sub>”有一番整理,其主要依据是该格式表达“事态变化(指‘了<sub>2</sub>’)”或“动作完成(指‘了<sub>1</sub>’)”的意义如何。吕先生对其多数例句的解读颇有道理,但很多情况远比该书呈现的要复杂。且不说动作的完成都蕴涵事态的变化,两者难以完全区分开(齐沪扬 2003 等),更要紧的事实是:在带动态持续性动词的“了<sub>2</sub>”句里,一些句子含“了<sub>1</sub>”却不表完成,另一些句子不含“了<sub>1</sub>”也能表完成。纵然仅着眼于句末“了”的功能语义,单双“了”体貌对立说也是适用范围有限的,它无法解释很多案例的歧义问题。见下节所述。

### 2.3 普通话“VO了<sub>2</sub>”和“V了<sub>1</sub>O了<sub>2</sub>”的体貌对立不周遍

在普通话内部,单双“了”体貌对立说也面临一些不利的证据。

朱先生提出这一假说或许依据这样的事实:一部分“VO了<sub>2</sub>”和“V了<sub>1</sub>O了<sub>2</sub>”呈现“已开始 vs. 已停止”的语义对立。例如,“吃饭了”可以表已开始义,“吃了饭了”只能表已停止义(例(7a))。如此看来,至少句子以宾语O结束时,“了<sub>1</sub>”的有无可能造成“了<sub>2</sub>”句有“已开始 vs. 已停止”的体貌对立。

(7) 少数“VO了<sub>2</sub>”和“V了<sub>1</sub>O了<sub>2</sub>”有“已开始 vs. 已停止”的对立:

- a. [已开始] 孩子一直不肯吃东西。——看呀,他吃(\*了)烤鸭了,吃得正香呢。  
[已停止] 刚才孩子吃(了)烤鸭了,这会儿应该不饿。
- b. [已开始] 你们正学第四课吗?——不是,我们学(\*了)第五课了,正讲着呢。  
[已停止] 我们上礼拜已经学\*(了)第五课了。

然而,带动态持续性动词的“VO了<sub>2</sub>”和“V了<sub>1</sub>O了<sub>2</sub>”有上述的体貌对立只是一部分的情况,不是平行周遍的。普通话里,一些“VO了<sub>2</sub>”兼有已开始和已停止义,且不能插入“了<sub>1</sub>”(例(8)),它们是真正的“VO了<sub>2</sub>”式;少数的“V了<sub>1</sub>O了<sub>2</sub>”也存在这种歧义,如(9),只不过它们可隐去“了<sub>1</sub>”构成假象性的“VO了<sub>2</sub>”式,这要区别于(8)的“VO了<sub>2</sub>”式。§3.3将解释(8)和(9)的歧义原因有不同。

(8) 一些“VO了<sub>2</sub>”有“已开始 & 已停止”的歧义:

- a. [已开始] 孩子一直不肯吃东西。——看呀,他吃(\*了)烤鸭了,吃得正香呢。  
[已停止] 刚才孩子写作业了吗?——刚才他吃(\*了)烤鸭了,没写作业。
- b. [已开始] 李老师这会儿上(\*了)课了,等他下课再说吧。  
[已停止] 小王昨天在补习班上(\*了)课了,一整天没休息。

(9) 一些“V了<sub>1</sub>O了<sub>2</sub>”有“已开始 & 已停止”的歧义:

- a. [已开始] 天儿闷了好几天,这会儿可算下(了)雨了,出门记得带伞。  
[已停止] 昨天下(了)雨了,夜里才停下来。

- b. [已开始] 老李这会儿忙啥呢? ——他已经睡(了)觉了。  
 [已停止] 小王今天明明睡(了)觉了, 咋还这么没精神啊!

再者, 在冀鲁官话、晋语、中原官话等东部北方方言<sup>①</sup>里, “他笑了”类的句子确实有朱先生说的歧义(例(10a)), 然而, 有些方言的现实句虽然常用“V了<sub>1</sub>O了<sub>2</sub>”, 却从不用“\*VO了<sub>2</sub>”。以邢台话为例, VO若用于“了<sub>2</sub>”句, 它表已开始义时经常要加动相补语“开<sub>起</sub>始义”, 它表已停止义时一般必用“了<sub>1</sub>”(例(10b))。简言之, 邢台话若表达现实事件, 可以用“V开O了<sub>2</sub>”“V了<sub>1</sub>O了<sub>2</sub>”类格式, 但一般不能用“\*VO了<sub>2</sub>”类格式, 后者是不合法的组合式。

(10) 邢台话的现实句从不用“\*VO了<sub>2</sub>”:

- a. [已开始] 你看, 孩的<sub>孩子</sub>这会儿笑<sub>了</sub>2, 笑<sub>得</sub>多高兴<sub>哎</sub>啊。  
 [已停止] 他先会儿<sub>刚才</sub>说的<sub>着</sub>话<sub>一下</sub>儿<sub>忽然</sub>给笑<sub>了</sub>2, 不知道笑<sub>啥</sub><sub>嘞</sub>呢。  
 b. [已开始] 头晌<sub>上午</sub>还晴<sub>嘞</sub>呢, 这会儿可倒<sub>反而</sub>下\*(开<sub>起来</sub>)雨<sub>了</sub>2, 出门拿<sub>上</sub>伞。  
 [已停止] 夜个<sub>昨天</sub>下\*(<sub>了</sub>1)雨<sub>了</sub>2, 到<sub>黄</sub>夜<sub>晚上</sub>才停<sub>了</sub>1。

也就是说, 北方方言里, 句末“V了”有“已开始 & 已停止”的歧义是普遍现象, 但现实句范围里, “V了<sub>1</sub>O了<sub>2</sub>”和“VO了<sub>2</sub>”的格式对应却缺乏跨方言的平行性: 前者一般是合法的, 后者常常不合法。

综上所述, 普通话的“VO了<sub>2</sub>”和“V了<sub>1</sub>O了<sub>2</sub>”各自都存在“已开始 & 已停止”的歧义现象, 某些北方方言的现实句又从不用“\*VO了<sub>2</sub>”。那么, 一些“VO了<sub>2</sub>”和相应的“V了<sub>1</sub>O了<sub>2</sub>”虽然呈现了体貌对立“已开始 vs. 已停止”, 却只是一部分情况, 这种不成系统的“形式-语义”联系不能简单套用到任一句末“V了”上。因此, 从功能语义上讲, 单双“了”体貌对立说至多仅适用于一部分“了”句(如(7)), 并不能解释另一部分现实性“了”句的语义问题(如(8)(9)), 这表明句末“V了”的歧义还存在其他的动因。

### 三 现实句“VO了<sub>2</sub>”的使用条件

#### 3.1 现实句“VP了<sub>2</sub>”的表义状况

广府粤语和北方方言的语料显示, 单双“了”体貌对立说至少不适用于“他笑了”的歧义解释。那么, 该如何解释此句的歧义呢? 我们尝试另一种可能的动因——“了<sub>2</sub>”的多功能性。要检验该猜想, 需考察“VO了<sub>2</sub>”的使用状况。

从§2.3看, 普通话里现实性的“VP了<sub>2</sub>”所述事件是开始还是停止, 优先起作用的是VP的情状特征。如下三种组合式的表义效果属于学界公论, 是各方言“了<sub>2</sub>”类词的普遍状况, 它们也是“了<sub>2</sub>”变化义的核心用法。

(一) “静态动词+了<sub>2</sub>”总有已开始义, 如“有(了)工作了”, 它的“VO了<sub>2</sub>”和“V

<sup>①</sup> 这里之所以限于东部的北方方言, 是因为西北方言的现实句十分排斥VO语序, 而是偏向用把字句或OV语序。

了<sub>1</sub>0了<sub>2</sub>”式是相同的情况。

(二) “达成动词+了<sub>2</sub>”总是已停止义，如“到(了)家了”，它的“V0了<sub>2</sub>”和“V了<sub>1</sub>0了<sub>2</sub>”式是相同的情况。

(三) “动态持续性V+了<sub>1</sub>0+了<sub>2</sub>”一般是已停止义，如“吃了饭了”。

普通话还有第四种组合式“动态持续性V0+了<sub>2</sub>”（如“吃饭了”），方家皆知它表已开始、已停止皆有可能。那么，该组合式表示这两种意义的条件分别是什么？它跟同样有开始义的“开始V0了<sub>2</sub>”和停止义的“V了<sub>1</sub>0了<sub>2</sub>”有何区别？下面就来解答这些问题，并展示该组合式在方言间的差异性，由此解析出“了<sub>2</sub>”的两种新功能。

注意，本节所论的“动态持续性V0+了<sub>2</sub>”是句法底层不隐含“了<sub>1</sub>”的，它不能加入“了<sub>1</sub>”（如(8)）。切忌将它混淆于表层隐去“了<sub>1</sub>”的“V(了<sub>1</sub>)0了<sub>2</sub>”，后者加上“了<sub>1</sub>”后在意义和语篇上没有任何变化，如“你吃(了)早饭了没？”“我都看(了)两本书了”。因此，本节的“动态持续性V0+了<sub>2</sub>”不会是“V+无定数量NP+了<sub>2</sub>”（如“看两本了”“睡半天了”），后一格式都可补出“了<sub>1</sub>”。

### 3.2 普通话“V0了<sub>2</sub>”的两种新用法

#### 3.2.1 近过去的“了<sub>2</sub>”和已开始义

普通话里“动态持续性V0+了<sub>2</sub>”表已开始义的案例是偏少的，如(11)，这并非“了<sub>2</sub>”的常见用法。它的“了<sub>2</sub>”包含变化义，因为这种“了<sub>2</sub>”句的前文一般要含有VP情况的信息，传递出“之前未VP”的意思，前文和本句构成了事件进展链条。粤语和很多北方方言也能用“了<sub>2</sub>”类词表达(11)，只不过有些方言要用带起始补语的格式（如邢台话“下开<sub>起始</sub>雨<sub>嚟</sub>”）而非“\*V0了<sub>2</sub>”类格式。

(11)表已开始义的“V0了<sub>2</sub>”限于特定语境：

- a. 天儿闷了好几天（前文：之前一直未下雨），这会儿可算下雨了，出门记得带伞。
- b. 孩子一直不肯吃东西（前文：之前未吃东西）。——看呀，他吃烤鸭了，吃得正香呢。
- c. 我找张老师签字呢（前文：预期张老师未上课）。——他这会儿上课了，等他下课再说吧。
- d. 你们正学第四课吗（前文：预期未学第五课）？——不是，我们学第五课了，正讲着呢。
- e. 听说老王从不抽烟。（前文：之前没有抽烟的习惯）——那是过去，他现在也抽烟了。
- f. 妈妈过去从不喝茶（前文：之前没有喝茶的习惯），现在每天都会喝一杯普洱茶了。

这种表已开始义的“V0了<sub>2</sub>”不能像“开始V0了<sub>2</sub>”那样自由使用，它有两个限制。第一，所述事件当前仍在持续，不能在过去时段（如刚才、昨晚、去年）已结束。这种事件可以是当前持续的惯常事件，如(11e)、(11f)。更多的情况是表述“现场性”的特定事件——所述事件在说话前刚开始。比如，(11a)、(11c)的时间状语“这会儿”、(11b)的感叹句“看呀”、(11d)的时间副词“正”都指示了句子的现场性。也就是说，这种“了<sub>2</sub>”句很多是宣告说话时刻的新情况。第二，句子的V0信息一般见于前文，指语篇中可预期性很高的行为。这种“V0了<sub>2</sub>”最容易表达“下雨、吃饭、睡觉、上课、抽烟”等人们熟知的常规活动，如(11a)到(11c)，这些活动因为常

规性而有较高的可预期性。这种 VP 也包括当前场景下预期会发生的行为，如 (11d) 的“学第五课”在学校课程的计划里，预期会发生。再如，(11f) 里“喝一杯普洱茶”的信息已见于前文“从不喝茶”，由此变为该谈话场景下可预期性很高的行为。(12) 显示，已开始义的“V0 了<sub>2</sub>”难以接受“学英语、打篮球、看《星球大战》、听科普报告”等非常规、难预期的特殊行为，因为这些 V0 是语篇中完全的新信息，它导致“V0 了<sub>2</sub>”叙述谈话场景里的无预期事件，违背该句式的信息要求。相比之下，含起始义动词的“开始 V0 了”“V 起 0 了”或位移连动式“V0 去了”“到…V0 了”等表已开始义没有语境和信息限制，它们所述的开始义事件可以是过去时段已结束的，也可以带无预期性的 V0。

(12) 表已开始义的“V0 了<sub>2</sub>”限于少数词汇：

- a. 小王刚才一直打游戏，??这会儿学英语了。(可改为“学英语去了”)
- b. 孩子一下午坐着不动。——看呀，??他打篮球了，打得正高兴呢。(可改为“打起篮球了”)
- c. 刚才还看到院长在做手术呢，怎么不见了？——哦，\*他这会儿在会议室听报告了。(可改为“到会议室听报告了”)

粤语也有“动态持续性 V(0)+喇”表已开始义的少数案例，并有相似的限制，如 (13)。这些句子都叙述现场性极强的事件，特别是 (13d) 的“靓喇”只能描述当面的即刻情景，带有强语气，它不同于“靓咗喇”，后者是一般地叙述变化，可以表述远过去的事件。(13) 的 V0 也是可预期性极高的常见活动，不能是 (14) 这种可预期性偏低的特殊行为。值得一提的是，(13) 的“VP 喇”都不隐含“咗”，它们冲破了“粤语现实性‘喇’句偏向用‘咗+喇’组合式”的基本格局。

(13) 粤语表已开始义的“V(0)喇”有现场性：

- a. 而家落(\*咗)雨喇现在下雨了，出去记得着雨褸出门记得穿雨衣。
- b. 头先阿仔一直唔不肯食饭刚才儿子一直不肯吃饭。——睇吓看呀，佢食(\*咗)饭喇他吃饭了，仲食得好过瘾添还吃得很香呢。
- c. 你哋学紧第四课你们正学第四课，係唔係呀是不是呢？——唔係不是，我哋而家学(\*咗)第五课喇我们现在学第五课了。
- d. 靓(\*咗)喇靓(\*咗)喇够漂亮了，快啲走啦快点儿走啊。(语境：对方正在化妆，通过告知“你已足够漂亮”来催促其离开。)

(14) 粤语表已开始义的“V(0)喇”限于少数词汇：

- a. 阿乐头先仲读紧书阿乐刚才还在读书，\*而家就打篮球喇现在就打起篮球了。(可改为“去咗打篮球喇去打篮球了”或“喺度打篮球喇在打篮球了”)
- b. 呀仔头先仲喺度食饭儿子刚才还在吃饭，而家呢现在呢？。——睇吓看呀，\*佢温书喇他开始复习功课了。(可改为“去咗温书喇去温书了”)
- c. 正话仲见倒院长喺度做紧手术架刚才还看到院长在做手术呢，而家点解唔见人嘅现在怎么

不见人了?——哦, \*佢而家喺会议室听报告喇他这会儿在会议室听报告呢。(可改为“去咗听报告喇”)

既然“动态持续性 VO+了<sub>2</sub>”类格式表已开始义是使用极受限的,“了<sub>2</sub>”的这种搭配式应该是后起的新用法。从词汇限制来看,此用法尚处于词汇扩散中,它应兴起于“了<sub>2</sub>”跟常用 VP 的搭配中。从现场性特征看,此用法可称为“了<sub>2</sub>”的“近过去功能”,即事件在最近的过去刚开始、持续至今。该功能可以归为“了<sub>2</sub>”变化义功能的边缘用法,这里暂且将它独立出来,是为突显它用法上的特殊性。

### 3.2.2 单独过去的“了<sub>2</sub>”和已停止义

再看“动态持续性 VO+了<sub>2</sub>”表已停止义的情况,该用法广泛见于普通话,如(15),当中的“了<sub>2</sub>”无法归为变化义功能。一方面,这种“了<sub>2</sub>”句不能加上“了<sub>1</sub>”,它的前文一般没有任何“之前未 VO”的信息,有些句子的“了<sub>2</sub>”还能换为持续体助词“呢”,足见它无关变化义。

(15) “VO 了<sub>2</sub>”表已停止义代表另一个功能:

- a. 小王看上去特累啊。——他昨天在补习班上(\*了)英语课了/呢,一整天没休息。
- b. 我今天给一个学生写(\*了)推荐信了,这学生的成绩单不好,真不知道怎么给他写才好!
- c. 儿子刚才干啥了? ——他看(\*了)《星球大战》了/呢,没干正事。
- d. 你今天没来单位,在家干啥了? ——我给领导写(\*了)报告了/呢,也没闲着。

另一方面,很多方言不能用“了<sub>2</sub>”类词表达(15),它们要用另一句末助词或不用任何时体词(例(16))。据目前考察,“了<sub>2</sub>”类词能表达(15)的现象只见于东北官话(如北京话),它应该是后起的新用法。

(16) 其他方言用“VO+来/的/0”表已停止义:

- a. <香港> 阿发一啲精神都有喔。——佢琴日喺学校度上英文课嚟/(\*)喇,成日都有休息。(对译(15a))
- b. <邢台> 我今儿给一个学生写推荐信来/(\*)嚟了<sub>2</sub>,这个学生嘞成绩单不好看,不知道咋给他写算好!(对译(15b))
- c. <重庆万州> 你昨天做啥子的你昨天做什么了? ——看《星球大战》的/(\*)了看电影了。(类似(15c))
- d. <温州> 你今日冇走单位里你今天没来单位,在屋里妆阿也啊在家干啥了? ——我在屋里替领导写报告 0/(\*)罢了<sub>2</sub>我在家给领导写报告了,也忙显忙也很忙。(对译(15d))



显然，(15) 的“了<sub>2</sub>”必须独立为另一功能，我们认为它代表 Chao (1968: 798) 说的“过去的单独事件 (isolated event in the past)” (简称“单独过去”)。虽然 Chao 只给了“我昨儿到张家吃饭了”等少数例句，未做任何阐释和论证，但笔者认同他的这一直觉性定义，在此给出理据。该功能应该阐释为：简单报导某个动态事件的已然发生，该事件默认不涉及跟其他事件的先后进展关系。换言之，单独过去的“了<sub>2</sub>”只能叙述过去事件，编码了绝对过去时；它不含变化义，蕴含了事件在语篇上的单独性。再看，这种“了<sub>2</sub>”句必表示事件停止 (例 (17a))，这只能归为当中“了<sub>2</sub>”的意义。一来，句子的谓语是动态持续性 VP，词汇上不含停止义；二来，句子的时间状语虽指示过去，但这不会衍推停止义，因为同一句子不用“了<sub>2</sub>” (改用“呢”) 便可取消停止义 (例 (17b))；另外，这种“了<sub>2</sub>”句还是表述有界事件，但“有界化”不足以定义当中“了<sub>2</sub>”的作用，因为事件的起始也属于有界事件 (体貌聚焦于起始点)，这种“了<sub>2</sub>”句却不能表开始义。所以，此“了<sub>2</sub>”应该编码了停止义。不过，单独过去的“了<sub>2</sub>”表示事件停止只是隐性的意义，它体貌上不是取景聚焦于事件的终结点，而是关注整个事件过程“事件的发生”。换言之，单独过去的“了<sub>2</sub>”体貌义更像是 Comrie (1976: 18) 定义的完整体 (perfective)：表示一个完全的事件，侧重于事件的整体性，不考量事件内部的各个阶段。概言之，单独过去的“了<sub>2</sub>”编码了单独性、过去时、完整体三个语义特征，它仍是表达有界事件的时体混合标记。

(17) 单独过去的“了<sub>2</sub>”蕴含停止义：

- a. 妈妈刚才干啥了？——她刚才在家洗衣裳了，\*这会儿还在洗。
- b. 妈妈刚才干啥了？——她刚才在家洗衣裳呢，这会儿还在洗。

经考察，单独过去的“VP 了<sub>2</sub>”使用上有两个特点。第一，语篇上，句子单独报道一个动态事件，无关乎事件变化，前文不能有“之前未 VP”或“预期要 VP”的信息。换个角度说，本句的 VP 是全新的信息，且难以跟前后文构成事件进展链条。比如，(15) 各例都只叙述了一个动态事件，即“了<sub>2</sub>”句的事件，前后文未讲述其他的动态事件。(15a) 里“了<sub>2</sub>”句是解释“看上去特累”的原因，这是为前文主旨做出解释说明；(15b) 里“了<sub>2</sub>”句起铺垫前提的作用，它是为引出后文的谈话主旨“学生的成绩单不好，不知道如何给他写推荐信”；(15c-d) 里“了<sub>2</sub>”句只是回答对方的提问，不涉及其他的连续事件。第二，句子的 VP 虽无词汇限制，但语法上必须是动态持续性 VP。这种“了<sub>2</sub>”句拒绝静态 VP、达成 VP 和“了<sub>1</sub>”，是因为这些 VP 搭配有界性体貌词后必有变化义，而变化义是跟单独过去义相冲突的。

单独过去的“VO 了<sub>2</sub>”容易被混同为变化义的“V 了<sub>1</sub>O 了<sub>2</sub>”隐去“了<sub>1</sub>”后的表层形式，毕竟这两种“了<sub>2</sub>”句都叙述已停止的事件，但二者是有语篇差异的。以 (18) 为例，当中叙述“看《星球大战》”一事的两个“了<sub>2</sub>”句都表已停止义，不过，它们允许加“了<sub>1</sub>”的情况有别，还有不同的前后文限制，这些差异正说明它们的“了<sub>2</sub>”是不同的功能，阐释如下。

(18) 两种表已停止义的“了<sub>2</sub>”句：

- a. 晌午你写作业了吗？（前文：无关“看《星球大战》”）——没，晌午我看（\*了）《星球大战》了，??然后就回家睡了一觉。（邢台话说用“看《星球大战》来”）
- b. 听说你想看《星球大战》。（前文：未看《星球大战》、预期要看）——对啊，晌午我看（了）《星球大战》了，然后就回家睡了一觉。（邢台话说用“看咗<sub>了1</sub>《星球大战》嚟”）

(18a) 的“了<sub>2</sub>”句不能加上“了<sub>1</sub>”，其VP“看《星球大战》”正是句法底层的情况，前文没有该事件的任何信息，本句很难跟前后文构成先后相继的事件进展链条；它的前后文一般是对本句的解释或评价，如该例可以后加“我完全忘了写作业这回事”或“那电影挺好看的”。这些都表明(18a)的“了<sub>2</sub>”是表单独过去的。(18b)的“了<sub>2</sub>”句可以加上“了<sub>1</sub>”，其VP的句法底层是含“了<sub>1</sub>”的，前文有“预期要看《星球大战》”的信息，后文可以是“然后就回家睡了一觉”，本句与前后文构成事件进展链条，这跟典型的变化义“了<sub>2</sub>”句“我今年有新工作了，然后就搬到了新公司附近住”是相同的。所以，(18b)的“了<sub>2</sub>”是表变化义的。那么，(18a)里“了<sub>2</sub>”句的停止义是“了<sub>2</sub>”自身的意义，(18b)里“了<sub>2</sub>”句的停止义是当中“了<sub>1</sub>”的意义。(18)的两个“了<sub>2</sub>”句在邢台话说正是用不同的句末时体词“来”和“嚟<sub>了2</sub>”。

(18b) 还显示，双“了”句的V0往往见于前文信息，如前文表达了未曾V0、预期要V0、不确定已V0等，此时双“了”句除表达事件“已V0”外，还隐含该事件达成了先前预期或确认了待定信息。这种隐含义是单“了<sub>1</sub>”句和单“了<sub>2</sub>”句所缺乏的，该特点是分析双“了”句意义的重要角度。

### 3.2.3 小结

表 1：“了<sub>2</sub>”类词时体用法的分类

时体功能	可搭配的“V0”类型 (普通话例句)	特殊限制	跨方言差异		
			北京话	粤语	邢台话
①变化义的核心用法(已开始/已停止)	[静态V] 他有工作了。 [达成V] 他到家了。 [V了 <sub>1</sub> ] 他吃了饭了。	(无)	√	√	√
②近过去(已开始)	[动态持续性V(*了 <sub>1</sub> )] 看呀，现在他吃饭了。	现场性+少数词汇	√	√	?(用“V开 <sub>起始</sub> 0嚟 <sub>了2</sub> ”)
③单独过去(已停止)	[动态持续性V(*了 <sub>1</sub> )] 我刚才在张家吃饭了。	语篇上不涉及事件进展	√	×	×
④近将来(要开始)	[动态V(*了 <sub>1</sub> )] 我吃饭了，食堂就开门了。	现场性+少数词汇	√	√	√

综上所述，“了<sub>2</sub>”的时体用法可据各项表现划分细类，即表1的四个功能，功能④将在§4讨论，这里提前列出。本节显示，普通话“动态持续性V0+了<sub>2</sub>”表已开始义和已停止义分别是“了<sub>2</sub>”的功能②和③，两者都是使用受限的。比如，很多“动态持续性V0+了<sub>2</sub>”句表已开始义不合法(见(12))，而相应的“V了<sub>1</sub>了<sub>2</sub>”都合法，两格式合法句的极度不对称也是单双“了”体貌对立说适用范围有限的重要理由。

表 1 还显示, 功能①和功能②③在 VP 类型上大致互补: 前者搭配“非动态持续性 VP”, 后两者主要搭配“动态持续性 VP”。也就是说, 所搭配 VP 的情状差异会引发“了<sub>2</sub>”的功能变异, 这在语法化里是很自然的现象。从历时角度而言, 功能词的词汇搭配有变化往往引起功能词的语义演变, 功能词的功能扩展常肇因于其词汇搭配或分布环境的扩展。虽然“了<sub>2</sub>”的词源早已用于“动态持续性 VO+了<sub>2</sub>”式, 但当中的“了”起初是谓词性补语。我们推测, 待“了<sub>2</sub>”发展为句末时体词时, 它最初只允许功能①的搭配式, 后来才扩展到搭配式“动态持续性 VO+了<sub>2</sub>”、从而衍生出功能②③。此推测还有更多的共时证据, 比如, 徐晶凝(2016: 83)发现书面叙事语篇中“VO 了<sub>2</sub>”很少见, 刘一之博士称老北京话甚少用“我吃饭了”表过去事件(口头意见)。当然, 表 1 的功能划分也尚待历史文献来检验。

### 3.3 “单双‘了’体貌对立说”之外的动因

分析完“VO 了<sub>2</sub>”的使用状况, 下面看普通话的“V<sub>不及物</sub>了<sub>2</sub>”。该格式的合法案例多是带达成动词(如“倒了、死了、醒了、走<sub>离开</sub>了”)或形容词(如“累了、胖了、漂亮了”), 此时“了<sub>2</sub>”明显属于功能①, 它也是“了<sub>2</sub>”最典型、最成熟的功能。然而, 该格式带动态持续性动词并不普遍, 虽然当中很多例子是合法的(例(19a)), 但不少例子是接受度偏低的, 如(19b)难以找到适用的语境。可见, 不管有无宾语 0, “了<sub>2</sub>”搭配动态持续性 VP 的能力都尚在发展中, 并不成熟。按照表 1 的搭配模式推导, (19a)的“了<sub>2</sub>”应属于功能②或③。

(19) “动态持续性 V<sub>不及物</sub>+了<sub>2</sub>”是合法性受限的:

- a. 他笑了。| 他病了。| 他睡了。| 他活动了。| 他游泳了。
- b. \*他蹦跳了。| \*他站了。| \*他蹲了。| ?他喊叫了。| ?他散步了。

至此, 可以回到普通话“他笑了”的歧义动因上来, 我们在单双“了”体貌对立说之外, 提出另外两种可能的解释。

“笑”是动态持续性动词, 联系“动态持续性 VO+了<sub>2</sub>”表已开始、已停止义的条件, “他笑了”的歧义可归因于“了<sub>2</sub>”的不同功能。具体而言, 这种句子表已开始义时, “了<sub>2</sub>”代表功能②, 此时晋语、冀鲁官话等只能用“了<sub>2</sub>”类词(如邢台话“他笑嘞”); 句子表已停止义时, “了<sub>2</sub>”承担功能③, 此时晋语、冀鲁官话等可以用“来”类词(如邢台话“他笑来”)。

还有另一种更可能的动因: 无论“他笑了”表已开始还是已停止, 它的“了<sub>2</sub>”始终是功能①, 而“笑”的情状特性导致“笑+了<sub>2</sub>”有歧义。虽然“动态动词+了<sub>1</sub>/了<sub>2</sub>”作现实句解时一般表示已停止义(如“吃了、看了”), 但例(4)显示, 至少粤语里“笑”类动词搭配“了<sub>1</sub>”“了<sub>2</sub>”类词后(即“笑(咗)喇、喊(咗)喇”)不衍推停止义, 允许“事件开始、持续至今”的诠释。这种情况还见于“病、睡觉”, “病了”“睡了觉了”类的句子在多数方言都可以表已开始义。进一步看, 这种表现跟“静态动词+了<sub>1</sub>/了<sub>2</sub>”是平行的, 如“累了、有了工作、知道了这件事了”都默认表已开始义。同时, “笑、哭、病、睡觉”所述事件的过程均质性(homogeneity)很强, 该情状特点接近

于静态动词，这或导致它们搭配“了<sub>1</sub>”“了<sub>2</sub>”类词时也能如“累了”等一样表已开始义。也就是说，“笑”类动词的情状类型介于静态动词和动态动词之间，可视为“准动态动词”，这令它们搭配“了<sub>1</sub>”“了<sub>2</sub>”类词兼有两种动词的表义效果——产生了“已开始 & 已停止”的歧义现象。

上述两种动因假设均有合理性，可分别解释不同语境里“了”句的歧义问题。例如，(8)的歧义源于语篇差异促使“了<sub>2</sub>”分别承担功能②和③，(9)的歧义源于其动词情状上属准动态动词以致于搭配双“了”也有两解。理论上，“笑了”的歧义动因或许会因语境而异。例如，(20a)的“笑了”是已开始义，(20b)(20c)的“笑了”是已停止义，它们的语义对立可分别解释为不同的动因。(20a)的“笑了”是功能②的“了<sub>2</sub>”，它广义上也是功能①。(20b)的“笑了”相对于前后文是单独事件，它的“了”可视作功能③的“了<sub>2</sub>”。(20c)的“笑了”与前后文形成事件进展链条，它的“了”至少包含功能①的“了<sub>2</sub>”。如此一来，(20a)和(20b)的语义对立可归因于两句所用的“了<sub>2</sub>”乃不同功能；(20a)和(20c)的语义对立归因于“笑”是准动态动词，它搭配同一种“了”也必有歧义。

(20) “笑了<sub>2</sub>”歧义动因或有两种：

- a. [已开始] 孩子刚才还不高兴呢(前文：之前未笑)，这会儿可算笑了。(邢台话必用“笑嘞”)
- b. [已停止] 你刚才说着说着为啥停住了(前文：对方追究原因)？——当时我看见你笑了，不知道笑啥呢(后文：补充相关信息)。(邢台话用“笑来”“笑嘞”均可)
- c. [已停止] 会议结束的时候，董事长忽然笑了，然后走到门外跟秘书说了几句话(后文：后续另一动态事件)。(邢台话必用“笑嘞”)

上文的启示在于，句末“V了”的歧义动因不止一种，除却“了<sub>1</sub>”意义的有无，也可能是“了<sub>2</sub>”的多功能性，还可能是V情状特性引发的后果。这三种动因应该都实际存在，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也就是说，一个句末“V了”的歧义动因会随案例而异，这需要综合考察，不宜大而化之地处理。现实性的句末“V了”功能语义上到底相当于“V了<sub>2</sub>”还是“V了<sub>1</sub>了<sub>2</sub>”，共取决于谓词情状、句子意义、语篇状况三项因素，这当中的精确条件尚待梳理。

齐沪扬(2003: 35)提及普通话里所谓的句末“了<sub>1+2</sub>”应该归并到“了<sub>2</sub>”中，这与本文的看法并不一样。我们主张，从音形来源上看，普通话的句末“V了”都是“V了<sub>2</sub>”，不存在两个“了”的语音融合；从功能语义上讲，现实句的句末“V了”确实有“V了<sub>2</sub>”和“V了<sub>1</sub>了<sub>2</sub>”之别。本文为此提供了多方面的事实证据，这也不同于齐氏。

## 四 单双“了”句的时制对立更普遍

### 4.1 跨方言的普遍状况

普通话的“V<sub>不及物</sub>了<sub>2</sub>”还有另一种歧义“已实现 & 要开始”，如(21a)的“走了”，它表已实现义时可加副词“已经”，它表要开始义时可加助动词“要”。吕叔湘

(1999: 353) 已透露出类似的观察, 该书指出: 句末“V 了”若表示动作完成且事态已改变, 便是用“了<sub>1+2</sub>”; 若表示事态将有变化, 则是只含“了<sub>2</sub>”。可见, 吕先生将该格式“已变化 & 将变化”的歧义现象归结为“了<sub>1</sub>”的有无(至少在意义上)。我们同意这一判断, 因为有同样歧义的“VO+了<sub>2</sub>”可证明这一点。例如, (21b) 的“回家了”, 它表已实现时可以加上“了<sub>1</sub>”, 而表要开始时不能加“了<sub>1</sub>”。

(21) “V(O)了”有“已实现 & 要开始”的歧义:

- a. [已停止] 我(已经)走了, 这会儿不在单位。  
[要开始] 明天再说吧, 我(要)走了!
- b. [已停止] 我(已经)回(了)家了, 这会儿不在单位。  
[要开始] 明天再说吧, 我(要)回(\*了)家了!

可见, 普通话里“VO 了<sub>2</sub>”和“V 了<sub>1</sub>O 了<sub>2</sub>”会呈现另一种语义差异: “要开始 vs. 已实现”的时制(tense)对立。在无特别标记的情况下, “动态持续性 VO+了<sub>2</sub>”除表过去事件(表 1 的功能②③)外还能表将来事件, 而相应的“V 了<sub>1</sub>O 了<sub>2</sub>”只能表过去事件。从这一角度看, 单双“了”句更突出的语义对立是时制义的不同。

尽管“VO 了<sub>2</sub>”类格式表已实现义没有跨方言的普遍性, 如它作现实句解在邢台话里不合法(§ 2.3), 但它表要开始义却有相当的普遍性。例如, 邢台话里合法的“VO 了<sub>2</sub>”只能表要开始义, 如“天下雨了<sub>2</sub>!”“我回家了<sub>2</sub>”。也就是说, 邢台话里“VO 了<sub>2</sub>”和“V 了<sub>1</sub>O 了<sub>2</sub>”类格式虽没有“已开始 vs. 已停止”的体貌对立, 却存在“要开始 vs. 已实现”的时制对立, 后一种语义差异在北方方言应该更普遍。

粤语“咗”的有无会更明显地呈现出上述时制对立, “V(O)喇”默认表要开始义, 而“V 咗(O)喇”只能作现实句解表已实现义。多数的“V 喇”只能表要开始义(例(22a)), 只有很少的“V 喇”表“要开始 & 已实现”皆可(例(22b))。“VC 喇”最容易有“要开始 & 已实现”的歧义, 如(22c), 它表要开始义不能加“咗”, 它表已实现义可加“咗”。因此, “V(O)喇”和“V 咗(O)喇”更具系统性的语义差异也是“要开始 vs. 已实现”的时制对立。

(22) 粤语“V 喇”更常有“要开始”义:

- a. [要开始] 刘老师嚟喇<sub>刘老师要来了。</sub> | 班车终于到喇<sub>那班车终于要到了(正在进站、尚未停靠站)。</sub>
- b. [要开始/已实现] 佢喊喇<sub>他要哭了/他哭起来了。</sub>
- c. [要开始/已实现] 佢俾人打死喇<sub>他马上要被人打死/他已被人打死。</sub>

注意, (22c) 的“VC(O)喇”看似表停止义, 实际上可归为开始义, 因为 VC 是起始点、终结点重合的达成情状, 它的开始义等同于停止义。据考察, 温州话的“V 罢<sub>了</sub>”和“V 交<sub>了</sub>”也存在同样的时制对立。就现有语料来看, 南北汉语里单双“了”句最普遍的语义对立是“要开始 vs. 已实现”, 这可称为“单双‘了’的时制对立”。

“V(O)了<sub>2</sub>”表要开始义正是陈前瑞(2005)等研究为“了<sub>2</sub>”界定的“最近将来时”功能, 但以往未明确的是: 近将来的“了<sub>2</sub>”标示了开始义, 且不能搭配“了<sub>1</sub>”。

再者，近将来的“了<sub>2</sub>”不搭配标示将来义的其他功能词。虽然有些“了<sub>2</sub>”句自由表述将来事件，如“就 VP 了<sub>2</sub>”（“他明年就上了大学了”）和“要 VP 了<sub>2</sub>”（如“他要病倒了”），但前一句式可自由用“了<sub>1</sub>”，后一句式依赖“要”标示将来义，笔者会另文证明它们的“了<sub>2</sub>”是变化义的核心用法。考察发现，南北汉语的“了<sub>2</sub>”类词普遍有近将来功能，这一功能限于表要开始义，不能是要停止、要持续义。可见，近将来的“了<sub>2</sub>”也编码体貌义，聚焦于事件的起始点。

#### 4.2 近将来“了<sub>2</sub>”的使用限制

近将来的“了<sub>2</sub>”使用上颇为受限，我们发现其表现平行于近过去的“了<sub>2</sub>”。

第一，近将来的“了<sub>2</sub>”类词偏向搭配动态 VP，它在北京话里只能搭配动态持续性 VP 和位移 VP，在粤语里还可以带达成 VP（如（22c）的“打死”）。而且，它的 VP 多指人们熟知的常规活动，如“睡觉、吃饭、起床、挂电话、下雨”。普通话里（23a-b）的“了<sub>2</sub>”句难以找到合适的语境表近将来事件，它们的 VP 正是指不易预期到的特殊行为。这种词汇限制类似于近过去的“了<sub>2</sub>”。粤语也是如此，另外，“V(O)喇”本就是颇受限制的组合式，它的案例常常是不合法的，如（23c）的“喇”句不管表何种意义，都难以找到可用的语境。

(23) 近将来的“了<sub>2</sub>”有词汇限制：

- a. <普通话> 你去打球不？——不去，??我看《星球大战》了啊，影院快开演了。（对比：我吃饭了啊，家里快做好了。）
- b. <普通话> 儿子得赶紧写作业。——??他(这就)打篮球了，明天再说。（对比：他(这就)睡觉了，明天再说。）
- c. <粤语> \*佢肥喇<sub>他胖了</sub>。 | ?我行开喇<sub>我走开了</sub>。

近将来的“了<sub>2</sub>”对动词还有更多要求。比如，“他笑了”“我哭了”虽有近过去的诠释，却难以表近将来事件，这大概是因为近将来的行为有自主计划性，而“笑、哭”通常是非计划性的。不过，近将来的“了<sub>2</sub>”偏向搭配位移 VP，它的位移事件是常规活动（例（24a））或特殊行为（例（24b））皆可。换言之，“位移 VP+了<sub>2</sub>”是表近将来事件最自由的“了<sub>2</sub>”句，这种搭配偏向将他文解释。

(24) “位移 VP+了<sub>2</sub>”自由表近将来：

- a. 看呀，你爸出门了，快叫住他吧。 | 我上楼去了，待会儿下来。
- b. 我看《星球大战》去了，影院快开演了。 | 舅舅马上回他山东老家了，快跟他说再见。

第二，近将来的“了<sub>2</sub>”句所述事件一定是现场性的，它报导说话当场即刻要面临的情景，属非预期的新信息，这跟近过去的“了<sub>2</sub>”句也很一致。陈前瑞（2005）指出近将来的“了<sub>2</sub>”句用于“报”“告别”“应答”“催促”四种语境，其实，这些语境都表明了句子的强现场性。看来，无论叙述过去还是将来，“动态 V(O)+了<sub>2</sub>”表事件

的开始（已开始、要开始）总是有现场性，对此我们试做解释。一方面，“了<sub>2</sub>”作为有界性体貌词，必聚焦于事件的阶段点（起始点、停止点），不会直接表示事件持续。另一方面，现场性的事件默认是在说话时正在持续、发生于谈话人眼前的，所以，现场性和事件持续最为匹配。这样一来，“了<sub>2</sub>”句标示的事件阶段点和现场性最匹配的事件持续段是截然不同的，但此差异可被调和：“事件开始”语用隐含事件持续（不停止），标示事件的起始点也能匹配于事件的现场性。因此，有现场性的“了<sub>2</sub>”句要标示事件的某一阶段点，必然是起始点。可见，事件的现场性是激活“动态V(0)+了<sub>2</sub>”开始义的语境动因，“动态V(0)+了<sub>2</sub>”的开始义是事件现场性的语义后果。

现场性事件在谈话中信息价值极大，这令近过去和近将来的“了<sub>2</sub>”句往往带有强语气以彰显本信息的重要性。现场性或被看作Li et al. (1982)所谓“现时相关状态 (current relevant state)”的一种，但现时相关性属于句子的话语效应，它可以指任何时段的事件，缺乏操作性强的鉴定标准，是个空洞的概念。比如，“来着”也有现时相关性，它如何区别于“了<sub>2</sub>”呢？目前未见有很好的解答。相反，现场性不是句子的话语效应，而是事件的客观特征，所以它的外延极小，可有效预测一部分“了<sub>2</sub>”的使用状况。

#### 4.3 小结

虽然近将来和近过去的“了<sub>2</sub>”在使用上高度相似，但近将来的“了<sub>2</sub>”在系统周遍程度上要高一些。对于带动态持续性V0的“了<sub>2</sub>”句（不含“就、要<sub>将</sub>、起<sub>起始</sub>”等语法标记），它表要开始义只能是近将来的“V0了<sub>2</sub>”式，而它表已开始义不止是近过去的“V0了<sub>2</sub>”式，还有少数的“V了<sub>1</sub>0了<sub>2</sub>”式（见(9)）。又如§4.1所述，“V0了<sub>2</sub>”类格式能表要开始义广泛地见于多数方言，而此格式在不少方言没有已开始义的诠释。因此，“V0了<sub>2</sub>”和“V了<sub>1</sub>0了<sub>2</sub>”更具系统性的语义对立是“要开始 vs. 已实现”，这种时制差异是单双“了”功能对立的显著模式。

### 五、“了<sub>2</sub>”时体功能的分合

本文主要是厘清语言事实，重在破除旧有观念、发掘有价值的议题。

通过单双“了”语义对立的讨论，我们将“了<sub>2</sub>”类词的时体用法划分为四个功能，即§3.2.3的表1所示。功能①的“了<sub>2</sub>”是典型用法，可以搭配“了<sub>1</sub>”；其余三种“了<sub>2</sub>”属于非典型用法，都不能搭配“了<sub>1</sub>”。我们推测，功能①的“V0了<sub>2</sub>”句法上都隐含“了<sub>1</sub>”，因为很多方言里功能①的“了<sub>2</sub>”类词用于动宾句时有稳固的“V\*(了<sub>1</sub>)0了<sub>2</sub>”类组合式，如“〈香港〉我到\*(咗)香港喇”“〈邢台〉他有\*(嘞)活计<sub>工作</sub>嘞”，这种组合式只有在谓词为“VC”时才易隐去“了<sub>1</sub>”类词。因此，双“了”句是“了<sub>2</sub>”出现的最典型格式，当中“了<sub>1</sub>”的隐去应该是北京话晚起的现象，刘勋宁（2002：78）也提及北京话发生过“V了<sub>1</sub>0了<sub>2</sub>→V0了<sub>2</sub>”的形式演化。再看，在功能①之外为“了<sub>2</sub>”分立出功能②③④，有助于预测“吃饭了”表已开始、已停止、要开始等意义的情况。本文未详论“位移VP+了<sub>2</sub>”（如“我回家了”“妈妈去超市买菜了”），它需要另文再述，因为该组合式的表现很独特，当中的“了<sub>2</sub>”可以是功能①③④。

表1的四个“了<sub>2</sub>”在句法树上应该处于同一节点位置，但句法同位的功能词也

会有语义变异，故“了<sub>2</sub>”的时体用法未必要做等同分析。本文分离四个“了<sub>2</sub>”不是随文释义，而是清晰地描写了它们的使用区别，不仅考察四个“了<sub>2</sub>”可搭配的VP范围及其表义效果，还关注它们的语篇特征（前后文的信息类型），因为句末助词必然关联着句子的语篇限制，这是句末时体词意义的重要方面。以往研究要么局限于单句分析“了<sub>2</sub>”句的事件意义，要么笼统观察语篇来概括“了<sub>2</sub>”的话语功能，而本文显示，有必要将“了<sub>2</sub>”句的事件诠释和它的语篇表现相结合来分析，这会推进对“了<sub>2</sub>”语义的认识。

表1的功能划分还辅以方言证据，加入了历时角度，该视角分析虚词的用法容易引向“多个功能”的结论，此乃语义演变的渐进性规律使然。当然，共时分析中语义功能的分合是有弹性的，可以采取“功能尽量归一”的方案。“了<sub>2</sub>”的功能②④都有事件变化的特征，可归为功能①的边缘用法，它们的使用区别尚能溯因于VP意义或语境信息的差异。不过，“了<sub>2</sub>”的功能③不能看作功能①的用法之一，因为这种“了<sub>2</sub>”句已看不到变化义的意味。再看，功能③跟功能①②④有如下的语义共性：叙述有界事件，且该事件为全句的自然焦点；默认报道一个新情况，语篇上起到杨凯荣(2013)说的“旨在报告事件发生”的作用。这种功能概括能否准确预测“了<sub>2</sub>”的分布状况并解释好“了<sub>2</sub>”句在意义和语篇上的变异表现呢？目前尚不确定。依笔者愚见，“了<sub>2</sub>”的时体功能不宜取“大一统”的界定策略，至少功能③有必要独立于其他用法，这将影响“了<sub>2</sub>”时体意义的刻画方式。

表1显示，普通话里近将来和近过去的“V0了<sub>2</sub>”均能跟“V了<sub>1</sub>0了<sub>2</sub>”形成语义对立“(要/已)开始 vs. 已停止”，但两种“V0了<sub>2</sub>”都限于少数词汇，而“V了<sub>1</sub>0了<sub>2</sub>”没有词汇限制，所以，两格式的任何一种语义对立都不是系统周遍的。那么，它们在“形式-语义”上的任一联系都不能简单类推到句末“V了”上。对于句末“V了”是否含“了<sub>1</sub>”的意义，不能仅凭句子表开始/停止义（或变化/完成义）来辨别，V的情状特点和句子的语篇表现也要纳入考量，因为“了”句的语义诠释受制于多种因素。对于有些句末“V了”的“了”音形上源自两个“了”的融合，本文用证据质疑了这一固有看法。这些发现是后续研究之基础，句末“了”的功能语义和音形来源还需要长久的努力方能完全破解。

对于现实性的“V了”类句，南北汉语分别用“V了<sub>1</sub>了<sub>2</sub>”和“V了<sub>2</sub>”两类句末形式，这种差异亟待解释。南北汉语的“了<sub>1</sub>”“了<sub>2</sub>”类词是不同的词汇来源和演变路径，有必要梳理好它们共时上的语法异同点。本文考察的方言点十分有限，南方方言只选了广府粤语，而湘语、赣语、吴语也是“了<sub>1</sub>”类词和“了<sub>2</sub>”类词异形异源的，这些方言“V了<sub>1</sub>了<sub>2</sub>”类格式和“V了<sub>2</sub>”类格式或有更多特点，望同仁来推进本课题的进展。

#### 参考文献

陈前瑞(2005)句尾“了”将来时间用法的发展，《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66—73。

戴耀晶(1997)《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范晓蕾、陈健荣(待刊)香港粤语“咗”的语法特征——与北京话“了<sub>1</sub>”的比较，《语



- 言暨语言学》23.3。
- 金立鑫(1998)试论“了”的时体特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105—119。
- 林若望(2017)再论词尾“了”的时体意义,《中国语文》第1期:3—21。
- 刘勋宁(2002)现代汉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及解说,《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70—79。
- 吕叔湘(主编)(1980/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 彭小川(2010)《广州话助词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齐沪扬(2003)语气词“的”、“了”的虚化机制及时分析,《忻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30—36。
- 石毓智(1992)论现代汉语的“体”范畴。《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183—201。
- 太田辰夫(1958/2003)《中国历史文法》(修订译本),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力(1980)《汉语史稿》,北京:商务印书馆。
- 徐晶凝(2012)过去已然事件句对“了<sub>1</sub>”“了<sub>2</sub>”的选择,《语言学论丛》(第四十五辑),北京:商务印书馆:404—427。
- 徐晶凝(2016)主观近距交互式书面叙事语篇中“了”的分布,《汉语学习》第3期:74—84。
- 雅洪托夫(1958)《汉语的动词范畴》,陈孔伦译,北京:中华书局。
- 杨凯荣(2013)从表达功能看“了”的隐现动因,《汉语学习》第5期:31—43。
-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 Yujie (2015) The complexity of liao ‘finish’ and its weakened form le in the Shangshui dialect of Central Plains Mandarin, Henan Provi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2015), 57 - 84.
- Comrie, Bernard (1976) *Asp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Verbal Aspect and Related Probl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 Charles N, Sandra A. Thompson, & R. McMillan Thompson(1982)The discourse motivation for the perfect aspect: the Mandarin particle LE. In *Tense-Aspect: betwee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ed. Paul Hopper, 19 - 4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Smith, Carlota S (1997)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2nd edition.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00871, 北京, 北京大学  
[fanxiaolei2013@163.com](mailto:fanxiaolei2013@163.com))

# 胡小娟：赣语莲花方言中“哩<sub>2</sub>”的分布限制

## ——兼谈“哩<sub>1</sub>”与“哩<sub>2</sub>”的分工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胡小娟

莲花方言对应于普通话“了<sub>1</sub>”和“了<sub>2</sub>”的语音形式都为[lɿ]，一般写作“哩”，我们分别用“哩<sub>1</sub>”和“哩<sub>2</sub>”来表示。莲花方言的“哩<sub>1</sub>”和“哩<sub>2</sub>”在分布和功能上有较为明确的分工，且与普通话的“了<sub>1</sub>”和“了<sub>2</sub>”的句法语义不一一对应。本报告主要介绍莲花方言中“哩<sub>2</sub>”的句法语义特征，并从系统性的角度，通过分析比较“哩<sub>1</sub>”和“哩<sub>2</sub>”的句法语义特征来解释“哩<sub>2</sub>”的相对受限性。

吕叔湘(1980)对“了<sub>2</sub>”的定性广为接受：“用在句末，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有成句作用”(页351)。除此以外，影响较大的观点还有：“了<sub>2</sub>”表示当前相关状态(currently relevant state)(Li and Thompson 1981)，并将之视作 perfect 体标记(中文译作“已然体”或“完成体”)。莲花方言中相对应的“哩<sub>2</sub>”的用法相对受限，不能表示将然变化(如“\*吃饭哩”)，只用于已然变化时，且只能表示状态的变化(change of state)，不能表示事件的变化。因此，“哩<sub>2</sub>”不能用于动宾谓语句末尾，如“\*我吃饭哩”。

“哩<sub>2</sub>”常见于否定句末尾。例(1)-(6)分别是意愿否定、已然否定、未然否定、系词否定、可能补语否定和祈使否定句，加上句尾“哩<sub>2</sub>”表示由某种肯定的原有状态变为否定的现有状态。

- (1) 我不吃饭哩。(想吃饭→不吃饭)
- (2) 我恁吃药哩。(吃过药→没吃药)
- (3) 我有吃糖哩。(会吃糖→不会吃糖)
- (4) 我勒学生哩。(是学生→不是学生)
- (5) 我吃唔得糖哩。(不能吃糖→可以吃糖)
- (6) 勒吃糖哩。(吃过糖/在吃糖→不要再继续吃糖)

“哩<sub>2</sub>”也可用于动力情态句(如例(7))、道义情态句(如例(8))和认识可能句(例(9))末尾。值得注意的是，认识情态句中的命题小句只能是否定句。由此可见，表认识情态的助动词“可能”的辖域大于“哩<sub>1</sub>”。

- (7) 我可以吃饭哩。/我吃得饭哩。(不能吃饭→能吃饭)
- (8) 可以出门哩。(不可以出门→可以出门)
- (9) 渠可能恁在屋里哩。(在家里→不再家里)
- (10) \*渠可能在屋里哩。(普通话：他可能在家了。)

否定句和情态句都属于静态句，本身不蕴含动态变化，因而如要表达状态的转变，需要添加句末“哩<sub>2</sub>”。而一般的事件变化可由完整体标记单独“哩<sub>1</sub>”表达，完整体句本身蕴含着动作行为从未发生转变为已实现，在莲花方言中无需额外标记方式表达变化义。例(11)在普通话中的对应形式“他吃了饭”是不完句的，需要添加其它完句成分，比如句末“了<sub>2</sub>”(“他吃了饭了”)。但是，在莲花方言中，例(11)却可以独立成句，且没有例(12)这样的双“了”句，例(13)也是不合法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莲花方言中的“哩<sub>1</sub>”和“哩<sub>2</sub>”处于一种互补的分工状态，“哩<sub>1</sub>”表示动态事件的变化，“哩<sub>2</sub>”表示静止状态的变化。

- (11) 渠吃哩<sub>1</sub>(饭)。(没吃饭→吃了饭)
- (12) \*渠吃哩<sub>1</sub>饭哩<sub>2</sub>。
- (13) \*渠吃饭哩<sub>2</sub>。

“哩<sub>1</sub>”和“哩<sub>2</sub>”的区分不仅是语法意义上的差别，也体现在句法特征上的差异。“哩<sub>1</sub>”句的否定形式是“恁+VP”，表达某一动作行为未实现，已然否定词“恁”不能与“哩<sub>1</sub>”共现。“哩<sub>2</sub>”句表达的是与原先状态相反的情况，因而对“哩<sub>2</sub>”句的否定即是表达原先状态的延续。

(14) 肯：我吃哩<sub>1</sub>药。

否：我恁吃药。

(15) 肯：我恁吃药哩<sub>2</sub>。

否：我还在吃药。

# 梁嘉欣：试论粤语“了<sub>2</sub>”的历时演变

——十九至二十世纪粤语文献

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 梁嘉欣

本文以 1828 至 1963 年的 20 部粤方言文献中的句子作为语料，收集了约 2400 个句子。通过与不时代的语料及现代粤语的对比，归纳总结粤语“了<sub>2</sub>”的历时演变规律。学界一般认为“了<sub>2</sub>”的语义包括事态的变化及情态语气的表达，其中事态变化包括已发生变化、新情况发生、未来即将发生；情态语气包括肯定、祈使、列举、惊叹及强调。(Lau, 1972; 彭小川, 1988; 欧阳觉亚, 1990; 邓少君, 1991; 植符兰, 1998; Fung, 2000; 陶原珂, 2005; 张洪年, 2007/ 2014; 邓思颖, 2017)

(一) 在历史粤语文献中，“了<sub>1</sub>”与“了<sub>2</sub>”存在不同的形式。“了<sub>1</sub>”在过去存有三种形态，“啗(咗)”、“休(晓)”、“了”；“了<sub>2</sub>”具有两种语音形态：[lo-]与[la-]，其中[lo-]包括“咯”与“囉”，[la-]包括“喇”、“嘍”、“啦”、“嘞”及“□”。经过对话料的归纳，发现[la-]的语音形式与语义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而且各个意义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本文的语料可作为三域理论(肖治野, 沈家煊, 2009; 邓思颖, 2013)的例证。

1. 了<sub>行</sub>，表示事态出现变化。一般会读作阴去调，历史文献中多以“嘍”表示：  
阿伦今日三点钟齐备大餐嘍(1aa3)。(Bridgman, 1881: 175)  
阿伦今天三点(就已经)准备好大餐了。
  2. 了<sub>知</sub>，预设听话者不了解自己的说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对方。有阴平与阴去调两种，阴平调多以“喇”、“啦”表示，阴去调以“嘍”、“喇”表示：
    - (1) 表示评价、推断、猜想，读阴去调：  
你噉样做，係抛玉引砖嘍(1aa3)，做乜咁愚蠢呢？(Ball, 1894: 100)  
你这么做，是抛玉引砖了，为什么这么愚蠢呢？
    - (2) 表示肯定，读阴平调：  
梗係喇(1aa1)！(Wong, S. L., 1963: 98)  
当然了！
    - (3) 表示说话者的认知，既能读阴平调，亦能读阴去调：  
食个(啲)层，广东人梗系好讲究嘍喇(1aa1)。(Wong, S. L., 1963: 94)  
关于吃这一方面，广东人当然是很讲究的了。  
你哋就唔得掂嘍嘍(1aa3)。(Ball, 1894: 118)  
你们就不行了了。
  3. 了<sub>言</sub>，说话者的讲话改变对话者的行为，把宣布、命令、请求等言语行为作为新言态提供给对方。
    - (1) 表示宣布、提醒、习语、承诺、应允、拒绝，读阴去调：  
你係同我做咗嘢，你唔好出街嘍(1aa3)。(Ball, 1902: 136)  
你的工作是帮我做苦力，你不要外出了。
    - (2) 表示命令、决断，读阴平调：  
噉，叫抬琴个(啲)四个抬埋个洗身桶喇。(Wong, S. L., 1963: 96)  
这样的话，叫抬琴的那四个人把洗身桶也抬走吧。
    - (3) 表示请求，只能读阴平调：  
讲过我听喇(1aa1)。(Ball, 1908: 219)  
讲给我听吧。
- (二) 我们发现“咯”在历史文献中的出现率极高，约有 2369 例，承担不同的语法及语义功能。从“了<sub>1</sub>”与“了<sub>2</sub>”的共现情况看，发现句式有三种：
1. 动词+了<sub>1</sub>(啗/晓)+宾语+了<sub>2</sub>：  
我哋食咗饭咯。(Pedro, 1912b: 25; 李一民, 1932: 89) 我们吃了饭了。
  2. 动词+了<sub>1</sub>(啗/晓)+了<sub>2</sub>：  
我食晓咯。(Pedro, 1894: 41) 我食了。
  3. 动词+了<sub>2</sub>，其中的“了<sub>2</sub>”同时具有“了<sub>1</sub>”与“了<sub>2</sub>”的语义，既表示动作的完成，亦表示事态发生变化：  
面包酸咯。(Pedro, 1884: 1) 面包酸了。

食饭唔曾呀？唔该咯，食咯。(Ball, 1888: 4) 吃了饭没有呀？有便了，吃了。

个(个)对鞋烂咯。(Pedro, 1903: 92) 那双鞋破了。

通过与现代粤语的对比，发现部份句子结构为“V+了 2(了 1+了 2)”的句子在二十世纪初词频率逐渐下降，在现代粤语已经不能成立。根据来自广州、澳门母语者的语感，认为句子缺失了完成体标记“咗(嘞)”，因此句子听上去感觉很奇怪，仍有待探讨。

#### 语料（按年份排列）：

- [1] Morrison, R. 马礼逊 (1828).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引自早期粤语口语文献数据库)
- [2] Bridgman, E. C. 裨治文 (1841).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S. Wells Williams*. (引自早期粤语口语文献数据库)
- [3] Ball, D. J. 波乃耶 (1883). *Cantonese Made Easy (The First Edition)*. Hong Kong: *China Mail Office*. (引自早期粤语口语文献数据库)
- [4] Pedro, N. 伯多禄 (1884). *Phrases Usuaes dos Dialectos de Cãtao e Peking*. Macau: *Typographia "popular"*.
- [5] Pedro, N. (1886). *Gramática prática da língua chinesa*. Macau: *Typographia do "Correio Macaense"*.
- [6] Ball, D. J. (1888). *Cantonese Made Easy (The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 *China Mail Office*. (引自早期粤语口语文献数据库)
- [7] Stedman, T. L. & Lee, K. P. (1888). *A Chinese and English Phrase Book in the Canton Dialect*. New York: *William R. Jenkins*. (引自早期粤语口语文献数据库)
- [8] Pedro, N. (1894). *Compilação de frases usuais e de diálogos nos dialectos de Pequim e Cantão*. Macau: *Typ. de Noronha & Ca.*
- [9] Ball, D. J. (1894). *Reading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being selections from books in the Cantonese vernacular with free and literal translation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and romanized spelling*. Hong Kong: *Kelly & Walsh, Ltd.*
- [10] Jiang, K. Q. 蒋克秋 (1900). *Cantonese for beginners: learning Cantonese through self-taught word-for-word method, with characters, pronunciation, tones, and combinations*. Volume 1. Singapore: *Chin Fen Book Store*.
- [11] Ball, D. J. (1902). *How to speak Cantonese: fifty conversation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with Chinese character, free and literal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romanised spelling with tonic and diacritical marks*. Hong Kong: *Messrs. Kelly & Walsh, Singapore-Hong Kong-Shanghai-Yokohama*.
- [12] Pedro, N. (1903). *Manual da Lingua Sinica -Escripta e Fallada -segunda parte-Pharases usuas, dialogos, e formulas de conversação*.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
- [13] 陈子褒. (1904). *妇孺信札材料*. 广州: *广州十八甫英华书局*.
- [14] Ball, D. J. (1907). *Cantonese Made Easy (The Third Edition)*. Hong Kong: *Kelly & Walsh, Ltd., Singapore-Hong Kong-Shanghai-Yokohama*. (引自早期粤语口语文献数据库)
- [15] Ball, D. J. (1908). *The Cantonese Made Easy Vocabulary (The Third edition)*. Hong Kong: *Kelly & Walsh, Ltd.*
- [16] Pedro, N. (1912a). *Bussola do Dialecto Cantonese (教话指南)*. Macau: *[S.l.: s.n.]*.
- [17] Pedro, N. (1912b). *Texto chines da bussola do dialecto cantonense*, Macau: *[S.l.: s.n.]*.
- [18] Ball, D. J. (1924). *Cantonese Made Easy (The Fourth Edition)*. Hong Kong: *Kelly & Walsh, Ltd.* (引自早期粤语口语文献数据库)
- [19] 李一民. (1932). *粤语全书*. 上海: 上海石印书局.
- [20] Wong, S. L. 黄钰凌. (1963). *Cantonese Conversation – Grammar Book I (Part II- Lessons 31-60)*. Hong Kong: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 林静夏：温州话的“爻”：“了<sub>1</sub>”和“了<sub>2</sub>”及其他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林静夏

## 1. 背景

前人研究（潘悟云 1996，游汝杰 2018）认为吴语温州话中相当于普通话“了<sub>2</sub>”的标记为“罢”，表示新的情况或变化，即完成体（perfect），例子如（1）；而“爻”一般被认为是完整体（perfective）标记，其功能相当于普通话的“了<sub>1</sub>”，如例（2）。然而我们对当代温州口语资料（温州口语语料库，简称 WSC，Newman et al. 2007）的考察发现，“爻”可出现的构式及语法功能较广，除了可用作“了<sub>1</sub>”，也具有“了<sub>2</sub>”及其他功能。本文将介绍“爻”的分布及功能，并探讨其与“罢”的异同。

- (1) 雨落起罢。‘下雨了。’（游汝杰 2018: 244）  
(2) 饭吃爻走。‘吃了饭出发。’（潘悟云 1996: 263）

## 2. “爻”的分布及功能

在当代温州话中，“爻”不能独立作动词或形容词。前人研究（潘悟云 1996，游汝杰 2018）对“爻”的来源说法不一，但都认为“爻”的本义蕴含“消失”，其语法功能也常带“消失、消极”义。

### 2.1 动词补语 (verbal complement)

我们认为“爻”可出现在动词后作补语。在一些动补结构中，“爻”还保留消失义，表达动作的结果，如（3）。而（4a）的“爻”可理解为引申义的“消失”。此外，对比（4a）和（4b）可发现“爻”也表动作的彻底完成，也可理解为完结（completive）标记。“爻”也可用作可能补语：如（5）所示，“爻”与“不”组成“不爻”，相当于普通话的“不了”。

- (3) 叫有关部门勦速个茅棚厂儿拆爻。‘告诉有关部门不要把这个小厂房拆掉。’（WSC）  
(4) a. 作业我做爻罢。‘我做完作业了。’  
b. 作业我做罢，还未做完。‘我做作业了，还没做完。’  
(5) 工作呢生来忙，结婚结不爻。‘工作太忙，结婚结不了。’（WSC）

### 2.2 补语标记 (complement marker)

除了用作补语，我们发现“爻”也可用作补语标记，主要标记程度，如（6）所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爻”可作可能补语，如例（5），但不用作可能补语标记。此外，“爻”一般也不作状态补语标记。

- (6) a. 该俚人身里哪沃打爻乌青间蓝。‘这些人的身上哪，都被打得乌青。’（WSC）  
b. 真是风景勾破坏爻完。‘风景真是全被破坏了。’（WSC）

### 2.2 完整体标记 (perfective marker)

如前人（潘悟云 1996，游汝杰 2018 等）指出，“爻”可用作完整体标记，功能上大致对应“了<sub>1</sub>”。如（7a）所示，该例子是说话者对一个事件的叙述，不涉及事件参与者在说话时的相关状态，因此该例句的“爻”不表达现时相关状态（“perfect”/“currently relevant state” Li et al. 1982; “anterior” Bybee et al 1994）；而（7b）中“流”是无界动词（atelic），流水事件由时间短语“一个多俚钟头”限定，句中的“爻”在位置和功能上对应普通话的“了<sub>1</sub>”。

- (7) a. 广东珠海有人落间抢劫，杀爻两个人，还有个人受伤。‘广东珠海有人入户抢劫，杀了两个人，还伤了一个人。’（WSC）  
b. 自来水流爻一个多俚钟头。‘自来水流了一个多小时。’（WSC）

### 2.4 完成体标记 (perfect marker)

温州话中“罢”是典型的完成体标记（cf. 潘悟云 1996，游汝杰 2018），但我们从口语资料中发现“爻”多数情况下出现在句末，经常可同时理解为完整体和完成体标记，如例（8）所示。在这些例句中，“罢”不需要出现。

- (8) a. 有眼空伐，格格逮衣裳洗洗爻。‘有点空了，现在才把衣服洗了。’

- b. 送送医院里抢救呢救不牢死爻。‘送医院里抢救，没救成功死了。’

此外，我们还发现一些例句中，“爻”只作完成体标记。例如(9)中四个例句所描述的不是完整(bounded)事件：(9a-b)为否定或没有发生的事件，(9c-d)的“迟”和“快”是无界形容词(Lin & Peck 2016)。也就是说，(9)中的事件与完整体不兼容，因此这些例句中的“爻”不能理解为完整体标记。

(9) a. 格格喏沃有人讲经爻。‘现在呢都没有人讲经了。’(WSC)

b. 渠俵公车哪还真真相能，节日呢沃有逃出嬉爻，老老实实呢宿在车库里。‘这些公车哪，还真乖。节日里都没有逃出去玩，老老实实待在车库里。’(WSC)

c. 能界天呢暗迟爻。‘现在天黑得迟了。’(WSC)

d. 方向盘呢摸忒快爻。‘方向盘呢转得太快了。’(WSC)

我们进一步考察“爻”作完成体标记时与“罢”的异同。我们发现标记消失(9a)、尚未发生(9b)或消极(9c-d)的事件时，“爻”可替代“罢”。在这些例句中，“罢”也可出现在“爻”后，形成“爻罢”复合标记。然而，“爻”一般不能用来标记存在、出现、或正面的事件。例如(10)中的所有例句只能用“罢”，不能用“爻”。

(10) a. 两夫妻结婚到能界呢八十年罢。‘两夫妻结婚到现在呢八十年了。’(WSC)

b. 有多显多个家长能界沃愁起罢。‘有非常多的家长现在就都开始发愁了。’(WSC)

c. 该个事干呢处理好罢。‘这件事情呢处理好了。’(WSC)

### 3. 总结

综上所述，“爻”虽然可用作完成体标记，但在使用时受到的语义限制较多，这很大可能与“爻”所附带“消失、消极”义相关，下一步研究也需要比较完整体“爻”所受的语义限制。此外，本文还介绍了“爻”的其他语法功能，这些功能间的语法化关系还值得进一步探讨。前人研究(如Lamarre 2001, 吴福祥 2009)较少讨论“消失”义来源的补语或体标记，本研究希望通过对“爻”的更深入的考察为体貌及语法化研究提供更多资料。

### 主要参考文献

- 潘悟云.1996. 温州方言的体和貌. 载张双庆主编《动词的体》, 254- 284.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 游汝杰. 2018. 《吴语方言学》.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Newman, John, Jingxia Lin, Terry Butler, and Eric Zhang. 2007. Wenzhou Spoken Corpus. *Corpora*, 2(1): 97-109.

# 刘星：完成体标记何以表将来？

——宜春话的“去哩”和普通话的“了”

浙江大学中文系 刘星

**[摘要]** 完成体和将来时使用同一标记是世界语言中罕见的现象，但对是否存在从完成体到将来时的语法化路径存在争议。赣语宜春话的“谓词性短语+去哩”具有完成体和将来时两种解读，考察后发现，其将来时解读是在[+空间趋向][+临界点]的条件下“去”发生语法化而形成的，不是“哩”从完成体到将来时的演变。受此启发，我们对普通话“了”表将来的语境进行测试，发现其与宜春话“去哩”类似，将来时解读是由[+空间趋向][+临界点]的语境带来的。尽管完成体和将来时可以出现同一个标记，但不代表存在完成体语法化为将来时标记的演变路径。

**[关键词]** 宜春话；去哩；了；完成体；将来时

## 1. 前言

普通话中的“了”是汉语研究的“宠儿”，用法异常复杂。学者认为句尾的“了<sub>2</sub>”除了表示完成体<sup>①</sup>，还有一类用来表示事件即将发生的“将来时”用法，主要用在报（信）、告别、应答和催促的语境中（陈前瑞，2005）。如例（1）中的“VP了”表示的事件并未完成，而是即将发生。

- (1) a. 来了来了。(陈前瑞，2005: 67)
- b. “我走了。”丁小鲁在车厢里流着眼泪“我真走了。”(陈前瑞，2005: 70)
- c. 你就做自个儿的饭吧，我们陪客人出去吃了。(彭利贞，2009: 506)

对例（1）中“了”的“将来时”用法，学界争议颇大。陈前瑞（2005），陈前瑞、王继红（2012）认为例（1）是“完成体表将来”的现象，汉语中句尾“了”的最近将来时用法从完成体用法演化而来，并且认为这是“类型学上罕见但是汉语常见”的现象。王伟（2006: 104）则认为“了”所谓的将来时用法“完全是由语境决定的”。经由时制和体貌用法发展而来的将来时用法只是偶然获得将来时的理解，不会发展出精确的将来时的语义。彭利贞（2009）则认为祈使句尾的“了”不指向事件，指向情态，是对情态敏感的情态指示成分。因此不能称为将来时用法。

完成体和将来时使用一个标记的现象在世界语言中比较罕见但确实存在，根据 Bybee 等（1994:244）对 70 多种语言的时制、体貌和情态的考察发现，完整体或完成体形式用于表将来时仅有 3 例，比如 Baining 语：

- (2)    sa                          —       goa       tes
- 完成体/近将来时       我       吃
- 我已经吃饭了/我快要吃饭了。

情态与所谓的“将来时”本身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严格定义上的“将来时标记”很少见，本文写作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将来时”这一定义，采用的是宽松的“将来时”定义。从类型学角度上说，根据 Bybee 等（1994:244）对将来时的观察，将来时有两种基本类型：表意图（intention）或者表预测（prediction）。表达对将来的推测是将来时的一种，从情态角度看属于认识情态。Lyons（1977: 677:8）、高名凯（1986: 219—21）等也指出，将来时既是时态范畴，又是情态范畴。也就是说，“将来义”（futurity）不只是时态意义，它还包括情态义，如“预测”（prediction）等。因此，“了”的情态用法也可以是将来时用法，与彭利贞（2009）提到的观点并不矛盾。

那么，余下的问题是：“了”是否经历了从完成体到将来时的语法演变呢？如果认为完成体标记可以发展出将来时用法，需要解释的是完成体表将来是如何发展出来的，是否只是偶然的理解，能否获得精确的将来时语义。如果是由语境决定的，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语境赋予句子将来时语义？

赣语宜春话中有一个正在语法化过程中的形式“去哩[tc<sup>h</sup>ie li]”。但是根据语境和“去哩”标记的事件类型的不同，具有“完成体”（例 3）、“完成体”+“将来时”双解读（例 4）以及将来时（例 5）三类时体解读。当它作为实义的动补短语，它的组合解读是完成体，相当于谓动词“去”和完成体标记“哩”语法意义的叠加；虚化后，独立承担将来时间指称意义。这说明完成体和将来时这两种不同的时体信息确实可以用同一个标记实现，在一种语言中共存。

- (3) 赌博去哩。（已经去赌博了。）
- (4) 吃饭去哩。a) 已经去吃饭了 b) 马上要吃饭了

<sup>①</sup> 句尾“了<sub>2</sub>”的性质存在争议，为了保持研究对象的一致性，我们此处遵从的是陈前瑞（2005）的提法。同样，下文的术语“将来时”同样存在定义的问题，由于本文主要是就陈先生的观点进行讨论，本文也与之保持一致，直接采用“将来时”这一术语。



(5) 死去哩。(快要死了。)

宜春话的“去哩”是世界语言语法化路径中难得的样本，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一种正在语法化过程中的标记，在宜春话中有“去哩”的完整演变链条，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完成体和将来时意义演变的详细过程，对于研究汉语甚至世界语言中所谓“完成体表将来”的现象具有重要的类型学意义。本文将通过细致地描写和分析，试图回答以下四个问题：

- 1) 宜春话“去哩”表达不同时体意义的典型语境或条件是什么？
- 2) 完成体表将来的语法化过程是什么？
- 3) 是否真的存在完成体标记到将来时标记的语法化演变路径？
- 4) 宜春话“去哩”表将来的分析能否应用在普通话甚至世界语言类似的情形中？

本文安排如下，第二节介绍宜春话中“去”和“哩”以及“去哩”构式的基本情况，分析“去哩”不同解读出现的典型语境以及将来时意义出现的条件，并且勾勒“去哩”表将来时的语法化路径。第三节和普通话“了”表将来时进行对比，讨论“了”用在将来时的情况。第四节为结语。

## 2. “去哩”将来时解读的典型语境或条件

本文讨论的是句尾加“去哩”的时体解读。在此之前，首先介绍宜春话的“去”和“哩”以及“去哩”。

宜春话中的位移动词“去”和普通话的“去”基本对应，只有细微差异。“去”用作动词时，表示从说话所在的地方到别的地方（例 6a），本身不带有时体信息。可后加“哩”和“过”表示事件已经发生（6b）；也可用“想”“要”等情态动词，此时事件未发生（6c）。

(6) a. 我去哩。 b. 我昨日去哩南昌。 c. 我想/要去南昌。

“去”也可以用在动词之前或之后。“去+动词”只能用在事件未发生时，如（7a）表示“吃饭”这件事将要去而未做，此时不能和表示完成的“哩”共现，如（7b-d）。

(7) a. 我去吃饭。 b. \*我去哩吃饭。 c. \*我去吃饭哩。 d. \*我去吃哩饭。

但是和普通话“去”不同的是，宜春话的“去”位于动词之后时，不能单独置于句尾，如例（8a），一定要加上表示完成的“哩”，表示事件已经发生（8b）。

(8) a. \*走，我人我们吃饭去。 b. 渠（去）街上买东西去哩。

宜春话的“哩<sub>1</sub>”和普通话的“了<sub>1</sub>”类似，但是与普通话“了<sub>2</sub>”不同，动词带宾语时，“哩”不能单独出现在句尾，如例（9）。“哩”要出现在动宾短语之后时，需要黏着在一个趋向动词后，如“去”“来”等（例 10）。

(9) a. \*我吃饭哩。 b. \*我吃哩饭哩。

(10) a. 我（去）吃饭去哩。 b. 我打得来哩。我要来打你了。

综上所述，宜春话中有去 VP，没有 VP 去，但是有 VP 去哩，“去”和“哩”都不能单独出现在带宾语的动词短语后，与带宾语的动词短语组合时要一起置于句尾。出现在动词短语 VP 之后时，默认用在完成体语境中，表示动词短语指称的事件已经发生。

黏着的性质和固定的句法位置，使得宜春话句尾的“去哩”变成一个凝固成分。“去哩”具有趋向义且最常表示完成体，相当于“去”和“哩”语法意义的组合。“VP 去哩”既可以表示现在完成，如例（11a）；也可以是过去完成，如例（11b）。“哩”虽然跟在“去”后，但表达的是整个事件 VP 已经发生，不是“去”的动作已经发生。

(11) a. 我跳广场舞去哩，如今<sup>现在</sup>有在屋里。我已经去跳广场舞了，现在不在家里

b. 我吃饭去哩，庄数<sup>刚刚</sup>没听到你的电话。我那时候已经去吃饭了，所以刚刚没听到你的电话。

普通话中也有和宜春话中的“去哩”对应的成分“去了”。二者在句法分布和语义上都有所重合，唯一不同的是，宜春话的“去哩”在一定的语境下，加在动词短语后除了表示完成体意义，还表示“某事快要发生了”的预测将来时意义，普通话则只有完成体意义，如例（12）。例（13）宜春话“去哩”具有唯一的将来时解读，普通话的“去了”在这些语境下不能成立。

(12) a. 上班去哩“去上班了”或者“马上就要上班了”/吃饭去哩“去吃饭了”或者“马上就要吃饭了”/结婚去哩“去结婚了”或者“很快要结婚了”  
(宜春话)

b. 上班去了<sup>去上班了</sup>/吃饭去了<sup>去吃饭了</sup>/结婚去了<sup>去结婚了</sup> (普通话)

(13) a. 死去哩<sup>快死了</sup>/十二点去哩<sup>快到十二点了</sup>/病好去哩<sup>病快好了</sup> (宜春话)

b. \*死去了/\*十二点去了/\*病好去了 (普通话)

从例（12-13）中事件的性质可以看出，宜春话中“去哩”的将来时解读和事件类型相关，并

且都是表达“马上要做某事，快到做某事时间”的将来时意义<sup>①</sup>，存在一个预设的可以到达的点（临界点）。对于事件的分类有多种，为了方便，我们采用 Vendler (1957/1967) 对事件的分类分别考察宜春话的情况，因为在这一分类中，“自然终止点”是重要的参项，与我们讨论的现象相关。

根据时间是否有持续性、动态性和自然终止点，Vendler (1957/1967) 将事件分为活动事件 (activity)，达成事件 (achievement)，完成事件 (accomplishment) 以及状态事件 (state)。我们借助这个框架，分别讨论这四类事件中“去哩”的解读，找出“去哩”将来时解读的典型语境。

## 2.1 将来时解读对“界限”敏感

我们在经过考察后发现，宜春话中“去哩”除了可以加在动词短语后，还可以加在一些形容词和名词后，这些动词短语表达的事件或者其他谓词最主要的特征是具有“界限”（起始点和终结点）。因此，“去哩”的将来时解读对“界限”敏感。

### 2.1.1 活动事件中“去哩”的解读

活动事件指的是有持续性、动态性但是没有自然终止点的事件，Vendler 的分类并不关注起始点，但是宜春话的活动事件中，没有终止点而有起始点时，同样具有将来时解读。

- (14) a. 小王走亲戚去哩。小王已经去走亲戚了。  
b. 小王做产检去哩。1) 小王已经去做产检了。2) 小王马上就要做产检了  
c. 小王上班去哩。1) 小王已经去上班了。2) 小王马上就要上班了。

例(14)的三个例句中都是活动事件，即是可以持续，是动态的，且没有明确的终结点。但是，(14a)完全无法获得将来时解读，(14b)要在强语境下可以获得将来时解读而(14c)无需强语境，可以自然获得将来时解读。

我们先看(14c)的语义，“上班”这一事件虽然没有终结点<sup>②</sup>，但是有一个上班的起点，即通常说的“上班时间”，因此(14c)很自然有“马上要上班”的预测将来时意义。“做产检”这一事件的起始点通常而言并不凸显，但是在强语境下，比如小王需要进行身体检查，一共有五项依次进行，分别是血压、体重、心电图、产检和乙肝。当心电图结束后，别人可以提醒小王“小王，做产检去哩”，此时将来时意义为“马上要做产检了”。而(14a)走亲戚很难找到一个语境，可以将起始点凸现出来，因此很难得到将来时解读。

从例(14)解读及语境来看，“去哩”在活动时间中可以获得将来时解读，关键在于事件的发生时间（起始点）是否被凸现出来。只要语境能突显出起始点，“VP 去哩”就能表达“快要发生某事”的将来时意义。

再以(15)和(16)为例，(15a)和(16a)如果没有语境中提前约定时间，“做事去哩”和“打麻将去哩”只能解读为事件已经发生，因为其发生时间是临时的。但是b句额外有将来时解读，因为根据说话双方的背景知识“读大学”、“吃中饭”通常有自然起始点（比如读大学通常是18岁，吃午饭大概是12点左右），因此将来时意义被编码。比如我们平常会问“要读大学了吗？”“要吃中饭了吗？”，但几乎不问“快要做事了吗？”或“快要打麻将了吗？”。

- (15) a. 渠做事去哩。他已经去做事了。  
b. 渠读大学去哩。1) 他已经去读大学了。2) 他快要上大学了。  
(16) a. 打麻将去哩。已经去打麻将了。  
b. 吃中饭去哩。1) 已经去吃午饭了。2) 快到吃午饭了。

自然起始点通常是事先约定、双方的背景信息共知或者社会约定俗成的，相对固定的。起始点是否自然凸显可以通过例(17-18)对事件提问的方法进行测试，如果没有自然凸显，则否定时，否定的是事件本身；如果自然凸显，除了可否定事件本身以外，还可以否定事件起始点的相关信息（通常是起始点的时间）。否定和焦点相关，也就是说，默认将来时解读时，事件的起始点是焦点。

- (17) a. 小王做事去哩吧？——冇去，走亲戚去哩。/\*还有啊，还正才8点。  
b. 小王上班去哩吧？——冇去，走亲戚去哩。/还有啊，还正才8点。  
(18) a. 小王做产检去哩吧？——冇去，走亲戚去哩。/\*还有葛快，还早哦。  
b. 小王生毛仔仔去哩吧？——冇去，走亲戚去哩。/还有葛快，还早哦。

如果句子中加上一些明确的语境信息，将来时解读则变成“去哩”的唯一解读，如(19-20)。

<sup>①</sup> 在其他方言的研究中，类似意义的标记也被称作“将行体标记”（罗荣华，2013）、“将来时间指称形式”（唐正大，2018）等等。

<sup>②</sup> “下班时间”并不是上班的终结点，而是“下班”的起点，“上班”这一事件是理论上是没有终结点的。

“去哩”表达的将来时属于表推测 (prediction) 将来时, 是根据客观情况对事件即将要发生的推测, 通常可以表达为“快到做某事的时间”, 不是“将要去做某事”的意图 (intention) 将来时。

- (19) a. 小王生毛伢仔去哩, 离预产期还有五工。小王要生孩子了, 还有五天到预产期。  
b. 吃饭去哩, 不要乱跑。快要吃饭了, 不要往外跑。
- (20) a. 渠吃第三碗去哩。他马上就要吃第三碗了。  
b. 你姐姐生第三个去哩吧?你姐姐马上生第三个了吧?

综上所述, “活动事件+去哩”在凸显起始事件后可以获得将来时解读, 表达“快要发生某事”的推测, 属于表推测的将来时。事件通常有一个凸显的起始点, 在起始点前后存在状态的改变。这种凸显的起始点我们也可以看做一个临界点, 在俄语等语言中, 有形态标记标记这种临界点。(金立鑫 2017: 190)

- (21) a. Он запел. (完整体-起始点)  
他 完整, 开始, 唱, 过去, 阳性  
He began to sing. (他开始唱)
- b. Он допел. (完整体, 终止点)  
他 完整, 结束, 唱, 过去, 阳性  
He finished singing. (他唱完了)

例(21)中俄语形态标记不仅对起始点敏感, 也对终止点敏感, 因为它们都算临界点。宜春话的“去哩”是否同样如此?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 我们可以预测在具有自然终止点的事件中, “去哩”都有将来时解读。在既没有起始点也没有终止点的状态事件中, 绝对没有将来时解读。在下一小节的考察中, 这种预测被证明是成立的。

### 2.1.2 达成事件和完成事件中“去哩”的解读

达成事件和完成事件都是具有自然终止点的事件, 区别在于是否有持续的时间。达成事件没有持续时间, 比如“死”是一瞬间的, 没有“正在死”的说法。一些动宾短语, 如“吃完一碗饭”、“跑了三个小时”也属于达成事件, 因为尽管“吃”是持续的, 但“吃完”是一瞬间的。我们发现, 在具有自然终止点的事件中, 将来时是其唯一解读。

#### 2.1.2.1 达成事件

达成事件是具有动态性和自然终止点, 但没有持续性的事件。考察发现, 这类事件中, “去哩”全部有且仅有将来时的解读, 表示快要接近某个临界点, 这个临界点是事件的终止点。

- (22) a. 你叔叔死去哩。你叔叔快要死了。  
b. 走离开去哩吧?快离开了吧?  
c. 吃完两碗饭去哩。快要吃完两碗饭了。  
d. 孙杨游到终点去哩。孙杨快要游到终点了。  
e. 桶满去哩, 不要接哩。桶快满了, 不要再接水了。  
f. 手机冇电去哩。手机快没电了。  
g. 水果熟去哩。水果快熟了。

另一类虽然不是由动词表达的事件, 但同样具有终止点的。“去哩”加在时间名词、地点名词等成分后, 表达“将要达到时间、地点或者阶段”。能够进入这一格式的体词要求具有[+系列推移性]语义特征, 与进入普通话“NP了”的条件基本相同(见邢福义 1984; 陆俭明、沈阳 2016[2003]: 86-88), 如例(23-25)。

- (23) a. 十二点去哩, 还不困觉啊?快十二点了, 怎么还不睡?  
b. 三十日去哩, 一年过得蛮快哦。快到大年三十了, 一年过得好快啊。
- (24) 你到哪里了? ——彬江去哩。你到哪里了? 快到彬江了。
- (25) a. 渠市长去哩。他快做到市长了。  
b. 我大学生去哩。我快成为大学生了。

#### 2.1.2.2 完成事件

完成事件指的是既有持续性、动态性, 又有自然终止点的事件。因此理论上说, 它既有起始点也有终止点, 可能表达两种将来时意义: 一种是接近起始点, 一种是接近终止点。事实的确如此, 例(26)句子都有两种将来时的解读。

- (26) a. 雪化去哩。1) 雪要开始化了。2) 雪快化完了。  
b. 莫操, 病好去哩。1) 别操心, 病开始好了。2) 别操心, 病快要痊愈了。  
c. 衣服干去哩么?1) 衣服开始干了吗? 2) 衣服要全干了吗?

d. 我来去哩。 1) 我快要出发了。 2) 我快要到达了。

汉语中还有一类完成事件是“动词+数量宾语”组成的事件，如“吃两碗饭”，“打三个小时球”等。但是这类句子后不能加“去哩”表示将来，因为“去哩”是对事件将要发生或结束的推测，而未发生的事件其数量是不确定的。这类达成事件中，确定的数量与“推测”意义相矛盾，因此这一类的完成事件没有将来时解读。

- (27) a. \*吃两碗饭去哩。  
b. \*打三个小时球去哩。  
c. \*跑两千米去哩。

#### 2.1.4 状态事件

状态事件是具有持续性，但是没有动态性也没有终止点的事件。这一类事件不是动态事件，因此没有起始点也没有终止点。它们不仅没有将来时解读，也没有完成体解读，句子是不合法的。

- (28) a. \*喜欢渠去哩/\*高兴去哩/\*蛮难过去哩/\*想屋里去哩。  
b. \*耳朵聋去哩。/\*眼睛瞎去哩。

以上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事件中，“去哩”获得将来时解读语境的介绍，说明具有临界点（起始点或者终止点）是“去哩”获得将来时解读的必要条件，临界点前后蕴涵着状态的变化。

### 2.2 将来时解读对“趋向”敏感

在具有临界点的事件中，“VP 去哩”可以获得将来时解读，但是语境只是为这种解读提供了环境，不起决定性作用。真正决定“VP 去哩”将来时解读的是“去哩”的语法化，因为没有“去哩”，就算同样的事件也只是普通的陈述（甚至很难成句），没有将来时解读，如例（29）的对比。

- (29) a. 吃完一碗饭。/十二点。  
b. 吃完一碗饭去哩。 快吃完一碗饭了。/十二点去哩。 快十二点了。

除了“去哩”，宜春话还有另一个专职的将来时标记“格[ke]”。和“去哩”一样，也是用在具有临界点的事件中，表示对将要发生的事件的推测，例（30）；不能用在状态事件后，例（31）。且将来时解读是其唯一解读。

- (30) 上班格 快要上班了/吃饭格 快要吃饭了/落雨格 快下雨了/死格 快死了/三十岁格 快三十岁了/南昌格 快到南昌了  
(31) \*高兴格/\*蛮难过格/\*想屋里格

陈海波(2006)对宜春话将来时间指称形式“格”进行溯源，认为其本字是“去”，罗荣华(2013)也认为赣语宜春上高话的将行体“嗟”语源也是“去”。湖南汨罗方言的“去”（陈山青，2012）也有类似用法。也就是说，在具有临界点的事件中，“去”可以独立发展出将来时的用法。

除了“去”，趋向动词“来”也是将来时间指称的常见标志之一。宜春话中的“来哩”和“去哩”一样，都可以表达将来时语义。

- (32) a. 我打得来哩。 我要来打你了啊。  
b. 雨落得来哩。 雨快要下过来了。

此外，脱离“去”，“哩”不能单独表达将来时，甚至句子本身不合法。

- (33) a. \*吃饭哩 vs. 吃饭去哩  
b. \*死哩。 vs. 死去哩。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宜春话中“去哩”真正带来将来时语义的可能是趋向动词“去”，而不是“哩”。宜春话中“去哩”的将来时用法应与完成体标记“哩”无关，而是来自于“去”的语法化。下面我们尝试构拟“去哩”语法化的过程。

### 2.3 “去哩”的语法化

我们认为，“去哩”从完成体到将来时的演变的关键在于“去”从趋向动词向虚义的将来时标记的转变，而“哩”自始至终都表达一种状态发生变化（与吕叔湘，1999：351-358[1980]；袁毓林，1993：76；刘勋宁，2002 等人认为普通话中的“了”表示“事态将有变化”一致），“去哩”作为实义短语时，是过去状态的变化；“去哩”虚化后，是对将来状态发生变化的预测，“哩”并没有发生从完成体到将来时的转变。

这一过程与英语中的 *be going to* 相似，*be going to* 经历了现在进行时向将来时的转变，是从空间的趋向向时间的将来转移的例证，“be”动词的时意义也被将来时的语义所覆盖。这一部分我们结合英语这一例子介绍宜春话“去哩”的语法化过程。*be going to* 经历了如下语法化过程（转引自沈家煊，1994：20）。

- (34) 第一步：Are you going to the library?[空间]  
第二步：No, I am going to eat.[意图][时间][空间]

第三步: I am going to do my best to make you happy. [意图][时间]

第四步: The train is going to come. [时间]

宜春话“完成体”解读中的“去哩”是对已发生事件的客观陈述,不带有[+意图],但有[+空间趋向]的语义,例(35)中完成体解读的“去哩”表示离开说话地点前往另一个地方。“去哩”一定包含着空间的移位,同时事件一定发生在过去的时间。此时“VP 去哩”的意义可以概括为“离开某地去做某事”,这一阶段“去哩”带有[+空间趋向][+完成体][+过去]的语义内容。

- (35) a. 我走亲戚去哩。 我已经去走亲戚了。  
b. 爸爸上班去哩。 爸爸已经去上班了。

“去哩”进一步语法化,具有两种解读。完成体解读和上一阶段相同,但是又发展出了将来时解读,如(36a),这两种意义的区别在于是否有空间的位移。将来时解读时,意义从空间的趋向转移到时间上对某个临界点(事件的起始点或者终止点)的接近。事件依然在空间中发生,但已经不存在空间趋向(相当于 *be going to* 第二步的阶段),只有时间的趋向。如例(36a)中表达的仅仅是快到睡觉的时间了,说话地点可以在睡觉地点也可以不在,与空间趋向无关。而(36c)更是没有空间趋向的存在。此时“去哩”有[+时间趋向][+空间发生][+将来]的语义。

- (36) a. 我困去哩。 1) 我已经去睡觉了。 2) 我差不多要睡了。  
b. 吃饭去哩,莫耍了。 快要吃饭了,别玩了。  
c. 叔叔死去哩。 叔叔快死了。

Anderson (1976) 和 Lyons (1977) 都认为空间概念是最基本的概念,通过隐喻或引申从空间这个认知域转移到其他认知域,如时间域、目的域等等。语法化过程中,表示时间的语法形式比表示空间的更加虚化。到(36c)这个阶段,“去哩”已经发展出了精确的将来时语义,因为将来时是其唯一的解读,“哩”的完成体意义消失。

“去哩”在以上两个阶段中,由空间的趋向演变成时间的趋向,但标记的依然是在空间中发生的事件。由于[意图]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去哩”再一步语法化体现可以标记在没有动态性的事件上,即事件不在空间中发生,纯粹表示时间的趋向,事件发生在将来,此时“去”语法化成为一个将来时标记,只有[+时间趋向][+将来时]语义。

- (37) a. 三十七去哩。 快三十七岁了。  
b. 十二点去哩。 快十二点了。

至此,“去哩”完成了从[+空间趋向][+完成体][+过去]>[+时间趋向][+空间发生][+将来]>[+时间趋向][+将来]的转变。这个过程伴随着事件发生的“空间性”的消失,“去”由实义的趋向动词向更虚的将来时标记演变。也就是说,“去哩”完成体表将来是由于“去”和“哩”语法分工的变化,并不是“哩”从完成体标记演变为将来时标记。

从第二节“去哩”将来时解读的典型语境中我们知道,“去哩”完成体表将来始于具有“临界点”(起始点或者终止点)的事件。为什么“去哩”的将来时解读如此依赖临界点呢?我们认为,从完成体到将来时解读的变化,伴随着视点的转换,这种转换依赖临界点。

完成体解读时(以现在完成时为例),视点是以现在为参照时间,以说话地点为源点(用圆点表示)。“去哩”意义由圆点和箭头表示(时间上发生在过去,空间上有位移),表达“离开某地去做某事”的意义,相当于“去+哩”语法功能的叠加。比如“张三打麻将去哩”以现在时间为基准,“他离开说话地点前往其他地方打麻将”这个事件在过去发生。将来时解读中(图2),“去”空间趋向意义虚化,仅表示时间的趋向。当事件有临界点时,将临界点作为视点。此时圆点不再是起点,而是目标,表示“快要到达事件发生时间”的意义。

图1“去哩”的完成体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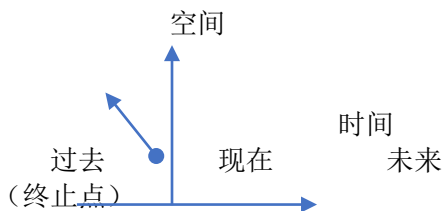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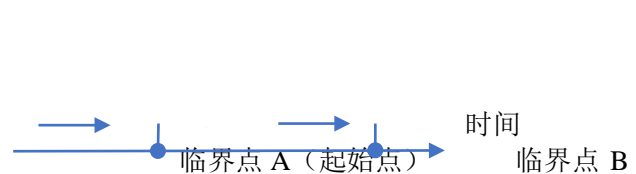


图2“去哩”的将来时解读



为什么从空间趋向到时间趋向这种转变中,产生的是将来时的语义,而不是保留过去时的语义呢?我认为这与“去”的语义变化有关。这种“离开>到达”的演变伴随着视点的切换,与“去”在汉语史中的语义演变路径一致。根据何洪峰(2011: 50)的考察,“去”的本义是动词“离开”,“去甲点”即从甲离开,甲点是位移源点,以甲点为视点,位移至终止点乙,为“离开”,相当于

图 1 的阶段。这种用法在两汉时期常见。唐代开始，反转视点，可将源点‘甲’看作终止点，引申出‘到’、‘往某地’的语义，相当于图二的阶段。

古代汉语中“去”的意义“离开>到达”的历时演化始终是空间上的趋向，没有涉及到时间，因此“去”在古代汉语中没有演变为将来时标记，而方言中有许多“去”做将来时标记的例证，宜春话的“去哩”也是其中一例。“去”视点的切换是宜春话“去哩”从完成体表将来的语义基础，真正促成“去哩”演变为将来时标记的是“去哩”从空间认知域到时间认知域的转变，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隐喻机制的作用。

### 3 “去哩”与普通话的“了<sub>2</sub>”

宜春话的“去哩”在[+空间趋向]和[+临界点]的共同作用下，从完成体向将来时解读演变。这种分析能否解释普通话中“了”和其他语言完成体表将来时的用法呢？这一节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普通话中“了”的将来时解读所依赖的语境也与[+空间趋向]相关；第二，“了”的将来时解读也依赖临界点（起始点或终结点）。第三，不仅是“了”，其他语气词在相同语境下也有将来时解读。

普通话中的“了”表将来时所出现的语境是有限制的，不像宜春话的“去哩”一样能够广泛用在某一种类型的事件中独表将来时。根据陈前瑞（2005：66），汉语的句尾“了”无需时间副词，直接表即将发生的用法大致依此出现在四种语境：报、告别、应答、催促（例转引自陈文）。

- (40) a. 书童、玳安道：“爹随后就到了”。  
b. 别这样捉弄人家，我家去了。  
c. 平儿忙转身出来，口内笑说：“来了，来了。”  
d. “起床了！”他像往常一样粗鲁地吼了一声。

陈文还明确指出，“报”、“告别”、“应答”句中的动词一般都是带有方向和趋向意义的动词，否则很难获得将来时解读，如例（38）中的“了”也解读不出将来时意义。这说明汉语“了”表将来时也要求[+空间趋向]的语境。

- (38) a. 妈妈洗衣服了。  
b. 哥哥抽烟了。

“了”对起始点或者终止点也是敏感的。四种语境下所表达的事件都是具有临界点的事件，在临界点前后，状态将发生改变。这与学者们认为“了”表达情况的变化或者新情况的出现，“表示事态将有变化”（吕叔湘，1999：351-358[1980]；袁毓林，1993：76；刘勋宁，2002）是一致的。如例（39a）是具有临界点的事件，都可以加“了”表示将来时，用在表示催促的语境中。但是（39b）同样是活动事件，却难以表达相同意义。例（40）的对比同理。这些都说明，“VP 了”表将来也需要事件具有[+临界点]的特征。

- (39) a. 吃饭了/起床了/出发了（完成体/将来时）  
b. 买书了/逛街了/种树了（完成体）

- (40) a. 他明年就毕业了。  
b. \*他明天就买衣服了。

陈前瑞、王继红（2012）介绍了其他语言中完成体表将来的现象，我们发现，能使用完成体表将来的事件，几乎全部具有自然起始点和终止点的事件，如“去市场”“倒下”“走”“来”“出来”“回家”“抓住”等等，且大多也带有[+空间趋向]相关。

最后，要证明“了<sub>2</sub>”发展出了将来时用法，必须证明句子中的将来时意义是“了<sub>2</sub>”带来的。但是，在有[+空间趋向]和[+临界点]的语境下，即使句末不是“了”，句子依然可以获得将来时解读。如（41）用于催促的场景时，同样表达事件未发生。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吧”“啊”也发展出了将来时用法。甚至在祈使句中，没有任何标记时，句子也能获得和“出发了”“走了”等同样的将来时意义。因此，将来时意义并不是“了<sub>2</sub>”带来的，也就很难说“了<sub>2</sub>”发展出了将来时用法。

- (41) a. 出发吧            走吧            睡觉吧            来吧  
b. 出发啊            走啊            睡觉啊            来啊

- (42) 出发！            走！            睡觉！            来！

“了”表将来出现在有限的语境中，这些语境都是具有[+空间趋向]和[+临界点]的情况，是这种语境带来了将来时解读，与宜春话“去哩”和英语 *be going to* 的演变是类似的。就像我们不能说英语中的承担时态的 *be* 动词经历了从现在时到将来时的演变一样，我们也不能说“了”经历了从完成体到将来时的演变。

普通话“了”和宜春话“去哩”的将来时解读不同的是，普通话中的[+空间趋向]是语境中隐含的，而宜春话中用显性的趋向动词“去”承载将来时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宜春话的“去哩”发展出了精确的将来时表达，而“了”的将来时解读受到语境的制约。如(43a)普通话依然有两种解读，如“水满了”可以用在“水快要满了”的语境，也能用在“水已经满了”的语境，宜春话则只有将来时意义。(44a)普通话只能表完成体，即“已经死了”的意义，而宜春话只能表将来时。

- (43) a. 水满了/十二点了/三十岁了 (普通话: 完成体和将来时双解读)  
 b. 水满去哩/十二点去哩/三十岁去哩 (宜春话: 将来时解读)
- (44) a. 他叔叔死了。 (普通话: 完成体解读)  
 b. 你叔叔死去哩。(宜春话: 将来时解读)

#### 4 结论

本文从微观角度考察了宜春话中“去哩”完成体形式用来表将来时的典型语境并依此得出了“去哩”的语法化链条，以此讨论了普通话和世界其他语言中“完成体表将来”的现象。

在前人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我们同意王伟(2006)，认为“了”的将来时用法确实是由语境决定的，并且得出了具体的语境，即语境中必须包含[+空间趋向]以及事件必须具有[+临界点]的特征；第二，汉语普通话句尾“了”所谓的将来时解读来自于事件带有的[+空间趋向]和[+临界点]特征，但并不是“了”从完成体标记演变为将来时标记；第三，从汉语普通话和宜春话的对比来看，宜春话的“去哩”表将来发展出了精确的将来时语义，原因在于宜春话中“去哩”中有显性的表[+空间趋向]的“去”，而普通话的[+空间趋向]特征由语境或者不同的趋向动词(“来，到，去”等)带来，因此没有发展出精确的将来时解读，只在特定语境中获得了将来时解读。

#### 参考文献:

- 陈海波 2006 《宜春话的将来时态助词“格”及其来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2期。
- 陈平 1998 《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中国语文》第6期。
- 陈前瑞 王继红 2012 《从完成体到最近将来时——类型学的罕见现象与汉语的常见现象》，《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陈前瑞 2005 《句尾“了”将来时间用法的发展》，《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陈山青 2012 《湖南汨罗方言的将实现体助词“去”》，《中国语文》第2期。
- 高名凯 1986 《汉语语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何洪峰 2011 《动词“去”向处所介词语法化的终止与回归》，《语言研究》第2期。
- 金立鑫 2017 《语言类型学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
- 刘勋宁 2002 《现代汉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及其解说》，《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陆俭明 沈阳 2003 《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罗荣华 2013 《赣语上高话的将行体“嗟”》，《语言研究集刊》第2期。
- 吕叔湘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彭利贞 2009 《论一种对情态敏感的“了<sub>2</sub>”》，《中国语文》第6期。
- 沈家煊 1994 《“语法化”研究综观》，《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第4期。
- 王伟 2006 《现代汉语“了”的句法语义定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
- 邢福义 1984 《说“NP了”句式》，《语文研究》第3期。
- 袁毓林 1993 《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Anderson, John M. 1976 The grammar of case: Towards a localistic theory. Vol. 4. CUP Archive.
- Bybee, Joan. 1994 in Revere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eichenbach, Hans 1947 Elements of Symbolic Logic.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Vendler, Zeno. 1957/1967 Verbs and times.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66:143-160.1957. Reprinted in: Vendler, Zeno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



# 阮氏紅貴：語氣詞「了」的語義及其句法層次——以香港粵語為例

香港中文大學 阮氏紅貴 (NGUYEN Thi Hong Quy)

**摘要：**本文主要探討粵語「喇」和「啦」的語義和句法。「喇」和「啦」對應普通話句末助詞「了」，相關文獻浩如煙海。傳統語法指出「了」是個多義詞，代表是趙元任（1968）列出句末助詞「了」的七個意義。功能語法主張找出「了」的核心意義，代表是 Li and Thompson (1981) 認為「了」的核心意義是「當前相關的狀態」。多義詞分析不能解釋「了」意義之間的聯繫，更嚴重的是往往將「了」可出現的語境理解為「了」的意義，核心意義卻不能解釋「了」在某些感歎句和祈使句句末經常加上「了」。

從認知語言學角度，基於 Sweetzer (1990)、沈家煊 (2003) 等研究，尚治野 (2009) 嘗試用三域理論來解決「了」語義的難題。「了」的語義可分歸入三大語義域，分別是行域、知域和言域。「了」有三個核心意義：行域「了」表示「新事態的出現」；知域「了」表示「新知態的出現」；言域「了」表示「新言態的出現」。三域理論相當成功刻畫「了」的意義，然而缺點是三域區分標註尚未明確，過分依賴語境。本文建議根據「了」在句中的語法特點來歸類其語義。首先，行域「了」表示「p 是當前相關的狀態」，可出現在嵌套小句和根句。知域、言域「了」只能在根句出現。知域「了」出現在陳述句句末，表示說者對語句中的命題 p 的承諾，而言域「了」用在祈使句句末，標記說者對語句中所表達的結果 o (outcome) 的承諾。

基於文獻中對粵語「喇」和「啦」的討論 (Kwok 1984、Law 1990、Fung 2000、梁仲森 2005、鄧思穎 2015)、製圖理論和句末助詞研究成果 (Rizzi 1997、Li 2006、Pan 2019、Tang 2020) 以及普遍框架假設 (Universal Spine Hypothesis) (Wiltschko and Heim 2016、Thoma 2017)，本文嘗試找出三域「喇」和「啦」的句法位置。行域「喇」屬於 CP 內的成分，而知域和言域義基礎生成於更高的層次，本文命名為 AttP1 和 AttP2，分別編碼「說者對命題或結果的承諾」以及「聽者對命題或結果的承諾」。「喇」和「啦」可以與不同句調共現，實現不同話語功能：要求聽者回應（高邊界調 H%）或要求聽者接受（低邊界調 L%）。H%、L% 在句法樹上也佔有一席之地，具體的是在 DiscourseP 內。這功能性投射編碼說者對聽者的要求 (Speaker's Call on Addressee)。鑒於此，本文建議粵語句子邊緣結構如下：

[DiscP H%, L% [AttP2 啦<sup>知、言</sup> [AttP1 喇<sup>知、言</sup> [CP ...喇<sup>行</sup>...]]]]

## 部分參考文獻

- 鄧思穎. (2013). 再談「了 2」的行、知、言三域——以粵語為例. 《中國語文》第 3 期, 頁 9-15.
- 鄧思穎. (2015). 粵語語法講義. 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
- 梁仲森. (2005). 當代香港粵語語助詞的研究.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
- 劉擇明. (2019). 从粵語句末助詞「啊」看句子的边缘结构.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
- 沈家煊. (2003). 複句三域「行、知、言」. 《中國語文》, 第三期, 頁 195-204.
- 尚治野. (2009). 現代漢語語氣詞語的行、知、言三域研究. 浙江大學博士論文.
- Beysade, C., & Marandin, J. M. (2006). The speech act assignment problem revisited: Disentangling speaker's commitment from speaker's call on addressee. *Empirical issues in syntax and semantics*, 6(37-68).
- Fung, R. (2000). *Final particles in standard Cantonese: Semantic extension and pragmatic inference*. Doctoral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 Kwok, H. (1984). *Sentence particles in Cantonese* (Vol. 56).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aw, S. (1990). *The syntax and phonology of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Boston University.
- Li, B. (2006). *Chinese final particles and the syntax of the periphery*.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therlands Graduate School of Linguistics.
- Pan, V. J. (2019). *Architecture of the periphery in Chinese: Cartography and minim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 Rizzi, L.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Liliane Haegeman (ed.), *Elements of grammar* (281-337).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Sweetser, 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Vol. 5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ng, S. W. (2020). Cartographic syntax of performative projections: evidence from Canto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9(1), 1-30.
- Thoma, S. C. (2016). *Discourse particles and the syntax of discourse-evidence from Miesbach Bavarian*.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 Wiltschko, M., & Heim, J. (2016). The syntax of confirmational. In Gunther Kaltenböck et al. (ed.) *Outside the clause: Form and function of extra-clausal constituents* (303-34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Zhang, N. N. (2019). Sentence-final aspect particles as finite markers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s*, 57(5), 967-1023.

# 钱乃荣：“了<sub>1</sub>”表示完成体，“了<sub>2</sub>”表示现在时，“我吃了饭了”是现在完成时态句子

上海大学 钱乃荣

一种权威的理论认为：汉语句子表示事件只有“体”的形式，而“时”是用时间名词来表示的。这种说法不全面。本文讨论普通话的体形态，着重研究它的“时”、“体”结合的复合时态（简称“时态”）。并以上海方言的几个“时态句”等加以旁证。

## 一、在必须要说明“现在完成”语义的场合，用时与体结合的复合时态形式

孔令达（1994）在《中国语文》讨论过汉语短语自主成句必须具备的条件。孔先生举出例子说：“王红回来”不能成句，如果略作添加就能自足，如：“王红经常回来。”“王红明天回来。”“王红才回来。”“王红应该回来。”“王红回来过。”“王红回来了。”以上几个句子，除了“王红应该回来”属非现实的虚拟句需另作讨论外，前三句，都是添加了“时间词”，即“时间名词”或“时间副词”。最后两句，笔者认为也与加上了表达“时间”的形态有关。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不可能直接或间接离开时间而存在，一个没有表达时间元素的短语，添加上了一定的“时间”元素，就可以在单独的情形下成句了。

人类的语言总是要表达“时tense”和“体aspect”的语法意义的。时态也存在于现代汉语中。汉语在表达“时”和“体”范畴时有两个特点：一是汉语的句子存在一般的“陈述句”、“描写句”和“时态句”的分别。在通常的篇章叙述中，汉语一般没有现在时和过去时句子在形态上的区别，“时”的意义是靠篇章开头或文中的“时间词语”及其在上下文的联系中来体现（汉语表示将来时的句子是有标记的），在这些篇章中的“描写句”、“陈述句”可以不必有“时”的标志；只有在必须表达与时间有密切相关的现实事件时，汉语才使用有形态标记的“时态句”；二是由于汉语是一种以单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语言，一般的音节和音节之间音渡是开的，所以，经语法化的“时”、“体”形态标记往往以轻声的单音节“语助词”形式，附着在实词后或句末来表现。

## 二、普通话中的“现在完成时态”句子

普通话中用在句尾的“了<sub>2</sub>”，通常被认为是“语气词”，它的语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丁声树等1961，214页）说：“‘了’字表示变化，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本来没有这个情况，现在才有；二是本来没有注意或知道这件事，现在才注意或知道这件事。”《汉语语法修辞词典》（1988，508页）则说“‘了’表示已经如此”，即已然。

《已然体的话语理据：汉语助词‘了’》（Li, Charles N.1982）一文却与上述论述有异，该文指出：“‘了’的基本交际功能是表示一种‘当前相关状态’。”笔者认为，汉语需要直接表示“现在完成”语义时，“了<sub>2</sub>”在这样的句子里，成为一个“时助词”，是表示“现在时”的形态标志。

比如，公交车上报站说“南京路到了”，在没有上下文语境和其他语用条件下，这句话的句法含义只是说“现在到南京路”，上海的地铁上译成“*We are now at Nanjing Road.*”“南京路到了”这句话，既无“已经到”、“正在到”，也无“开始到”、“将要到”的意思。“了”表示的是“时tense”，不是“体aspect”的意义。“时”是用来指事件发生时间的语法标志，而“体”是指事件进行的情况。“南京路到”之所以不能成句，就是因为“到南京路”是一种“常规性”的行为，过去、现在、将来都可以发生，要把它作为一个“新闻性”的事件发生来告诉你，是现在发生了，后面就必须加上表示“时”的范畴，加上“了”，成为“南京路到了”，这样就是告诉你：“现在到南京路”，就成了句。“下雨了”，就是“现在下雨（*It is rain now.*）”的意思，其本身并没有“已经下雨”、“正在下雨”或“开始下雨”、“即将下雨”的意义，“了”的语法意义仅为“现在”。有些人认为“下雨了”的“了”表示“已然”，或者表示“事情出现了变化”、或者表示“即将变化”（这三者语义互相抵牾），那都是由于把此话出现时的上下文作用下的语用意义当作为“了”的语法意义的缘故。比如说：“刚才天气还很好，下雨了。”这句话中的“下雨了”的语法意义仍是“现在下雨”，然而给人感觉的语用意义是“原来没下雨，现在变成下雨了”，事情出现了变化。这些引申的语义盖处于语用层次上。有些人认为“了”表示“已然（已经这样）”的语义，其一个原因是语用意义形成的感觉，如：“地

上都是水，下雨了。”这句话中的“下雨了”语法意义依然是“现在下雨”，然而因为地上满是水，言下之意是早已经下雨。《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317页里有一个例句“水快开了”。对“了”的意义解释说：“表示事态将有变化。”其实，“将有”的含义是“快”所表达的，不是“了”所表达的。还有一种情况，如“早饭我吃了”，这里的“了”可能是普通话中“了<sub>1</sub>+了<sub>2</sub>”，动词后表示完成的“了<sub>1</sub>”和表示“现在”的“了<sub>2</sub>”由于语音形式相同，合为一个音了。马希文（1983）曾有专文说明“了<sub>1</sub>”和“了<sub>2</sub>”原来在北京话中读音是不同的，前者为·lou，后者为·le，“了<sub>1</sub>”在句尾时与“了<sub>2</sub>”合并为一。这两个形态在大量不同的方言中，语音形式不相同，动词后都排列着两个标记词。如上海方言等。

在“我吃了饭了”这句话的语义里，并没有什么事态当场变化和即将变化的意思，它是对你说：“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吃完饭。”其时态意义与英语同类时态相同。“吃饭”是一种“常规性”的行为，去年今年、昨天今天、上午下午经常性发生，我要告诉你现在是完成的“吃饭”，即把“吃完饭”作为一个“新闻性”的事件告诉你，就必须加上句尾表示“现在”的“了<sub>2</sub>”，才能成句。“我参加了共产党。”因为“参加共产党”对于“我”来说是个非常规性的事件，所以可以不必有句尾的“了”，也能成句。但是这样说，它并不是一个含明确时间的陈述句，即听话方还是不知说话人哪年哪时参加共产党。如果要成为一个“时态句”，就要说成“我参加了共产党了”，这样就是“现在我参加了共产党”，成为一句“现在完成时态”的句子。“他去了上海三年。”因为它是一个“陈述句”，可以成句，但是在句中是不能知道他什么时候去了上海三年的，可以是任何时间；“他去了上海三年了。”这是一句现在完成时态的句子，意思是到说话现在为止他在上海已住三年，住上海延续到现在。或者还要住下去，或者就要回老家，那都是语用的言下之意了。

这件事我托了我们组长了。《现代汉语八百词》（316页）认为此句“既表示动作已经完成，又表示事态有了变化。”就是说，这件事是在过去已经完成而现在又有新变化，笔者则认为：这句话就是把这件事托给了我们组长的事在现在已经完成了。“了<sub>1</sub>”加“了<sub>2</sub>”结合表示现代完成。

### 三、上海方言中的五种时体结合的时态

1. 现在完成时态。它在动词后用“辣海”或“辣辣”，加上表示现在时“了”组成“辣海了”或“辣辣了”。老上海话中用“拉海哉”或“拉哉”表示。如：

我家生买辣海了。家具我已经买好在那儿了。

小囡晒起拉哉。（麦高温1862，52页。The child has gone to sleep.）

2. 现在进行时态。它用“辣海”或“辣辣”、“辣”置于动词前，“了”位于句末表示。老上海话用“拉拉”或“拉”表示进行，“哉”表示现在。如：

伊生活辣辣做了。他现在正在做活。

侬看，小妹伊辣辣走过来了。你看，小妹现在正在走来。

（普通话在动词前用“在”表示进行，动词后是不能加“了”，而是加“呢”。）

3. 现在即行时态。动词后用表达即行的“快”加上表达“现在视点”的“了（哉）”表示，如：

我个作业做好快了。我的作业快要做完了。

三刻到快哉，小菜侬好拉末？——好快哉。现在三刻快到，菜都准备好了吗？——快好了。

4. 过去完成时态。表示到过去某个时间，事件已经完成。它在动词后用“辣海”或“拉拉”、“拉”再加表过去去的“个”来表示。如：

条子我写辣海个，侬寻出来看看好了。条子我过去已经写好的，你找出来看一下吧。

医生讲拉个，一分洋钿也勿收。医生以前就已说好，不收一分钱。

句中的“条子我写辣海个”，与“条子我写辣海了”是不一样的。句尾用“了”表示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写好条子放在这儿。但用“个”，是说明条子是在以前某时已经写好的，所以可以接着说：“侬哪能几日过去到现在还勿晓得！”

5. 过去进行时态。表示事件过去正在进行。它用“辣海”、“辣辣”或“拉拉”、“拉”置于动词前，“个”位于句末表示。如：

我看见侬辣辣写个，侬勿要赖脱。我看见你刚才正在写，你别抵赖。

伊辣辣卖啥个，我到现在也勿晓得伊个底细。他以前在卖什么，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底细。

笔者统计过在上海英国传教士麦高温（1862）著的《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中共有29个“现

在完成时态”句子，书中的对照英语有 58.6 %自然地译成英语的“have V-ed”现在完成时态句子，如：“辛俸付拉依拉哉。Your wages have been given to you.”（53页）没有译成英语现在完成时态的句子，笔者从语感上体会全部都有现在完成的语义，只是英国人的语言使用习惯与我们不同而已。如“一个礼拜堂造好拉哉。”（50页）是“一个礼拜堂到现在已经造好”的意思，麦高温译成“The chapel is built.”

时体结合的时态在吴语中普遍存在，笔者曾经对明清民国的吴语文献作过详细观察，在整个早期的吴语书面语（主要是苏州话）中表现尤为明显，可参见钱乃荣（2006）。

这种时体结合的时态在当今南部吴语、徽语、赣语、湘语中也存在。

如现今浙江南部吴语处衢片的缙云方言中，我的研究生章建芬（2004）记下了几种时态形式。集中“现在完成时态”是在动词后用“来/落+哦”或“哀开+哦”表示。其中“来/落”或“哀开”是存续体助词，“哦”是现在时间。如：

渠教书十年教落哦。他教了十年书了。

肉切哀开哦。肉已经切在那了。

浙江北部吴语宁波方言在动词后用“的+了”表示“现在完成时态”，用“盖+了”表示“过去完成时态”。（不过近来“的+了”渐为“盖+了”替代。）“的”原为近指方所词，“盖”原为远指方所词（钱乃荣2008）如：

其情况了解的了。我到现在已经了解了他的情况。

个点题目我晓得盖了。这些题目我以前已经知道了。

复合时态在徽语中也有。安徽的绩溪和黟县：“V了了”表示完成。如黟县“他吃了饭了”说“渠吃饭了了。”婺源说“渠饭吃之了”。（平田昌司1998）与上海方言“伊饭吃拉了。”表示的现在完成时态形式相同。

安徽省怀宁县马庙镇方言属于赣语，根据我系研究生吕延（2004）提供语料，马庙方言表示完成体的助词是“着”（相当于上海方言中的“仔”、婺源方言中的“之”），如果宾语置动词前，它在句末也会形成“V+着+了”的形式，“着”表示“完成”，“了”表示“现在”，“着了”必须同时出现。构成的也是“现在完成时态”。如：

老黄把小刘打着了。老黄把小刘打了。

那个事情我和渠讲着了。那件事我和他讲了。

湖南老湘语娄邵片娄底市新化方言，根据我的研究生罗永强（2007）提供的语料，“.现在完成时态”同样存在，用“介+哩”表示，如：

这滴事情我皆忘记介哩。这些事情我都已经忘记了。

我吃介里饭。我吃了饭了。

又能这样说：我吃介饭哩。其中“介”是完成义，“哩”是“现在”义。

还有“现在进行时态”，用“倒”表示进行，“哩”是“现在”义。如：

其走倒来哩。他现在正走着来。

其俚妹妹来倒哩。他的妹妹在来。

复合时态在北方官话中也有存在。

如江淮官话安徽含山话中有“他走着”，“他走着了”的句式，作者吴云说：“两者都表示某种动作行为已经完成，但后者加上‘了’强调的是现在的完成。”（吴云2001）

#### 四、时态的现今流变

##### 1. “体”形态渐为时间副词所替代

汉语不断地向“孤立语”推进，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用词汇形式取代形态，在北方话和书面语的带头下，较早的改变，是用“时间副词”代替“体”形态。如：“我参加了运动队”变为“我已经参加了运动队”，再变为“我已经参加运动队”。中间的那句是演变中的中间状态，既加上了副词“已经”又保留了体助词“了”。这是普通话和许多方言中常见的现象。如上海方言也同时存在上述三个意义相同的句子。如：

侬个令堂也已经交关难过拉哉。令堂也已经很难过了。（Bourgeois,P.72）

伊已经乡下去者。他已经去乡下了。（影山巍，45页）

在上第一句中，“拉”和“已经”同义叠用，“拉”的形态意义与叠用上去的副词“已经”重复，“拉”所承担的语义也就会相应淡化，再后来就会变成“侬个令堂也已经交关难过哉”。而上第二句就只后仅剩一个“哉”，“拉”已被“已经”所替代。

上述那种形态和时间副词叠用的中间状态情形英语中也常见。如：They have already turned on the electricity.（他们已经接上了电源。）有的场合下句子也用“already”换代了完成体，如：The house is already put in order. 这是麦高温对上海话“房子收作好拉哉。”的翻译。（麦高温，50页。）不过绝大多数英语“现在完成时态”句子形态完整。

## 2. “时”形态渐为时间名词所替代

演变的另一种情形，是用“时间名词”取代“时”的形式。如：“他在做功课呢，你出去。”变成“他现在在做功课呢，你出去。”再变成“他现在在做功课，你出去。”用时间名词“现在”渐渐替代了时助词“呢”。又如上海方言过去进行时态“我看见侬昨日辣辣写，侬勿要赖脱。”句子中用了时间名词“昨天”，句尾就不必用“个”了。

一旦“时”“体”形式都为词汇形式替代，句子形态便都消失了。如普通话“这件事我托了我们组长了。”可以变成：“现在这件事我已经托给我们的组长。”（常见于书面语）上海话“条子我写好拉个，侬寻出来看看好了。”现在可以说：“条子我过去已经写好，侬寻出来看看好了。”

## 3. 时间名词强势支配着“时”形态，使其表示“该时时间”

后来，时间名词等词汇短语形式替代“时”的形态形式，成为强势，可以支配句尾的“时”形式。当句子用了“时间名词”后，有的句子末尾保留了“了”“呢”形态。本来，句子“体”的参照时间在有的场合可以与说话时间不一致，句尾的“时”标志就与“体”的参照时间的“当前相关状态”相联系，当句子前面已经有了特定的时间后，时间名词的重成分结构更有效地促使参照时间与说话时间不同的表达形式产生，从而使这种句子句尾的时间形态，受时间名词制约而表示了前面指明的时间范围里的那个时段的“相关状态”，即“该时时间”了。如：

昨日早晨我去买蛋糕了。

两天以后我就在日本了。

今天他们一起去公园里了。

他来的时候，我正洗衣服呢。

上面第一句的“了”表示的当前相关时间是“昨天”，第二句句是“两天以后”，第三句是“今天”，第四句句是“他来的时候”，都相关了“当时时间”。

不过，有“了”和无“了”的句子，在语义上是有差异的。如：

×明天早晨我到了日本了，我打电话告诉你。

明天早晨我到了日本，我打电话告诉你。

第一句中的前面部分，完整表达了“明天早晨那个时候我已经到日本”这一个事件，已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了，后面不能接上“我打电话告诉你”联成一个复杂句；第二句前面部分仅说明到日本在明晨完成，所以可以充当时间状语从句。

# 沈冰：从“行、知、言”三域看海口方言的“了<sub>2</sub>”

中山大学 沈冰

海口方言的“了”是个多功能语素，且存在不同的语音形式：

(1) a1.动词“了<sub>a1</sub>[liau<sup>21</sup>]”：电影无了<sub>a1</sub>佢。电影还没完呢。

a2.结果补语“了<sub>a2</sub>[liau<sup>21</sup>]”：伊早食许糍物了<sub>a2</sub>去喽。他已经把那些东西吃完了。

b.完成体助词“了<sub>b</sub>[lau<sup>21</sup>]/[au<sup>21</sup>]”：等伊煮糜熟了<sub>b</sub>乃炒菜。等他把饭煮熟了再炒菜。

c.完整体助词“了<sub>c</sub>[liau<sup>21</sup>]”：<sup>①</sup>我食了<sub>c</sub>\*（两个）包子。我吃了两个包子。

d.连词“了<sub>d</sub>[liau<sup>21</sup>]/[lau<sup>21</sup>]/[au<sup>21</sup>]”：倒酱油落去，了<sub>d</sub>就合枚罐盖着。倒酱油下去，然后就盖上锅盖。

e.先行事态助词“了<sub>e</sub>[lau<sup>21</sup>]/[au<sup>21</sup>]”：甲：去□[diu<sup>21</sup>]糜食！去啗饭吃！

乙：我食汤了<sub>e</sub>。我喝汤了再说。

f.事态助词“了<sub>f</sub>[lo<sup>33</sup>]/[lo<sup>55</sup>]”：食糜了<sub>f</sub>。吃饭了。/吃饭吧。

吕叔湘（1980:351）指出“了<sub>2</sub>”用在句末，主要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有成句的作用。海口方言的“了<sub>e</sub>”与“了<sub>f</sub>”都可以位于句末结句，但“了<sub>e</sub>”的出现依赖语境，语义为“等……再说”，应为先行事态助词，“了<sub>f</sub>”的句法位置与功能相当于普通话的“了<sub>2</sub>”。从“了<sub>a</sub>”到“了<sub>e</sub>”，语音形式的弱化均体现为韵母的简化或声母的脱落：liau<sup>21</sup>>lau<sup>21</sup>>au<sup>21</sup>，“了<sub>f</sub>”的语音表现比较特殊，韵母弱化成 o，调类也发生了变化<sup>②</sup>。与香港粤语（邓思颖，2013）相同，海口方言的“了<sub>f</sub>（了<sub>2</sub>）”也主要有两种读音：①阳去调[lo<sup>33</sup>]，一般写作“喽”；②长阴入调[lo<sup>55</sup>]，一般写作“咯”。不同读音的“了<sub>2</sub>”有不同的使用限制。我们将利用海口方言的语料，按照三域理论来分析海口方言“了<sub>2</sub>”，重点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一）“了<sub>2</sub>”在不同概念域的具体表现；

（二）“了<sub>行</sub>”“了<sub>知</sub>”“了<sub>言</sub>”三域的联系与区分；

（三）同形同域的区分，以及语音与语义的互动关系。

<sup>①</sup> “了<sub>e</sub>”后的宾语仍受限制，一般要求为数量成分。受普通语文教的影响，“了<sub>e</sub>”的使用范围有扩大的趋势。在一些特殊语境如对举时，宾语可为光杆名词，如：“我早上食了<sub>e</sub>包子、油条合粉汤”。但最自然的表达不是“V了<sub>e</sub>……”，而是“……去喽”，如以上这个例句及（1c）最自然的表达是“我早上食包子、油条合粉汤去喽”“我食两个包子去喽”。

<sup>②</sup> 海口方言的阴上调为 21，阳上与阳去合并读为 33，一些清入字舒化为长阴入 55 调。不少方言的“了”的不同语音形式存在语音分化，介音 i 脱落、韵母弱化成 o 或调类发生变化等，都属于“了”的功能发生虚化后在语音方面的普遍表现。详见李小军（2016：93-116）、郭锐等（2017）。

# 生为、毛眺源：“了<sub>2</sub>”时制语法功能的句法-语音新探：博山方言动词变韵一瞥

山东大学 生为 毛眺源

**摘要：**本文从句法-语音接口角度出发，通过对山东博山方言一类特殊动词变韵的功能和分布进行考察，论证现代汉语“了<sub>2</sub>”具有表达（相对）过去时的语法意义。该类动词变韵与相当于句尾“了<sub>2</sub>”的“嚏[lia<sub>4</sub>]”存在句法分布限制：当动词后接成分为“定量”修饰语时，动词发生变韵且“了<sub>2</sub>”必须不出现；当动词后接成分与显性“量”无关时，动词不变韵且“了<sub>2</sub>”必须出现。本文认为，该类动词变韵和“了<sub>2</sub>”的互补分布表明，二者在语法功能上存在共性。据此类推，该现象很可能说明：现代汉语的“了<sub>2</sub>”具有表达（相对）过去时的语法功能。此外，该类动词变韵与“了<sub>2</sub>”的互补分布并不严整：在部分动词后接成分不为“定量”的句子结构中，单纯的动词变韵不能成句，成句需加入“了<sub>2</sub>”。对二者互补分布特例的分析表明，“了<sub>2</sub>”的（相对）过去时语法意义较变韵动词更为凸显。

**关键词：**博山方言；动词变韵；“了<sub>2</sub>”；过去时；互补分布

# 史秀菊：山西方言与“了<sub>2</sub>”相关的事态助词

山西大学文学院 史秀菊

山西方言包括晋语区和官话区。普通话“了<sub>1</sub>”和“了<sub>2</sub>”在山西绝大多数方言中不同音。例如：

	并州片		吕梁片		上党片		五台片		云中片		汾河片(官话)	
	太原	平遥	兴县	离石	长治	沁水	忻州	偏关	怀仁	左云	临猗	吉县
了 <sub>1</sub>	[lau <sup>0</sup> ]	[lɔ <sup>0</sup> ]	[liuu <sup>0</sup> ]	[lau <sup>0</sup> ]	[lau <sup>0</sup> ]	[lau <sup>0</sup> ]	[lɔ <sup>0</sup> ]	[lɔ <sup>0</sup> ]	[lau <sup>0</sup> ]	[lɔʔ <sup>0</sup> ]	[lau <sup>0</sup> ]	[lɔ <sup>0</sup> ]
了 <sub>2</sub>	[lie <sup>0</sup> ]	[la <sup>0</sup> ]	[lie <sup>0</sup> ]	[lia <sup>0</sup> ]	[la <sup>0</sup> ]	[la <sup>0</sup> ]	[lia <sup>0</sup> ]	[la <sup>0</sup> ]	[la <sup>0</sup> ]	[la <sup>0</sup> ]	[la <sup>0</sup> ]	[la <sup>0</sup> ]

山西方言包括晋语区和官话区，普通话的“了<sub>2</sub>”的句法功能与意义在山西方言中都三个助词承担。例如：

晋语区（以太原话为例）

- a 他到北京去**来**。
- b 他到北京去**咧**。
- c 他到北京去**也**。

汾河片（以临猗话为例）

- a 他走北京去**去**。 （过去）
- b 他走北京去**啦**。 （现在）
- c 他走北京**也**。 （将来）

可以看出，山西晋语区和官话区的事态助词基本对应——“来”和“去”处于地域上的互补分布状态；“咧/啦”都是“了也”的合音形式，只是读音上有差异，官话区多读“啦”，晋语区多是“啦”“咧”“咧”等读音；“也”在晋语区和官话区高度一致。官话区的“去”“啦”“也”和晋语区的“来”“啦/咧/咧”、“也”分别在功能上形成了互补分布。

从以上例句中也可以看出，山西方言有“时”系统，但与印欧语相比，还不完备。例如过去时的“去”和“来”一般只能用于强调事件、状态发生的时间，不能用于过去惯常行为语境，也不能用于计算事件、状态的量（宾语带有数量短语）的语境。例如：

临猗：a.你看电影去**去**去了么？——去**去**去了/看去。| 没去（去）没去/没看去。

b.\*我先头可爱看电影**去**。|

c.\*我夜几个看了三场电影**去**。

上例a句表过去时的“去”既可以出现在疑问句中，也可以出现在陈述句中；陈述句既可以是肯定句，也可以是否定句。但b句在当地方言中句末必须用表持续义的“（着）哩”；c句则一般不用任何句末助词。

山西方言的“了<sub>1</sub>”虽与时间有关系，但更多倾向于“体”意义，而“了<sub>2</sub>”虽与“体”有关系，但更多倾向于“时”意义。即：

a. V<sub>1</sub>+啵+V<sub>2</sub>+也 （将来时）

b. V<sub>1</sub>+啵+V<sub>2</sub>+啦 （现在时）

c. V<sub>1</sub>+啵+V<sub>2</sub>+去 （过去时）

试比较：

a. 甲：他走太原去**啦**么？——乙：没哩，他吃**啵**饭就走**也**。（将来时）

b. 甲：他走太原去**啦**么？——乙：去**啦**，他吃**啵**饭就走**啦**。（现在时）

c. 甲：他走太原去**去**么？——乙：去**去**。他夜几个吃**啵**饭去**去**。（现在时）

因此，山西方言的“去”、“啦”、“也”已经完全虚化，是用语法手段而非词汇手段形成了三种“时”的对立。



### “去”/“来”与“过”比较

第一，二者的句法位置不同：“过”只能附着在谓词之后，“来”只能出现在句末。

第二，“过”附着在谓词之后，谓词只能是动词或形容词性的词语；“来”在句末，既可以出现在动词谓语句，也可以出现在形容词谓语句，还可以出现在名词谓语句。

第三，在大部分晋语区，“过”只能表达“曾然”义，即“远过去”，但“来”既可以表达远过去义，也可以表达近过去义。例如北区偏关方言：

(1) a.我将去去来来我刚才去了。

b.\*我将去去过。

(2) a.我年时就吃来来。

b.我年时就吃过。

(3) a.前年我就看这个电影来来。

b.前年我就看过这个电影。

以上例句中，偏关方言的过去时标记是复合的“来来”。上例(1)表示近过去义，“来”可以出现，“过”却不可用，例(2) - (3)是表示远过去义，“来”和“过”都可以出现，经我们调查，山西晋语区大多数方言的“来”既可以表达“近过去”义，也可以表达“远过去”义，与普通话的“来着”有所不同。

我们认为“过”与“来”不是“近经历”和“远经历”或者“近过去”和“远过去”的区别。——“来”和“过”的本质区别，应该是“来”更着重于动作行为、事件、性状等发生、完成或实现的“时点”（说话时的“过去”），而“过”则更关注的是行为、事件、性状等是曾经的经历。这从“来”与“过”出现的语境可以看出。例如平遥话：

(4) a.甲：你去去我三姑家吧？——乙：我将去去来。

b.甲：你去过我三姑家喇没啦咧？——乙：我将去去过。

(5) a.甲：我今日给你捍<sub>荷</sub>：拿了点好吃的，可好吃喇。——乙：（不屑地）我年时<sub>去年</sub>就吃来。

b.甲：看看兀家捍的块是甚<sub>他拿的那是什么</sub>？我们没<sub>没有</sub>吃过。——乙：（不屑地）我年时就吃过。

(6) a.甲：我们今天看这个电影吧？——乙：前年我就看这电影来。

b.甲：你看过这个电影没啦咧？——乙：前年我就看过这电影。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来”和“过”着重点不同，又都有“过去”义，所以山西方言中可以在同一句中中共现，例如离石方言（吕梁片）：

(7) 甲：谁吃过这东西来？——我吃过（这东西）来。

(8) 甲：你看过这个电影没啦来喇<sub>你看过这个电影没有呢</sub>？——看过（这个电影）来。

上例中，“过”附着于动词“吃/看”之后，“来”处于句末，“过”着重“经历”义，“来”着重“过去”的时间义，二者在分布上和功能上都处于互补分布，所以可以在同一句中中共现。实际上，这种现象在山西晋语各片方言中几乎都能找到。

针对问者的发问，答者既可以侧重“时点”，用标记“来”回答，也可以侧重“经历”，用标记“过”回答，还可以同时关注，答句中“过”“来”共现。再如太原小店方言：

(21) a.甲：你看这电影来？——乙：前年我就看（这电影）来。

b.甲：你看过这个电影来没啦？

——乙：前年我就看过这个电影。/前年我就看这个电影来。/前年我就看过这个电影来。

所以，我们认为，“来”与“过”没有“近经历-远经历”或“近过去-远过去”的区别，其本质的不同是“来”表示“过去时”义，“过”表示“经历体”义，是“时”与“体”的区别。



# 王雅茜：粤方言阳春话的助词“逋”

暨南大学中文系 王雅茜

**【摘要】** 阳春话的助词“逋”既是完成体标记，也是句末语气助词，这两种语法属性决定了其有不同的语法意义和句法位置。作为前者，它表示动作的完成和实现，可置于动宾结构之间和动补结构之后，也可放在介宾结构之间和句末；作为后者，它表示事态发生了某种变化，只能用在句末。跟普通话“了<sub>1</sub>”/“了<sub>2</sub>”、广州话的“咗/喇”相比，“逋<sub>1</sub>”的用法更灵活，但“逋<sub>2</sub>”却受到更多的限制。

**【关键词】** 阳春话；逋；了<sub>1</sub>；了<sub>2</sub>；咗；喇；三域理论

## 一、引言

阳春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是受阳江市管辖的县级市，市内主要使用阳春话。阳春话是粤语的次方言，与阳江话并称两阳粤语或两阳方言。在一般的粤语分区中，两阳方言通常与廉州、雷州的粤语归入同一片，称为高雷片或高阳片。“逋”是阳春话较为常用的助词，语音形式为[pou<sup>45</sup>]。

“逋”在阳春话中，实际上有两种语法功能——作为完成体标记的助词和句末语气助词。但目前有关阳春话的“逋”的研究（如甘于恩 2013），往往只是将“逋”和粤语代表方言广州话或其他次方言的完成体助词进行简单的比较，仅仅发掘了“逋”作为完成体标记的功能，至于“逋”在阳春话中作为句末语气助词的语法意义和句法分布情况则尚未有人探讨。而对阳春话助词“逋”的进一步探讨，不仅能为现代汉语普通话“了”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方言语料参考，还有利于推进粤方言的语法研究。

作为完成体助词的“逋”，本文记作“逋<sub>1</sub>”；作为语气助词的“逋”，本文记作“逋<sub>2</sub>”。本文以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了<sub>1</sub>”/“了<sub>2</sub>”、广州话（或香港粤语）的“咗”/“喇”为参照，首先探讨“逋<sub>1</sub>”和“逋<sub>2</sub>”各自单独使用时的语法意义和句法位置，接着借鉴三域理论，呈现阳春话“逋<sub>2</sub>”与普通话“了<sub>2</sub>”、粤语“喇”的对应格局，最后对“逋<sub>1</sub>”、“逋<sub>2</sub>”同现的情况进行说明。

## 二、“逋<sub>1</sub>”独用的语法意义和句法分布

“逋<sub>1</sub>”的语法意义较为简单，即表示动作的完成和实现，是完成体标记，相当于普通话的“了<sub>1</sub>”、广州话的“咗”。从句法分布上看，“逋<sub>1</sub>”常跟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即置于动宾结构之间或动补结构之后，也可用在部分介词短语中间，还可放在句末。

### （一）置于动宾结构之间和动补结构之后

“逋<sub>1</sub>”最典型的用法是置于动宾结构之间和动补结构之后，如：

- (1) 我喫逋饭。我吃了饭。
- (2) 佢今日买逋两本书。他今天买了两本书。
- (3) 台风吹崩逋路边嘅树。台风吹倒了路边的树。
- (4) 佢帮我修好逋电脑。他帮我修好了电脑。

用在动词后面的“逋”，跟普通话的“了<sub>1</sub>”一样，“只表示动作处于完成状态，跟动作发生的时间无关，既

可以用于过去发生的事，也可以用于将要发生的或设想中发生的事”（朱德熙 1982：69），如：

- (5) 头先冲逋凉，果阵洗紧衫。刚才洗了澡，现在正洗着衣服。
- (6) 准备冲逋凉再洗衫。准备洗了澡再洗衣服。
- (7) 冲逋凉就有准出门。洗了澡就不准出门。

例（5）说的是“洗澡”这个动作已经发生了，例（6）中“洗澡”是即将发生的行为，例（7）则把“洗澡”这个行为放在了一个假设条件之中。

但值得注意的是，“了<sub>1</sub>”或“咗”前搭配的动词通常不能是静态动词，而阳春话的“逋”却很少受动词属性的限制。甘于恩在《一种新发现的完成体标记——广东粤方言的“逋”》（2013）里提到：“‘逋’作为体标记还是有限制的，某些静态动词如‘系’、‘似’不可以后接‘逋’，这点与共同语是一致的。”但在阳春话里，情况有所不同，“系”和“似”后面都能接“逋”，如：

- (8) 你系逋大学生咯，要学识自己赚生活费。你是大学生了，要学会自己赚生活费。
- (9) 佢果阵似逋佢老窦，日日打牌饮酒。他现在跟他老爸似的，天天赌牌喝酒。

此外，阳春话的“逋”也能够和某些表示喜爱、怨恨的心理动词同用，这是广州话的“咗”具备而普通话的“了<sub>1</sub>”不具备的用法，如：

- (10) 佢嫩逋你所以冇捞你讲话。他恨你所以不和你说话。
- (11) 我中意逋佢。我喜欢他。

用“咗”作为完成体标记的粤语，“假如谓词指的是过去的动作行为，而谓词本身又带有表示数量的同指宾语，或所带宾语兼有数量修饰语，那么一般都会加上完成体词尾。”（张洪年 2007：153）阳春话的“逋”同此，如：

- (12) 嗰星期我睇逋两本书。这星期我看了两本书。
- (13) 妹妹朝早去逋五次厕所。妹妹早上去了五次厕所。

阳春话带“逋<sub>1</sub>”的形式也可以像“了<sub>1</sub>”/“咗”一样用在祈使句中，表示命令，语气较为强硬，如：

- (14) 喫逋佢！吃了它！
- (15) 捞我洗逋件衫！给我把衣服洗了！

## （二）置于介宾结构之间

根据邓思颖《粤语语法讲义》（2015:52），粤语有“同（和）”、“对”、“喺（在）”、“从”、“到”、“用”、“为咗（为了）”、“畀（给）”等8个介词。相对应地，阳春话介词包括以下几个：

“捞[lou<sup>45</sup>]（和）”、“对”、“喺[tʰuɔi<sup>212</sup>]（在）”、“从”、“到”、“用”、“为逋（为了）”、“畀（给）”。

除了“对”和“从”之外，其他所有介词后都能接“逋<sub>1</sub>”：

- (16) 阿妈果阵喺逋屋。妈妈现在在家了。
- (17) 我去到佢都有喺逋乃。我去到他都不在那儿了。
- (18) 你部车停喺逋边？你的车停在了哪儿？
- (19) 那本书我放喺逋办公室。那本书我放在了办公室。
- (20) 我上次捞逋佢去上海。我上次和他去了上海。
- (21) 等到逋车站再打畀你。等到了车站再打给你。
- (22) 我用逋你个账号登录。我用了你的账号登录。
- (23) 为逋升职，佢日日都要加班。为了升职，他每天都要加班。
- (24) 学生将礼物畀逋老师。学生将礼物给了老师。

## （三）“逋”置于句末（包括小句句末）

此条件与广州话的“咗”一致，也与普通话的“了<sub>1</sub>”相当：

- (25a) 咪咁大声讲话，妈妈瞓着咗。别这么大声说话，妈妈睡着了。  
(26a) 呢几年华人嘅地位喺好多国家都提高咗。这几年华人的地位在很多国家都提高了。  
(27a) 时代进步咗，观众对电视节目嘅要求越嚟越高。时代进步了，观众对电视节目的要求越来越高。  
(28a) 你觉唔觉得佢噉样做过分咗？你觉不觉得他这样做过分了？

(彭小川 2010: 42-43)

以上广州话用“咗”的例子在阳春话都用“逋<sub>1</sub>”来表达：

- (25b) 冇噉大声讲话，妈妈瞓着逋。别这么大声说话，妈妈睡着了。  
(26b) 果几年华人个地位喺好多国家都提高逋。这几年华人的地位在很多国家都提高了。  
(27b) 时代进步逋，观众对电视节目嘅要求越来越高。时代进步了，观众对电视节目的要求越来越高。  
(28b) 你觉唔觉得佢噉样做过分逋？你觉不觉得他这样做过分了？

例(25b)表示“睡着”这一行为动作的完成，后面3例则表示某种变化的完成。例(26b)是华人地位由不高到高的变化，例(27b)是时代由落后到进步的变化，例(28b)是常态到过分的变化。

#### (四) “逋<sub>1</sub>”与“了<sub>1</sub>”/“咗”的对应关系

大多数情况下，上面提到的例子中阳春话的“逋<sub>1</sub>”都能替换成普通话的“了<sub>1</sub>”或广州话的“咗”，三者的使用条件大体一致，即都置于动宾或介宾结构之间、动补结构之后以及句末，但它们的使用条件并非完全相同。阳春话的“逋”，无需与动词搭配便能置于介词“在”之前，而普通话和广州话前面必须要加动词，否则句子不合法。在“v在+了+处所”句式中，阳春话跟普通话一样，完成体标记放置在介词“在”之后，没有紧跟动词，而广州话的“咗”是紧跟动词的。阳春话的“逋”也能够和某些表示喜爱、怨恨的心理动词同用，这点和广州话一样，但和静态动词“系”和“似”同用，则是普通话和广州话都无法实现的。总的来说，阳春的“逋<sub>1</sub>”用法比“了<sub>1</sub>”/“咗”更为灵活。

#### (五) “逋<sub>1</sub>”的变形

跟广州话一样，阳春话的完成体标记也有一种变形，即通过谓词本身的变调（包括音节本身略微延长）来表示。广州话变调形式产生的原因是在语流音变中，“咗”的声韵脱落，只剩下声调与前一音节融合，构成一个高升调的音节结构（张洪年 2007，彭小川 2010）。阳春话的完成体标记“逋”也读高升调，因此很有可能在语流音变中产生跟广州话一样的变形。

广州话用高升变调表示完成体“相对集中于少数一些动词（如“食”、“搬”等），其类推功能稍弱”（甘于恩 2012），但阳春话中这种现象更为普遍，跟林柏松在《石歧方音》中提到的中山沙田话“任何调类的单音动词都可以用变调来表示完成体”（转引自甘于恩 2012）现象相似。

阳春话完成体标记变调存在以下三种类型：

1. 本读高升阴平调 45 或上阴入调 45 的单音节动词，变读超高升调，记做 45\*：

(29) 超市今朝开[hupi<sup>45-45\*</sup>]门。超市今天早上开了门。

(30) 我喫[het<sup>45-45\*</sup>]饭。我吃了饭。

2. 本读阳平 31/上声 212/阴去 33/下阴入 33 的单音节动词，变读高升 35 调：

- (31) 佢还[uan<sup>31-35</sup>]钱畀我。他还了钱给我。  
 (32) 个老板走[tseu<sup>212-35</sup>]佬。这个老板跑路了。  
 (33) 两个钟头前扫[lou<sup>33-35</sup>]地。两个小时前扫了地。  
 (34) 有人抹[mat<sup>33-35</sup>]枱。有人擦了桌子。

3. 本读高降调阳去 53/阳入 53 的单音节动词，变读曲折 513 调：

- (35) 你个书包烂[lan<sup>53-513</sup>]。你的书包烂了。  
 (36) 一齐行入[jep<sup>53-513</sup>]里头。一起走进了里面。

### 三、“逋<sub>2</sub>”独用的情况语法意义和句法分布

广州话助词“咗”或其他粤方言中的助词“逋”，一般来说只能做完成体标记，但阳春话的助词“逋”它除了是体标记外（“逋<sub>1</sub>”），还是句末助词（“逋<sub>2</sub>”）。

- (37) 我喺广州住逋十年。我在广州住了十年。  
 (38) 我喺广州住十年逋。我在广州住了十年了。

“逋”在句中时，意思是我在曾经在广州住了十年，不一定跟现在有关系，只是强调“住”这个行为发生并持续了十年，到目前已经完结。“逋”在句末时，则是说我到现在为止，在广州已经住了十年。句末的“逋”把现在的时间作为参照点，说明事态到说话这个时间点为止所发生的变化。

因此，例（37）的“逋”还是完成体标记“逋<sub>1</sub>”，而例（38）中的“逋”则是“逋<sub>2</sub>”。“逋<sub>2</sub>”是以一种肯定的态度说明情况在说话之前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属于句末语气助词，其语法意义和功能大致相当于共同语的“了<sub>2</sub>”、广州话的“喇”。

“逋<sub>2</sub>”只能置于句末（包括小句句末），如：

- (39) 佢都考完试逋。我们都考完试了。  
 (40) 车就快开逋，你还唔快啲！车就快开了，你还不快点！  
 (41) 弊逋，我要迟到逋。糟了，我要迟到了。

例（39）说明的是考试结束的状态；例（40）表明车即将要开，事态变得紧急；例（41）前一分句说明事态朝不理想的状态发生变化，后一分句表示说话人认识到了将要迟到的新情况。

朱德熙（1982:209）注意到：“凡是在体词后头出现的“了”只能是语气词，不可能是动词后缀。”这个条件同样适用于阳春话的“逋<sub>2</sub>”：

- (42) 我听到你个声逋。我听到你的声音了。  
 (43) 来广州十年逋。来广州十年了。

但“逋<sub>2</sub>”虽然在语法意义上相当于普通话的“了<sub>2</sub>”/广州话的“喇”，但其使用条件受到的限制比后二者更多，“逋<sub>2</sub>”所不能实现的“了<sub>2</sub>”或“喇”的语法功能，由阳春话中的另一语气助词“[lɔ]”承担。“[lɔ]”在不同的语境下呈现不同的语音形式，主要是声调会发生变化，念阳平调[lɔ<sup>31</sup>]时，记作“嘞”，念阴去调[lɔ<sup>33</sup>]时，记作“咯”。

肖治野、沈家煊（2009）利用三域理论为描写普通话句末的“了<sub>2</sub>”的语义和用法搭建了一个框架，将“了<sub>2</sub>”分为三类：

- 了<sub>行</sub>：新行态的出现。  
 了<sub>知</sub>：新知态的出现。  
 了<sub>言</sub>：新言态的出现。

邓思颖（2013）把这个分析框架应用到香港粤语的语料上，呈现出香港粤语的“喇/啦”与普通话“了<sub>2</sub>”的对应格局，这一方法对于讨论“逋<sub>2</sub>”的使用条件和范围也有启发。

阳春话亦存在与香港粤语类似的格局：

		【香港粤语】		【阳春话】	
		喇[la <sup>33</sup> ]	啦[la <sup>55</sup> ]	逋 <sub>2</sub> /啰[lɔ <sup>31</sup> ]	逋 <sub>2</sub> /咯[lɔ <sup>33</sup> ]
【普】 “了 <sub>2</sub> ”	行域	吃饭了。	食饭喇。	喫饭逋/逋啰/啰。	
	知域	[评价]这双鞋太小了。 [推断]这就是传说中的千里马了。 [猜想]听这口气，你就是张经理了。	呢对鞋太细喇。 呢只就系传说中嘅千里马喇。 听嘅嘅口气，你就系张经理喇。	果对鞋太细逋/逋啰/啰。 果只就系传说中嘅千里马逋/逋啰/啰。 听嘅嘅口气，你就系张经理逋/逋啰/啰。	
		[肯定]这就是传说中的千里马了。		呢只就系传说中嘅千里马啦。	果只就系传说中嘅千里马咯。
		[认为]他最喜欢吃鱼了。	佢最中意食鱼喇。	佢最中意食鱼啦。	佢最中意喫鱼咯。 *逋/逋啰/啰。
	言域	[宣布]现在开会了。 [提醒]快点了。 [习语]再见了。 [承诺]就这样了！ [应允]是了！ [拒绝]不了！	宜家开会喇。 快啲喇。 拜拜喇。 就啲喇！ 系喇！ 唔喇！		现在开会*逋/*逋啰/啰。 快啲*逋/*逋啰/啰。 拜拜*逋/*逋啰/啰。 就啲*逋/*逋啰/啰！ 系*逋/*逋啰/啰！ 冇*逋/*逋啰/啰
		[命令]把枪放下了！ [决断]就这样了！		放低枝枪啦！ 就啲啦！	放下枝枪咯！ 就啲咯！
		[请求]帮帮我了！	帮帮我啦！（拉长）		帮帮我咯（啦 [la <sup>55</sup> ]）！

上表又可简化为下表：

		【香港粤语】		【阳春话】	
		喇[la <sup>33</sup> ]	啦[la <sup>55</sup> ]	啰[lɔ <sup>31</sup> ]	咯[lɔ <sup>33</sup> ]
【普】 “了 <sub>2</sub> ”	行域	✓		逋/逋啰/啰	
	知域	✓		逋/逋啰/啰	
					✓
		[肯定]		✓	
		[认为]	✓	✓	*逋/*逋啰 ✓ 咯
	言域	[宣布] [提醒] [习语] [承诺] [应允] [拒绝]	✓		*逋/*逋啰 ✓ 咯
		[命令] [决断]		✓	
		[请求]		✓（拉长）	✓（[lɔ <sup>55</sup> ]

由以上两表的比较可得出如下结论：

1. 普通话“了<sub>2</sub>”表示的言、知、行三域的语法功能，在广州话（香港粤语）中由“[la]”（广州话/香港粤语）、在阳春方言中由“[lo]”承担。其中，“[la]”和“[lo]”又可按具体使用语境的不同而分成声调不相同的两类。此外，阳春话的特殊性在于句末助词“逋<sub>2</sub>”也能够承担部分“[lo]”的语法功能，甚至两者叠加使用而意义和语法分布不变。

2. 阳春话的“逋<sub>2</sub>”的语法功能和普通话的“了<sub>2</sub>”/广州话的“[la]”并非完全相同，“逋<sub>2</sub>”受到的限制更多。“逋<sub>2</sub>”只能用在“了<sub>行</sub>”域以及表示评价、推断、猜想的“了<sub>知</sub>”。

这说明“逋<sub>2</sub>”很有可能是处在变化中的虚词。据此，我们不妨合理猜测“逋<sub>2</sub>”是由“逋<sub>1</sub>”虚化而来，它一开始是依附在助词“[lo]”之前，句法层次比“[lo]”要低，但随着活跃程度的上升，它在部分语境中逐渐将“[lo]”取而代之，成为能够独立充当句末成分的助词。这也许不失为考证现代汉语“了<sub>2</sub>”的历史来源的一个辅佐。

#### 四、“逋<sub>1</sub>”、“逋<sub>2</sub>”同现的情况

“逋<sub>1</sub>”、“逋<sub>2</sub>”同现有两种情况：

##### 1. “逋<sub>1</sub>”在句中，“逋<sub>2</sub>”在句末

(44) 我回逋<sub>1</sub>学校逋<sub>2</sub>。我回了学校了。

(45) 妹妹打烂逋<sub>1</sub>三只碗逋<sub>2</sub>。妹妹打烂了三只碗了。

(46) 老师改逋<sub>1</sub>期末考嘅试卷逋<sub>2</sub>。老师改了期末考的试卷了。

(47) 今日落逋<sub>1</sub>水，阳台嘅衫都被淋湿逋<sub>2</sub>。今天下了雨，阳台的衣服都被淋湿了。

句中的“逋<sub>1</sub>”表示某个动作的完成，如“回”、“打烂”、“改”、“落”等动作的完成，句末的“逋<sub>2</sub>”表示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不在学校到回到学校的变化、碗被打烂三只和没有都被打烂的变化、试卷由待批改到批改后的变化、因为下雨而导致的衣服由干到湿的变化。“逋<sub>1</sub>”和“逋<sub>2</sub>”之间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名词短语，二者也可以分别处在前后两个小句中。

##### 2. “逋<sub>1</sub>”、“逋<sub>2</sub>”都在句末，融合为一个“逋”

(48) 司机走逋。司机走了。

(49) 佢坐下逋。他坐下了。

(50) 妈妈瞓着逋。妈妈睡着了。

这里的“逋”承担着“逋<sub>1</sub>”、“逋<sub>2</sub>”两种语义功能，一是表示动作的完成，二是表示事态发生了变化。此时“逋”的语义功能相当于普通话的“了<sub>1+2</sub>”，也相当于广州话的“咗”和“喇”连用。

##### 3. “逋<sub>1</sub>”、“逋<sub>2</sub>”同现的必要性

当“逋”作为“逋<sub>1+2</sub>”的融合体置于句末时，形式上与“逋<sub>1</sub>”/“逋<sub>2</sub>”处在句末完全一致。

当前面为体词时，句末的“逋”为语气助词“逋<sub>2</sub>”。但当前面为谓词时，句末的“逋”可以有“逋<sub>1</sub>”、“逋<sub>2</sub>”以及“逋<sub>1+2</sub>”三种情况。只有既强调动作的完成，又肯定事态发生变化时，句末的“逋”才是“逋<sub>1+2</sub>”，若只强调前者，则是“逋<sub>1</sub>”，只强调后者，则是“逋<sub>2</sub>”。如：

头先出逋热头，果阵好热。刚才出了太阳，现在好热。

出热头逋！出太阳了！

成个星期都落水，果阵出逋热头逋，呢谷可以晒干逋。整个星期都在下雨，现在出了太阳了，谷子可以晒干了。



## 五、结论

经研究,阳春话的助词“逋”实际上具备两种语法功能。

“逋<sub>1</sub>”表示动作的完成和实现,是完成体标记,紧跟在动词后面,可置于动宾结构之间和动补结构之后,也可放在介宾结构之间和句末。“逋<sub>1</sub>”独用时,用法比普通话的“了<sub>1</sub>”或广州话的“咗”更灵活。

“逋<sub>2</sub>”表示事态发生了某种变化,是句末语气助词,只能用在句末。按照三域理论,“逋<sub>2</sub>”只能用在“了<sub>行</sub>”以及表示评价、推断、猜想语境下的“了<sub>知</sub>”,其功能相对普通话的“了<sub>2</sub>”、广州话的“喇/咗”更弱。通过比较,我们还认为“逋<sub>2</sub>”尚处在变化之中,有可能由表完成的“逋<sub>1</sub>”虚化而来。

### 参考文献

- [1] 邓思颖.再谈“了<sub>2</sub>”的行、知、言三域——以粤语为例[J].中国语文,2013(03):195-200+287.
- [2] 邓思颖.粤语语法讲义[M].香港:商务印书馆,2015.
- [3] 甘于恩.粤方言变调完成体问题的探讨[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7):70-73+162.
- [4] 甘于恩,许洁红.一种新发现的完成体标记——广东粤方言的“逋”[J].学术研究,2013(03):154-156.
- [5] 彭小川.广州话助词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 [6] 肖治野,沈家焯.“了<sub>2</sub>”的行、知、言三域[J].中国语文,2009(06):518-527+576.
- [7] 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
- [8] 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向思琦：万州话的句末助词“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 向思琦

万州区位于重庆市东北部，方言属于西南官话成渝片。

万州话有一个句末助词“的”(/ti/)，在普通话“了<sub>2</sub>”的位置，万州话有时用“了”(/ta/)，有时用“的”，且常常不可互换：

- (1) a. <普>他昨天看电影了。  
b. <万>他昨天看电影的。(\*他昨天看电影了。)
- (2) a. <普>刚刚下雨了，路上有点滑。  
b. <万>刚才下雨的，路上有点滑。(？刚才下雨了，路上有点滑。)
- (3) a. <普>他考上光明中学了。  
b. <万>他考起光明中学了。(\*他考起光明中学的。)

普通话也有出现在句末的“的”，但万州话“的”的用法与之不同：

- (4) <万>\*小王明天要/会来的。( <普>小王明天会来的)
- (5) <万>\*冬天重庆不下雪的。( <普>冬天重庆不下雪的)
- (6) <万>我昨天看电影的。( <普>\*我昨天看电影的。)
- (7) <万>我吃了饭的，莫弄菜了。( <普>? 我吃了饭的，不要做菜了。)

也就是说，万州话句末“的”的功能和普通话“的”不同，且一部分功能和普通话“了<sub>2</sub>”的功能重叠。本文考察万州话句末的“的”，对“的”的分布及“的”所在结构的语义功能和语篇特征进行描写，在此基础上讨论万州话的“的”和“了”对普通话“了<sub>2</sub>”功能的分割。

### (一) “的”的三种功能：标记焦点、独立陈说过去事态、表示确认

“的”有三种功能，用于不同功能时，构成的“VP+的”的语义特征、对其中VP的情状限制和所在句子在语篇上的表现都有所不同。我们对这三种功能的“的”分别进行考察。

“的”可以用于标记对比焦点，我们记为“的1”。“的1”标记的对比焦点常常是负载时间、地点、较具体的方式等信息的状语，如：

- (8) 他屋爷爷去年死的。
- (9) 我走起去上学的。

也可以是主语，但主语为对比焦点时更自然的说法是把“的”置于动词和宾语之间：

- (10) 我做饭的。/我做的饭。

其中，句子的焦点需要重读。“的1”的功能同普通话句末标记焦点的“的”基本相同，也可以在焦点前加“是”，构成“是……的”结构。

当“的”所在句子不含有对比焦点，根据“的”前VP的形式特征可分为两种情况，“的”在这两种情况中具有不同的功能。

当VP是词汇性VP，即不带有“在”、“了”、“过”等时体成分，“的”的功能是独立陈说过去事态，我们标记为“的2”，用例如：

- (11) 他们班昨天开班会的。

(11) 的意思是他们班昨天做了开班会这件事，相当于普通话的“他们班昨天开班会了”。“的<sub>2</sub>”前 VP 必须属于活动 (activity) 或成就 (achievement) 情状类型<sup>①</sup>，具有动态持续特征 (范晓蕾，待刊)：

(12) 我昨天跑步的。

(13) 小王上午看三国演义的。

(14) \*他原来喜欢打篮球的。

(15) \*他屋爷爷死的。

“词汇性 VP+的<sub>2</sub>”的语义功能是独立陈说事态，把某个动态持续的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陈说它已存在的状态，不关注该事件在时间轴上展开的过程。“的<sub>2</sub>”编码了绝对过去时制义，并且“词汇性 VP+的<sub>2</sub>”涉及的只能是一个过去特指事件，不能表达惯常；“词汇性 VP+的<sub>2</sub>”还不能和其他事件一起构成一个事件链条。

当 VP 的动词之后带有“了”，“的”的功能是表示确认，我们标记为“的<sub>3</sub>”，用例如：

(16) 他买了菜的，我们不用去超市了。

“的<sub>3</sub>”表达对他已经买菜这个事实进行确认的语气。“的<sub>3</sub>”对 VP 的情状类型没有限制；在时间义上，“的<sub>3</sub>”和“的<sub>2</sub>”不同，“的<sub>3</sub>”编码相对过去的时制义，可以用于某些涉及将来事件的假设句和认识情态句；“的<sub>3</sub>”预设“是否 V 了 O”，这给它所在的句子带来了语篇限制。

## (二) 万州话“的”和“了<sub>2</sub>”对普通话“了<sub>2</sub>”功能的分割

在万州话句末“的”的三种主要功能中，和普通话“了<sub>2</sub>”对应的是“的<sub>2</sub>”，在来源上，我们推测“的<sub>2</sub>”是由标记焦点的用法发展而来的。而万州话的“了<sub>2</sub>”和普通话的不同之处一方面在于部分功能被“的<sub>2</sub>”替代，另一方面，万州话的“了<sub>2</sub>”具有比普通话更突显的“变化”义，这使得“了<sub>2</sub>”在搭配动作动词时，完句能力比普通话要弱。

范晓蕾 (待刊) 对普通话“了<sub>2</sub>”的功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区别出“了<sub>2</sub>”类词的四种时体功能：①变化义的核心用法 (已开始/已停止)、②近过去 (已开始)、③单独过去 (已停止)、④近将来 (要开始)；其中，“③单独过去”没有变化义，而其它三项都包含变化义的要害。从这个功能分类体系来看，万州话的“了<sub>2</sub>”和“的<sub>2</sub>”对普通话“了<sub>2</sub>”的功能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分割，“了<sub>2</sub>”具有普通话“了<sub>2</sub>”的三种以变化义为核心的功能①②④，而“单独过去”功能由“的”来承担。

综上，我们对普通话“了<sub>2</sub>”的功能在万州话中的实现形式可作出如下总结：由于万州话的“了<sub>2</sub>”变化义显著，所以不容易发展出普通话“了<sub>2</sub>”单独过去的功能；而“的”原本用于标记焦点，同时也编码了过去时的意义，当焦点的意义磨损，过去时制义就成了“的<sub>2</sub>”的主要语法意义，形成了独立陈说过去事态的功能，对应普通话表示单独过去的“了<sub>2</sub>”。

<sup>①</sup> 情状类型的分类根据 Vendler (1967)。

# 徐晓羽：江阴方言对应句尾“了”形式的功能与演变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徐晓羽

本文根据刘勋宁（1990）的做法，把普通话的“了”分成词尾“了”和句尾“了”。本文主要讨论吴语江阴方言对应于普通话句尾“了”的成分。

江阴市现属江苏省无锡市管辖，历史上一直属于常州管辖，因此其方言比较接近常州话，属于吴语太湖片毗陵小片。江阴方言内部差异显著，关于江阴方言体助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中心所在地澄江街道，本文也以之作为研究对象。

赵元任（1928:118-125）提到江阴方言对应于普通话词尾“了”的成分有三个成分：留、葛留、遭。原书分析的三者功能差异见下表：

表 1

用法	例句	标记
2A, 起事	苏：勿好哉，要死哉！ 阴：勿好留，雨来留！（还未来）！	liou 留
2B, 设想结果	苏：再勿去就晏哉！ 阴：再勿去就晏留！	liou 留
2C, 完事	苏：饭开好哉。	tzò遭、geqliou 葛留
2C, 完事，重	苏：饭开好葛哉。	tzò遭、geqliou 葛留

对于“葛留/葛嚏、留/嚏、遭=”三者的功能区分，尤其是“葛留/葛嚏”与“遭”的区别，现今尚未充分研究，这也是本文第一节、第二节所要着重讨论的问题。而关于这些形式区分的复杂面貌，也需要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本文第三节将会对此进行论述。

## 参考文献

- 刘勋宁 1990 现代汉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及其与词尾“了”的联系，《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刘勋宁 2002 现代汉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及其解说。《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70-79页。
- 史有为 助词“了”在常州话、上海话中的对应形式，《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张月 2015 《江阴方言语气助词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赵元任 1926 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清华学报》3.2:865-917页。
- 赵元任 1956/1928 《现代吴语的研究》，科学出版社。

# 徐毅发：普通话“了<sub>2</sub>”在广东肇庆粤语中的对应成分

香港科技大学 徐毅发

过去研究一般认为普通话的“了<sub>2</sub>”在广州话中对应于句末语气词“喇[la<sup>33</sup>]”，最近一些研究则表明，普通话“了<sub>2</sub>”的功能还需要细分，广州话的“喇”只对应于“了<sub>2</sub>”表示变化的功能，而不具有“了<sub>2</sub>”的表示过去时制和准时体词的功能（范晓蕾 2019）。本文描写普通话“了<sub>2</sub>”的各项功能在广东肇庆粤语（属广府片）中的表达形式。细究起来，普通话“了<sub>2</sub>”在广东肇庆粤语对应的成分包括：“咯[lɔk<sup>22</sup>]”，“喇[lak<sup>22</sup>]”，□[lɔ<sup>33</sup>]（可能为前面两个词之一的弱化形式），“来[luy<sup>21</sup>]”，“啰[lɔ<sup>21</sup>]”等。分别举例说明如下（以下“了<sub>2</sub>”的功能界定和例句根据范晓蕾 2019）：

“了<sub>2</sub>”的第一个功能“了<sub>2真(变化)</sub>”，表示变化或新情况出现，在肇庆粤语中用“咯”或“喇”；若表示未然变化且在祈使句中，则一般用“□呢[lɔ<sup>33</sup> nɛ<sup>21</sup>]/[ɔ<sup>33</sup> nɛ<sup>21</sup>]”：

(1) 表示已经实现的变化：出面落雨咯。（外面下雨了。）

(2) 表示尚未实现的变化：刺声起身，唔好喇□呢[lɔ<sup>33</sup> nɛ<sup>21</sup>]！（赶紧起床，不要睡觉了！）

“了<sub>2</sub>”的第二个功能“了<sub>2真(过去)</sub>”，表示过去时间内的持续事态，肇庆粤语用“来”、“啰”或零标记，而不能用“咯”或“喇”（相应地，广州话也不能用“喇”）：

(3) 你而今至返，头先做乜来呢？——我头先去哪<sub>了1</sub>买菜啰。（你现在才回来，刚才干什么去了？——我刚才买菜去了。）

(4) 佢上个月做乜来呢？——佢成个月都挂得复习考试啰。（他上个月干什么了？——他整个月都忙复习考试了。）

“了<sub>2</sub>”的第三个功能“了<sub>2准</sub>”，用在部分非现实谓语中，其特点是可以自由隐去，隐去后不改变意义也不影响完句，如“别认错路（了）！”“小心弄丢身份证（了）！”，“了<sub>2</sub>”的这一功能在肇庆粤语中不能对应为“咯”或“喇”，而只能用一些句末语气词，如表示提醒的“喎[wo<sup>33</sup>]”。

“了<sub>2</sub>”还有其他功能，如表示感叹语气，在肇庆粤语中可以用“咯/喇”，但小句末尾的“个”必须要出现：

(5) 佢最中意吃糖个咯/喇！（他最喜欢吃糖了！）

以上举例说明，普通话句末语气词“了<sub>2</sub>”在肇庆粤语中可对应多个句末成分，其中“咯”和“喇”可表示已经实现的变化，这一点与普通话“了<sub>2</sub>”的功能重合；但“咯、喇”不能表示过去时制和用于非现实谓语句作准时体词，这一点与普通话“了<sub>2</sub>”不同。此外，肇庆粤语的“喇[lak<sup>22</sup>]”包含“已经”义，即说明“某时间点后事件完成”（李晓琳 2015），其中一个证据是“喇”排斥意外、突发事件，排斥表示意外的副词“居然”和叹词“喎[wo<sup>35</sup>]”，例如“喇”与表示意外的叹词“喎”共现句子显得奇怪：

(6) a. 喎？我个银包唔见哪个！（啊？我的钱包怎么不见了！）

b. \*喎？我个银包唔见哪喇！

相应地，与“VP 喇”相对应的否定形式是“未 VP”，表示“某时间点之前事件尚未发生”。

【关键词】“了<sub>2</sub>”；句末语气词；普通话；粤语；广东肇庆

参考文献：

- [1] 范晓蕾 2019 普通话里两个特殊的“了<sub>2</sub>”，第十一届海峡两岸现代汉语问题学术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  
[2] 李晓琳 2018 副词“已经”的提醒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

# 颜妮婷：永春方言中“了”的功能及其演变

中山大学中文系 颜妮婷

永春方言属于闽南方言泉漳片，其方言中相当于普通话“了”的成分具有多种语音形式，可以读作 [liau<sup>553</sup>]、[lɔ<sup>21</sup>]、[lɔ<sup>211</sup>]、[ɔ<sup>21</sup>]，分别具有不同功能。可以出现在动词后，动宾词组后以及句末，但一般不能出现在“动+了+宾”结构中，[liau<sup>553</sup>]还可以分别与[lɔ<sup>21</sup>]、[lɔ<sup>211</sup>]连用。例如：

- (1) a. 册看了[liau<sup>553</sup>]则吃饭。(看完书再吃饭。)  
b. 册看了[liau<sup>553</sup>]了[lɔ<sup>21</sup>]。(书看完了。)
- (2) a. 下课了[liau<sup>553</sup>]去拍工。(下了课去打工。)  
b. \*下了[liau<sup>553</sup>]课去拍工。(下了课去打工。)
- (3) 伊倒去了[lɔ<sup>21</sup>]。(他回去了。)
- (4) 我等(去)蜀点钟了[lɔ<sup>21</sup>]，伊格未来。(我等了一个小时了，他还没来。)
- (5) 我当然是比伊较大了[lɔ<sup>21</sup>]。(我当然比他大了。)
- (6) 卜落雨了[lɔ<sup>21</sup>]/[lɔ<sup>211</sup>]。(要下雨了。)
- (7) 伯倒来去了[ɔ<sup>21</sup>]。(咱们回家吧。)
- (8) 倒来去了[lɔ<sup>211</sup>]。(回家了!)
- (9) 事志已经创了[liau<sup>553</sup>]了[lɔ<sup>21</sup>]/[lɔ<sup>211</sup>]则说袂用个。(事情都做完了，才说不行。)

“了[liau<sup>553</sup>]”可以出现动词后及动宾词组后，意义比较实在，充当结果补语，表示“完毕”义；但位于动词后的“了[liau<sup>553</sup>]”并不等同于普通话的“了<sub>1</sub>”，而是动宾结构中，宾语提前造成的，例(1)；(1b)若去掉“了[liau<sup>553</sup>]”句子仍可合法，若去掉了[lɔ<sup>21</sup>]则不能成立。

“了[lɔ<sup>21</sup>]”“了[lɔ<sup>211</sup>]”则都可以出现在单句句末，或者出现在小句句末，但二者的功能不同。句末的“了[lɔ<sup>21</sup>]”分别可以表示事件完成、情状持续、近将来时、肯定语气等，如例(3)(4)(5)(6)，其弱化形式“了[ɔ<sup>21</sup>]”还可以表示“商量”语气，如例(7)。句末的“了[lɔ<sup>211</sup>]”主要功能是“报道新情况”，进而含有“提醒”或“催促”的语气，如例(6)和例(8)。

例(9)中，“了[liau<sup>553</sup>]”仍是表“完毕”义的补语“完”，若与“了[lɔ<sup>21</sup>]”连用，强调前一小句中的事件完成；若与“了[lɔ<sup>211</sup>]”连用，前后小句关系比较紧密，隐含说话人认为“了[lɔ<sup>211</sup>]”后小句中的动作行为“发生得太晚，已经来不及了”的情感。例如：

- (10) a. 伊卜晒了[lɔ<sup>211</sup>]侂无洗身。(他要睡了，还没洗澡。)  
b. \*伊卜晒了[lɔ<sup>211</sup>]，已经洗身了[lɔ<sup>21</sup>]。(他要睡了，已经洗了澡了)。

例(10a)中，说话人认为“要睡觉了，还没洗澡，为时已晚”，可以用“了[lɔ<sup>211</sup>]”连接句子，但若后一小句换成“已经洗了澡了”则句子不成立。

施其生(2014)指出，闽南方言中存在一个“表示事态实现、活动于词组层面的‘了<sub>3</sub>’”，并认为“了<sub>3</sub>”在不同的句法位置上，分别向“了<sub>1</sub>”和“了<sub>2</sub>”演变。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对照永春方言的事实，不难发现动词结构后，居于句中的“了”是句法功能演变的重要位置。但施文中，对语音和功能对应关系的讨论还不充分，也没有进一步探讨不同语音形式的“了”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本文将在详细描述语言事实的基础之上，对语法化路径进行构拟，就上述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 叶思伊：江苏省昆山市淀山湖镇吴方言陈述句中的“哉”、“仔”、“勒”、“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叶思伊

**摘要：**本文梳理了江苏省昆山市淀山湖镇吴方言中类“了2”的句末完成义语气词在陈述句中的四种表达形式——“哉”、“仔”、“勒”、“啁”——的时体功能、篇章功能和语气功能，总结该类词内部功能之间的同异，以期为“了2”研究提供新的思考。

**关键词：**吴方言 了2 时体功能 篇章功能 语气功能

## 一、引言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了2”是语言学界对汉语是否有“缀”的争议中常被涉及的研究焦点之一。就目前研究而言，“了2”研究已经达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在对吴方言“了2”的集中表现形式的归纳分类中，前人如汪平（1984）从时体意义对“哉”进行分类，将“勒”依照功能分为“勒1”、“勒2”、“勒3”；钱乃荣（2000）将“啁”作为吴语中的虚词来研究，虽未明确它与“了2”的直接关联，但是从实体、篇章和语气角度对“啁”的功能进行了细致的归纳。对于“哉”、“仔”、“勒”、“啁”这四个词的来源，有研究认为“哉”、“仔”来源于“着”，“勒”、“啁”来源于“了”，且前人在对“仔”研究中多聚焦于它作为词尾“了”的性质功能，对于类似于句尾“了”的表达至今尚未有详细论述。

## 二、研究内容概述

迄今为止，对于“哉”、“仔”、“勒”、“啁”具体功能的分析，主要从传统语法、语用和认知三个角度展开。本研究从功能角度出发，故主要从语篇叙事角度、语气功能角度以及时体关系角度入手进行梳理。

江苏省昆山市淀山湖镇，位于江苏省南部，位于昆山市东南端，距昆山市区30千米。东临上海市青浦区，东南接青浦区朱家角镇，西南临淀山湖，西北与张浦镇为邻，北与千灯镇接壤，属于吴方言区太湖片区苏沪嘉小片。本文所列举的例句部分来自当地人的日常表达的田野调查，另一部分选择上世纪前人的上海方言、苏州方言调查书中的内容，再结合当地人表达习惯的调查之后进行摘录、修正。

当地方言中的“哉”、“仔”、“勒”、“啁”四种形式分别有其适用范围。基于前人对这四个词来源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两类：来源于“着”的“哉”、“仔”以及来源于“了”的“勒”、“啁”。虽然来源不同，但是由于“哉”、“仔”、“勒”、“啁”在句中皆起到类似于普通话句尾“了”的功能，故主要从句尾“了”的功能角度出发，对其进行梳理。

### （一）来源于“着”

#### 1、哉

当地方言中，“哉”的语音形式有变体。在需要重读の場合读[tse<sup>44</sup>]，在多数场合，韵母[e]弱化为央元音[ə]。在苏州话音系中，没有开尾韵[ə]韵，只有带喉塞音的[əʔ]韵，所以“哉”读成[tseʔ<sup>44</sup>]，跟“则”同音，不过喉塞比真正的人声字发得要弱一些，在当地方言中，“哉”不单说，也没有确定的单字调。

#### 2、仔

“仔”的语音形式是[tsɿ<sup>44</sup>]，不可以单说，也没有固定声调。“仔”在该方言中一般是作为“了1”来使用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仔”会充当“了2”的句法功能，或是与前三个“了2”的方言形式组合起来使用。

### （二）来源于“了”

#### 1、勒

“勒”的语音形式是[ləʔ<sup>44</sup>]，喉塞为比一般读音弱，声调高低也不确定。当地人的“了”在新派吴方言

发音人中有一部分读作[ləʔ<sup>4</sup>]，一般写作“了”。该读音的来源并不确定，但在当地人眼中，会认为“勒”是受到上海腔影响的结果。但是在本地方言中，有一部分“勒”是本地方言固有的，不论老派还是新派都共同使用的，这部分“勒”是本研究的调查对象。

## 2、啫

“啫”的语音形式为[ləʔ<sup>4</sup>]，也没有固定的声调。相对于前两种“了<sup>2</sup>”，“啫”读音较为舒缓，且其在使用时常常作为陈述列举时的句尾，与前两种用法功能有一些差异。之所以将它也视为“了<sup>2</sup>”在吴方言中的变体，除了它与“勒”的语音形式较为接近外，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出现“啫”与“哉”、“勒”可交叉互换使用的现象。

句式因素对这四个词的功能表现以及语音形式的选择有较大的影响，“哉”、“仔”、“勒”、“啫”在陈述句与疑问句、否定句中的形式选择和表现是有所差别的。本文以陈述句为切入点，详细描述“哉”、“仔”、“勒”、“啫”这在陈述句中的功能表现。

本研究采用的功能调查表如下：

		陈述句							
		主谓句							
		名词性	动词性			形容词性		连谓句	
		N+~	V+~	V+仔+O/C+~	V+仔+~	A+~	A+仔+O/C+~	V+~+V+~	双“了”句：V+~+V+~
时体功能	完结体								
	完成体	结果性							
		先时性							
		持续性							
		报道新情况							
完整体	独立事件								
	连续事件								
非典型时体功能	现在状态								
	最近将来时	祈使语气							
语篇功能	焦点功能	一般话题							
		罗列话题							
		虚拟话题							
		因果话题							
	完句功能								
	分句	选择							
		连动							
		因果							
		偏正							
		转折							
罗列									
承接									
虚拟									
目的									
语气功能	感叹(加强语气)								
	肯定、确认								
	当然								
	反驳								
	提醒								
	劝告、商量								
	讽刺								
申诉原因									



### 三、“哉”、“仔”、“勒”、“啫”特征小结

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详细梳理了“哉”、“仔”、“勒”、“啫”的功能表现。限于篇幅缘故将其中较为突出的特点总结如下：

1、总体而言，“哉”和“仔”、“勒”和“啫”在功能上呈现互补的现象，“哉”和“勒”、的功能则有很大程度的重合，“啫”和“勒”在语篇、语气功能上有所重合。

2、“哉”几乎覆盖了陈述句中“了2”所有可以出现的时体功能，包括完结体功能，完成体中的结果性、持续性、报道新情况功能以及完整体功能。

例：完结体：吃光哉/勒。

完成体：（结果性）伊去看别人家跳舞哉/勒。

（持续性）事情在好哉/勒,係勤急。

（报道新情况）已经六月里哉/勒。

完整体：后来我们就走哉/勒，到仔屋里就困哉/勒。

3、“哉”与“勒”在多数句式中可以互换，在时体功能上与“了2”的重合度较高，但是在当地方言中一些表达情感较为强烈或者整体用语都较为地道的句子中，会更加偏向于使用“哉”。例如“吃弗落勒！”在当地口语中也可以说，但是当地人更常说“吃弗落哉！”。除此之外，完结体用法、现在状态用法一般只用“哉”。例如当地人会说“吃光哉！”而不说“吃光勒！”，说“老哉,弗来事哉。”而不说“老勒，弗来事了。”

4、“啫”主要体现为篇章功能和语气功能，突出功能表现为提顿、连接和列举功能，其中列举功能（“瓶子啫，篮子啫，全都放在一起了。”）是普通话“了2”所不具有的。在语气功能中突出表现为有反驳（“我并冇没告诉伊啫！”）、当然（子文道：“还是今朝啫绍兴来格勒。”）、讽刺语气（“第一名啫了不起哉，眼睛都要翻到天上去了。”）。

5、“哉”、“勒”、“啫”在主要起语气功能时往往前面会加上语气词“啊”，形成“啊哉”、“啊勒”、“啊啫”，在表达时往往还会与当前相关成分的预设有关。例如，弱小孩对妈妈说：“我得仔百分哉。”主要表示陈述一个客观事实，而若是说“我得仔百分啊哉。”，则有可能妈妈之前曾许诺孩子相应的奖励，而孩子则着重强调已经实现这一事实，进而要求妈妈给出相应的反应。在进行感叹或表达强烈语气时，“哉”的元音舌位会升高，变为[tsei]。例如在劝架时，劝说人会说“好哉[tsei]好哉[tsei]，勤超哉[tsei]！”。

“哉”在疑问句中还可以与“啊”合并，成为“哉啊”的合音[tsa]。

6、在语气部分，“哉”、“勒”和“啫”在祈使语气中可以互相替换，例如“我来哉/勒/啫！”“好困哉/勒/啫！”。

7、“啫”较为特殊的是具有连接修饰功能，相比“哉”的修饰性功能而言更为典型。例如“衣裳个样子要照（仔）第件啫做。”“等伊再勿用心末,告伊跪仔啫画。”

8、“仔”在当地方言中虽然主要作“了1”，但是在部分情况下可以作“了2”，且常常会在后面加上“点”和“末”构成“仔点”、“仔末”结构，或是与“啫”、“勒”搭配成为“仔啫”、“仔勒”。例如：“小学仔（点）再初中。”“让我净净手仔点点起香烛来。”“稿子临好仔点，请先生来看。”；“红仔啫就采掉，熟仔啫就放起来。”“一面吃饭仔啫一面看书。”当地方言中“仔”独有表示先时性用法，此外还有持续体用法。但值得注意的是，“仔”或“仔”结构除了先时性在作“了2”时主要起承接语篇作用，不起语气作用。

9、部分情况下还会出现“哉”、“勒”、“啫”的时体功能存在但是形式被隐藏的情况。例如：“等我来杀杀俚个瞞气（）再讲罢。”“让钱老揩仔面（）用点心罢。”“让我净净手（）

点起香烛来。”这些都是省略了表示完成或是先后功能的助词直接连接两个动作的情况。

10、在起语篇承接功能时，“仔”和“哉”、“勒”、“啫”相比而然动作的紧密程度更高，强调两个动作发生时间间隔很短。例如“话完仔,听见两个人朝前去哉”，“哉”和“勒”一般用于间隔较大的地方，或表示结句，而“仔”没有结局作用，多用为连接的动作。

11、本文的归纳没有将“哉”、“仔”、“勒”、“啫”根据时体或者语气功能分裂出“哉1”、“哉2”或者“勒1”、“勒2”等，是因为笔者发现在使用过程中和理解中时体功能、篇章功能和语气功能常常是同时起作用的，或者某一些篇章或者语气功能之可以起作用是在人们对于时体功能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从某种程度而言，这几种功能是同时在起作用、相互交织的。例如：吃好哉。有结果性用法，报道新情况用法。在语气中可以表示肯定等；与将来有关的情况一般可以与劝告、提醒等语气相关联；申诉原因语气与仔啫作为后置助词之间有关联。

# 张沐舒、陈芳荣：潮阳闽语中的句末助词“了<sub>2</sub>”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张沐舒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 陈芳荣

潮阳话中“了”的用法非常丰富，既可以做结果补语，也可以做完整体标记，还可以置于句末。本文遵照施其生（2014）对汕头话中“了”的用法的分类，将结果补语记作“了<sub>3</sub>”，完整体标记记作“了<sub>1</sub>”，句末助词记作“了<sub>2</sub>”。不同用法的“了”读音不同，结果补语为“[liau<sup>42</sup>]”，完整体标记为“[liau<sup>42-23/35</sup>]”，句末助词“了”为“[liau<sup>42-213</sup>/lau<sup>42-213</sup>/au<sup>42-213</sup>]”。<sup>①</sup>本文所记为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金溪乡方言，下文简称为“潮阳闽语”或“潮阳话”。

本文对潮阳闽语中出现在句末的“了<sub>2</sub>”的用法进行了考察。在参考前人（刘勋宁 1990,2002；肖治野，沈家煊 2010；邓思颖 2013 等）对“了<sub>2</sub>”的描写的基础上，本文先将其出现的句法语义环境二分，作如下描写：

1. 出现在有量名词、动词、形容词、动结式或者动宾短语后，与时体相关，表示事件（包括行为动词或者状态变化）的已然实现。而在这些语境中，大部分时候潮阳话可以用“去了”或者“去”和“了”互换。

a) 有量名词+了，如：

- (1) 拢老同学了。（都老同学了。）
- (2) 星期五了。
- (3) 三个月了。
- (4) 两百亿（销量）了！

其中，当有量名词表示一个时间段时，“了”可以和“去了”互换。如：

- (1) 三个月去了。（三个月了。）
- (2) 五日去了。（五天了）
- (3) 半年去了。（半年了）

b) 动词/形容词/动结式+了，如：

- (1) 张三过身了。（张三死了。）
- (2) 花红了。（花红了。）
- (3) 张三乞李四拍了。（张三被李四打了。）
- (4) 食饱了。（吃饱了。）

“了”可和“去了”互换。

c) 动宾短语+了，如：

- (1) 我输比赛了。
- (2) 我食饭了。（我吃饭了。）
- (3) 我买了五百个口罩了。

<sup>①</sup> 其中，调值 42 为潮阳（金灶）闽语阴上调单字调调值，相应地，调值 23/35 为阴上调前变调调值；调值 213 为阴上调后变调调值。潮阳闽语中，“了”做补语标记时读单字调；做完整体标记时通常读前变调；置于句末时读后变调。

(4) 我食掉了<sub>1</sub>撮饭了。(我吃完了饭了。)

(5) 我三个月无输过比赛了。(我三个月没有输过比赛了。)

“了”可和“去了”互换。

2. 出现在单个动词、单个形容词、动结式或者动宾短语后,但这些成分前有表示未然的情态词或副词修饰,或者直接用于祈使句中,“了<sub>2</sub>”置于句末,整个句子表达一种新情况的出现,语用上常表示评价、命令、催促提醒、告知等。

a) 动词/动结式/动宾短语+了,用于祈使语境,表示命令、催促等。

如:

(1) 食饭了!(吃饭了!)

(2) 坐直了!

(3) 对撮银收起来了!(把钱收起来了!)

(4) 爰放平了!(别放平了!)

其中,(4)例中“了”可以和“去了”互换,(1)(2)(3)例不能和“去了”互换。

b) 表示将来的成分,如“爰”(快/快要)、“来/去”,义务情态词“爰”(要)、“着”(该)等+动词/动结式/动宾短语+了,表示一种新情况的出现。

如:

(1) 我想爰卖书了。(我想卖书了。)

(2) 我去写作业了。

(3) 火车爰开了。(火车快开了。)

(4) 张三爰/着走了。(张三要/该走了。)

(5) 张三即刻爰死了。(张三马上要死了。)

(6) 我即刻爰输掉比赛了。(我马上要输掉比赛了。)

其中例(4)、(5)(6)中“了”可以和“去了”互换,其他都不行

c) 程度副词+形容词+了,或者动词+形容词+了,表示评价。和普通话不同的是,表示“太”、“很”意义的程度副词“□”[k<sup>h</sup>a<sup>?</sup>21]①、“过”、“好”[ho<sup>?</sup>21]②等必须出现,否则整个句子会作变化义解读。

(1) 书□[k<sup>h</sup>a<sup>?</sup>21-33]穰了。(书太多了。)

(2) 我过肚困了。(我太饿了。)

(3) 只下菜真实是□[k<sup>h</sup>a<sup>?</sup>21-33]咸了。(这个菜真是太咸了。)

(4) 只撮菜买□[k<sup>h</sup>a<sup>?</sup>21-33]贵了。(这些菜买太贵了。)

(5) 只件衫□[k<sup>h</sup>a<sup>?</sup>21-33]大了。(件衣服太大了。)

(6) 地球好[ho<sup>?</sup>21-54]大了。(地球很大了。)

(7) 只个姿娘团好[ho<sup>?</sup>21-54]雅了。(这个姑娘很漂亮了。)

① □[k<sup>h</sup>a<sup>?</sup>21]为潮阳闽语中的程度副词,相当于普通话的“太”。

② 好[ho<sup>?</sup>21]为潮阳闽语中的程度副词,相当于普通话的“很”。

其中，在单纯表示评价，而不涉及对比或者变化的语境中，“了”不能和“去了”互换，如例（6）（7）。而涉及到对比或者变化时，如例（1）至例（5），“了”可以用“去了”替换。

普通话中“了 2”还可以用于判断句，如“这就是传说中的千里马了”。而潮阳话的“了 2”则无此种用法，类似的表达潮阳话中会使用句末语气词“咧”。

在上述描写的基础上，本文注意到潮阳话中“了 2”和“去了”互换的问题，即“了”和“去”共现的问题。本文认为“去”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检测手段，来检测句子是否涉及到事件的完结或者状态的变化。“去”后出现的“了”则是表示新情况的出现，能与“去了”替换的“了”则事实上可以分解为相当于“去”的表达事件完成或者状态变化的“了”和表示新情况的出现的“了”。因此，本文根据“了 2”能否和“去了”互换，将潮阳话中的句末助词“了 2”分为两个“了”：能和“去了”互换的“了 a”，实际上是表示事件完成（或状态改变）和表示新情况出现的结合体<sup>①</sup>；而不能和“去了”互换的“了 b”则只表示新情况的出现。

本文发现“了”可以和“去了”互换的语境主要有三个：一是表达事件完成或者状态变化时（已然），二是表达事件完成或者状态变化即将实现时（未然），三是表达涉及对比的评价义时。本文初步得出以下判断：

- （1） 出现在表示已然事情的 VO 后的“了 2”为“了 a”。
- （2） 祈使句和表示将来的情态词或者副词后接 VR 时，句末出现的“了 2”是“了 a”。
- （3） 祈使句和表示将来的情态词或者副词后接 VO 时，句末出现的“了 2”是“了 b”，只表示新情况的出现。
- （4） 评价义中涉及到对比或者变化的语境中，句末出现的“了”为“了 a”；不涉及到对比或者变化的语境中，句末出现的“了”则为“了 b”。

通过潮阳话句末位置的“去了”和“了”使用环境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潮阳话中“了 2”的表现可为普通话句末助词“了 2”的对应用法及对其性质的探讨提供一定的方言参考。

---

<sup>①</sup> 施其生（1996）在对汕头话的“去了”进行描写时，提出“去了”相当于“了 1+了 2”，此处本文意思与之相近，但是本文不采用该种说法，因为潮阳话中“去”不用于单个动词后作体标记，与“了 1”不同。本文认为“去”是表示事态完成或实现的句末助词或者说是准句末助词（陈怡璇 2010）。

# 张倩：信丰铁石口客家话的“了”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张倩

【提要】信丰铁石口客家话中的“了”附在动词后面表示动作的完成，相当于普通话的“了<sub>1</sub>”。“了”的读音非常复杂，受到前字声调与句法环境的双重制约。以单音节动词和形容词后的“了”为例，按照句法结构分类，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 一、动词+了+宾语

1、独立成句。当宾语是数量名时，“了”在非去声字（阴平/阳平/上声）后读[lɔ<sup>51</sup>]，在去声字（阴去/阳去）后读[lɔ<sup>334</sup>]；当宾语是其他名词性成分时，“了”一律读[lɔ<sup>334</sup>]。

例：

- (1) 养个小鬼休了(lɔ<sup>51</sup>)一条命。(生个孩子要了一条命。)
- (2) 我买了(lɔ<sup>51</sup>)三张票。(我买了三张票。)
- (3) □<sub>kiæ31</sub>个字我抄了(lɔ<sup>51</sup>)十遍。(这个字我抄了十遍。)
- (4) 我食了(lɔ<sup>334</sup>)三碗饭。(我吃了三碗饭。)
- (5) 佢家爸爸寄了(lɔ<sup>334</sup>)一封信来。(他爸爸寄来了一封信。)
- (6) 我家爸填了(lɔ<sup>334</sup>)□<sub>[kiæ<sup>31</sup>]</sub>条沟。(我爸爸填了这条沟。)
- (7) 我买了(lɔ<sup>334</sup>)票。(我买了票。)
- (8) 我退了(lɔ<sup>334</sup>)票。(我退了票。)
- (9) 佢读了(lɔ<sup>334</sup>)大学。(他读了大学。)

2、不能独立成句，用于前分句，带后分句。当宾语是数量名时，“了”在非去声字（阴平/阳平/上声）后读[lɔ<sup>51</sup>]，在去声字（阴去/阳去）后读[lɔ<sup>31</sup>]；当宾语是其他名词性成分时，“了”在非去声字（阴平/阳平/上声）后读[lɔ<sup>51</sup>]，在去声字（阴去/阳去）后读[lɔ<sup>334</sup>]。例：

- (10) 买了(lɔ<sup>51</sup>)两斤苹果，还唔够佢一个人食。(买了两斤苹果，还不过他一个人吃。)
- (11) 寻了(lɔ<sup>51</sup>)一分钟就寻到。(找了一分钟就找到了。)
- (12) □<sub>kiæ31</sub>间屋安了(lɔ<sup>51</sup>)两盏灯得还唔够皓。(这个房间装了两盏灯都还不够亮。)
- (13) 还正食了(lɔ<sup>31</sup>)唔到五分钟佢就歇到。(才吃了不到五分钟就睡着了。)
- (14) 唱了(lɔ<sup>31</sup>)一个小时还没唔曾结束。(唱了一个小时还没结束。)
- (15) 拖了(lɔ<sup>51</sup>)地板我再去洗身。(拖了地板我再去洗澡。)
- (16) 我填了(lɔ<sup>51</sup>)□<sub>kiæ31</sub>个湖再走。(我填了这个坑再走。)
- (17) 你洗了(lɔ<sup>51</sup>)手再食饭。(你洗了手再吃饭。)
- (18) 看了(lɔ<sup>334</sup>)电影我就归。(看了电影我就回家。)
- (19) 换了(lɔ<sup>334</sup>)衫衣我就来。(换了衣服我就来。)

## 二、动词(+补语)+了

1、“动词(+补语)+了”只能独立成句，不能后接小句。在陈述句中，“了”一律读[lɔ<sup>334</sup>]。在祈使句中，“了”在非去声字（阴平/阳平/上声）后读[lɔ<sup>51</sup>]，在去声字（阴去/阳去）后读[lɔ<sup>31</sup>]。例：

- (20) 佢来了(lɔ<sup>334</sup>)。(他来了。)
- (21) □<sub>kiæ31</sub>本书讨佢烧了(lɔ<sup>334</sup>)。(这本书被他烧了。)
- (22) 衫衣讨佢洗了(lɔ<sup>334</sup>)。(衣服被他洗了。)
- (23) 我家姐姐嫁了(lɔ<sup>334</sup>)。(我姐姐出嫁了。)
- (24) 衫衣洗净了(lɔ<sup>334</sup>)。(衣服洗干净了。)
- (25) 关了(lɔ<sup>51</sup>)!

(26) 涂了 (lɔ<sup>51</sup>)!

(27) 切了 (lɔ<sup>51</sup>)!

(28) 做了 (lɔ<sup>31</sup>)!

(29) 食了 (lɔ<sup>31</sup>)!

2、“动词+过+了”表示动作行为曾经发生，“了”一律读[lɔ<sup>334</sup>]。例：

(30) 我家爹爹以前教过了 (lɔ<sup>334</sup>) 书。(我爷爷以前教过书。)

(31) 佢到过了 (lɔ<sup>334</sup>) 係多地方，就唔曾到过北京。(他到过很多地方，就是没到过北京。)

(32) 我看过了 (lɔ<sup>334</sup>) □<sub>kie31</sub> 本书。(我看过这本书。)

三、形容词+了

表示一种变化已经完成，出现了新的情况，“了”一律读[lɔ<sup>334</sup>]。例：

(33) 水太多了 (lɔ<sup>334</sup>)。(水太多了。)

(34) 天晴了 (lɔ<sup>334</sup>)。

(35) 人老了 (lɔ<sup>334</sup>)。

(36) 头发白了 (lɔ<sup>334</sup>)。

四、形容词+了+数量名

1、当“数量名”为物量时，“了”一律读[lɔ<sup>334</sup>]。例：

(37) 饭多了 (lɔ<sup>334</sup>) 一碗。

(38) 菜咸了 (lɔ<sup>334</sup>) 一口<sub>tie31</sub> 子。(菜咸了一点。)

(39) 鞋子大了 (lɔ<sup>334</sup>) 一码。

(40) 衫衣短了 (lɔ<sup>334</sup>) 一口<sub>tie31</sub> 子。(衣服短了一点。)

(41) 过个年，小鬼大了 (lɔ<sup>334</sup>) 一岁，大人老了 (lɔ<sup>334</sup>) 一岁。(过个年，孩子大了一岁，大人老了一岁。)

2、当“数量名”为时量时，“了”在非去声字（阴平/阳平/上声）后读[lɔ<sup>51</sup>]，在去声字（阴去/阳去）后读[lɔ<sup>334</sup>]。例：

(42) 天晴了 (lɔ<sup>51</sup>) 三工。(天晴了三天。)

(43) 佢家爹爹癩了 (lɔ<sup>51</sup>) 几年。(他爷爷癩了几年。)

(44) 奶奶病了 (lɔ<sup>334</sup>) 一个月。(奶奶病了一个月。)

(45) 我家妈妈气了 (lɔ<sup>334</sup>) 一夜。(我妈妈气了一晚上。)

总结起来，“了”主要有三种读音：[lɔ<sup>31</sup>]、[lɔ<sup>51</sup>]、[lɔ<sup>334</sup>]。根据铁石口客家话古次浊上声字今读上声的规律可知，31是“了”的本调。“了[lɔ<sup>31</sup>]”在句子中，根据前字“去声一非去声”，以及“了”后的宾语或数量名的不同而发生变调。但这并不是连读变调，铁石口客家话的上声(31)在阴平、阳平后变读为阴去51，但限于名词，在上声、阴去、阳去后不变调。最简单的祈使句中，“了”只有[lɔ<sup>31</sup>]和[lɔ<sup>51</sup>]两读，两者互补，51可能是语音因素驱动的变调。而334则可能是一种语法变调，当中可能受铁石口客家话“起”(相当于普通话的“了<sub>2</sub>”)的影响，“起”的声调也是31和334。

【关键词】客家话，了，句法结构，变调

## 周敏莉：新邵湘语中相当于普通话“了”的体貌助词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 周敏莉

**摘要：**湘语新邵话与普通话“了”对应的三个助词“哩1、咕、哩2”，它们合起来表达了新邵方言的“实现/完成”体貌。普通话主要位于句中动词、形容词后的“了1”在新邵话分成两个，其中“哩1”表示动作、性质的实现，“咕”表示动作、变化的完成。这两个助词在存现句与祈使句、宾语的有界无界、与时量宾语的搭配能力及歧义指数、反复貌格式、否定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两个助词都有跟句末的“哩2”分开套用的格式“哩1……哩2”、“咕……哩2”，以及连用格式“哩1哩2”、“咕哩2”，而普通话“了1+了2”则合成了“了1+2”。普通话语气助词“吧”前的“了”、把字句末的“了”、与“别”共现的“了”以及句末的“形容词+了”，在新邵话中对应不同的形式。本文的研究能为认识普通话“了”的功能和意义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邵湘语；实现；完成；了



# 庄会彬：“了<sub>2</sub>”的定性及句法地位问题再议

## ——基于CP分裂假说理论框架的探讨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 庄会彬

“了<sub>2</sub>”有其句法、意义的特殊性，不应该与“了<sub>1</sub>”同等对待。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了<sub>1</sub>”和“了<sub>2</sub>”来体会。一般而言，“了<sub>1</sub>”和“了<sub>2</sub>”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第一，句法位置差异。两个的句法分布不同，一个在词尾，一个在句尾，这里不再赘述。

第二，如上面所言，了<sub>1</sub>”是一个完成体标记，只能表示完成。与之不同的是，“了<sub>2</sub>”不仅可以表示完成义，有时还表示事件即将发生的，分别如（8）、（9）所示：

（1）——小王，吃饭了没有？

——吃（饭）了。

（2）A 对室友 B 说：我先去洗澡了，洗完澡还要赶论文。

B：那好吧，我晚一会儿再洗。这会儿人太多。

第三，另外，跟否定标记“不”连用时，两个“了”也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就在于语言事实表明，否定标记“不”可以与“了<sub>2</sub>”共现（而“不”不能与“了<sub>1</sub>”共现），如下：

（3）a. 张三吃了饭。

b. \*张三不吃了饭。

（4）a. 张三吃晚了。

b. 张三不吃饭了。

鉴于“了<sub>2</sub>”的诸多特点，有必要对它做一番探讨。

文章旨在表明，“了<sub>2</sub>”应当视作一个限定成分（而非体标记），在树形图上，它位于小句之外，占据了 FinP 的中心语位置，用以标记小句的整体状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小句中存在否定标记不会影响它的出现（“了<sub>1</sub>”则会受影响）。“了<sub>2</sub>”之所以最终出现在句尾，主要是为了实现句调。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只要回顾以往对“了<sub>2</sub>”的定性以及对其句法表现的解释；第三部分介绍 CP 分裂假说；第四部分从该视角出发探讨“了<sub>2</sub>”的句法地位问题，并以方言材料加以佐证。最后一部分给出结论。

## 第六届方言语法“博学”论坛通讯录

作者	单位	电子邮箱
蔡 芳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1012667320@qq.com
蔡黎雯	中山大学	cai_liwen2012@126.com
陈前瑞	中国人民大学	qianruic@163.com
范晓蕾	北京大学	fanxiaolei2013@163.com
胡小娟	华南师范大学	huxiaojuan2012@163.com
梁嘉欣	中山大学	leong39@mail2.sysu.edu.cn
林静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jingxialin@ntu.edu.sg
刘 星	浙江大学	liuxing17@zju.edu.cn
阮氏红贵	香港中文大学	quynguyen@link.cuhk.edu.hk
钱乃荣	上海大学	qiannairong@sina.com
沈 冰	中山大学	shenbing18@qq.com
生 为	山东大学	83618182@qq.com
史秀菊	山西大学	sxyshxj@163.com
王雅茜	暨南大学	yannis-wang@foxmail.com
向思琦	北京大学	wzxsq123123@163.com
徐晓羽	复旦大学	xuxiaoyu@fudan.edu.cn
徐毅发	香港科技大学	yxubq@ust.hk
颜妮婷	中山大学	yannt_sysu@163.com
叶思伊	中国人民大学	ysy19970715@126.com
张沐舒	北京大学	1801110705@pku.edu.cn
张 倩	暨南大学	anniezoula@163.com
周敏莉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minlizhou@163.com
庄会彬	河南大学	huibinzhuang@aliyun.com